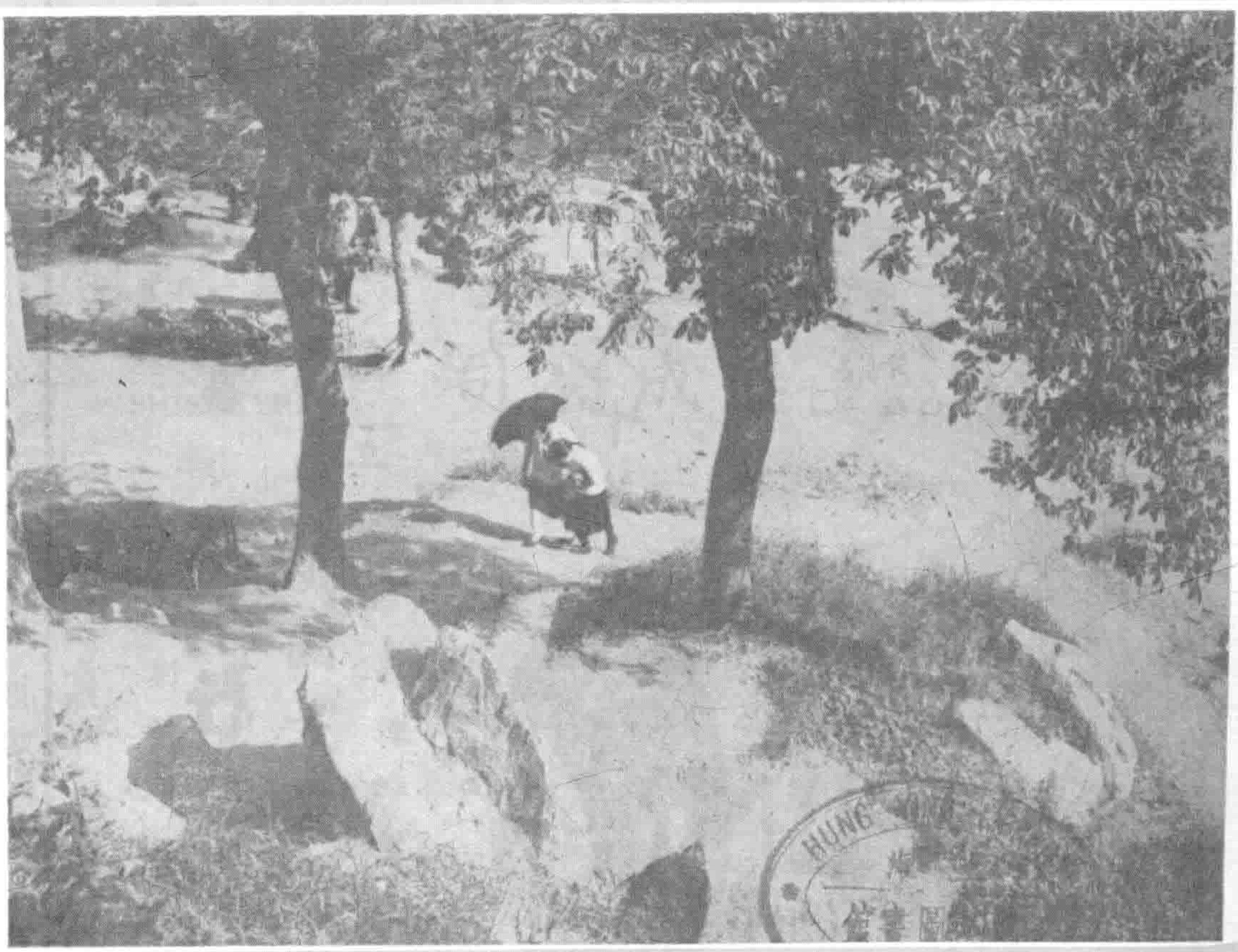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十二卷第七號
中華民國廿七年
七月號

中國旅行社發行

歐美採風記
上海到漢口
滇城名勝誌
海天寄語



武昌蛇山之中山公園

CHINA TRAVELER

Vol. 12. No. 7
July
1938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資本〔 五百萬元

公積〔 七百六十萬元

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號

轉接各部及本埠各分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燃料慳儉
馬力充足
機件強壯
售價相宜



奥斯無比
長途儎重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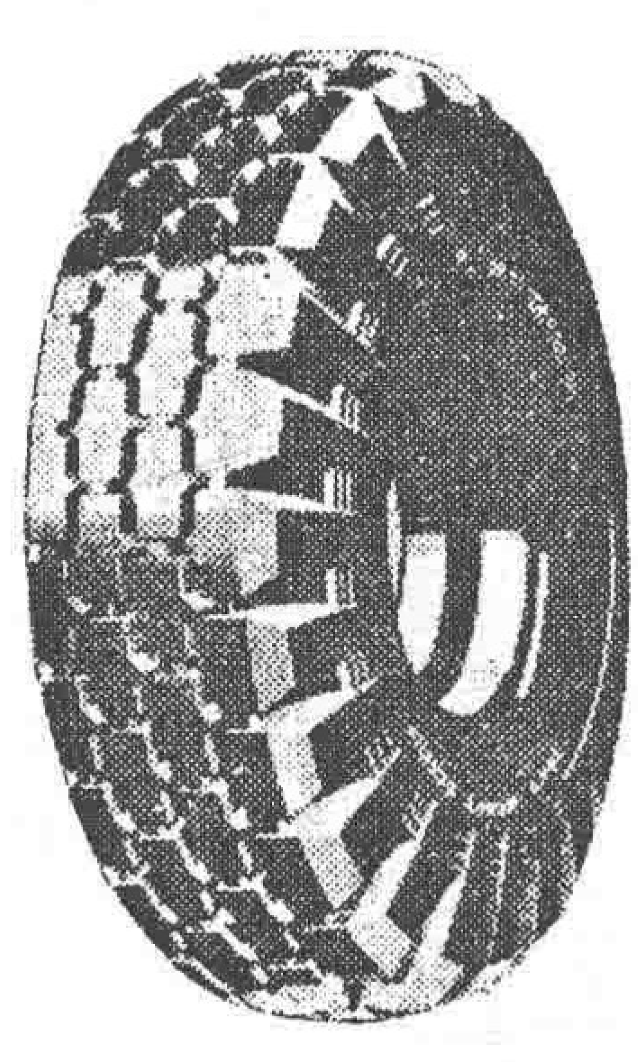
香港
莊士敦道
一九至二〇三

中國總經理
遂成公司

電話三一三五一
電報掛號
SHINGTYRE

惟有採用

倘欲獲
額外里數
減少爆裂危險
抵受逾額重量



以煉膠製造之
美國友愛斯膠輪
因他具有
別家所無之
避震層帆布

意國郵船公司廣告

（地址）上海外灘路二十六號

（電話）一六八八三至五（三線轉接各部）

LLOYD TRIESTINO

ITALLA-ADRIATICA-TIRRENIA

本公司之郵船康鐵羅索號"CONTE ROSSO"康鐵佛田號"CONTE VERDE"康鐵卑安克孟諾號"CONTE BIANCAMANO"維多利亞號"VICTORIA"定期由滬開往歐洲每二星期一次經過香港小呂宋星加坡哥倫布孟買博賽以達意國並可購買聯票至英國倫敦全程祇需二十三天（上海至香港祇需四十二小時至星加坡祇需六天）允稱歐亞航線之最快巨輪船上裝有無線電話與各埠直接通話更屬便利並有中國譯員招待週到至其艙位之考究設備之完美與夫飲食之清潔尤爲使人滿意如蒙賜顧請卽駕臨接洽無任歡迎

船名	由上海開
康鐵佛田	七月十二日
康鐵卑安克孟諾	八月十七日
康鐵羅素	八月二十九日
維多利亞	九月十三日
康鐵佛田	九月廿七日
康鐵卑安克孟諾	十月十九日
康鐵羅素	十一月一日
維多利亞	十一月十五日
康鐵佛田	十一月廿六日
康鐵卑安克孟諾	十二月廿一日

開往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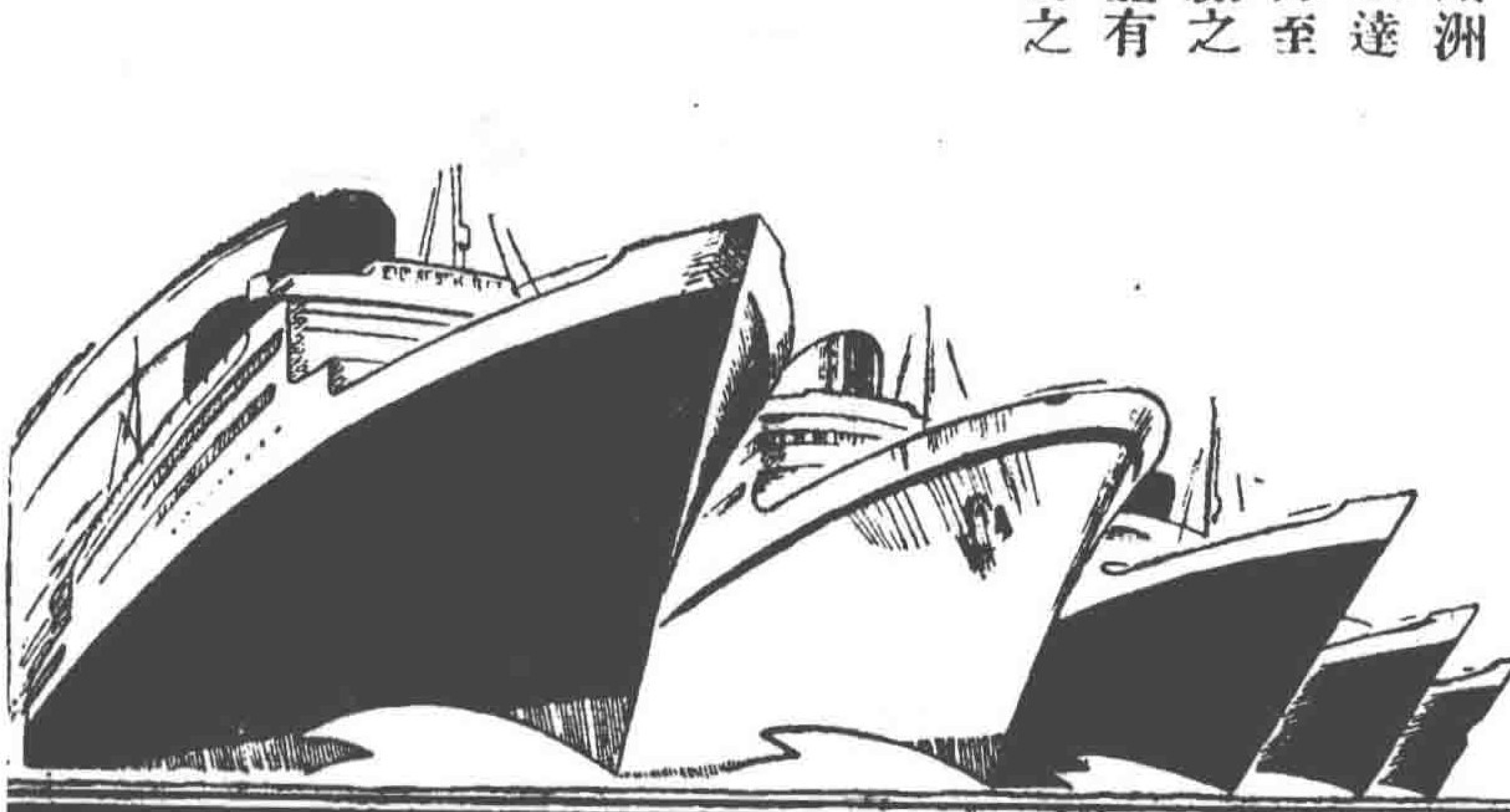
布林的西

威尼斯

地利亞斯得

那泊爾

熱那亞



旅行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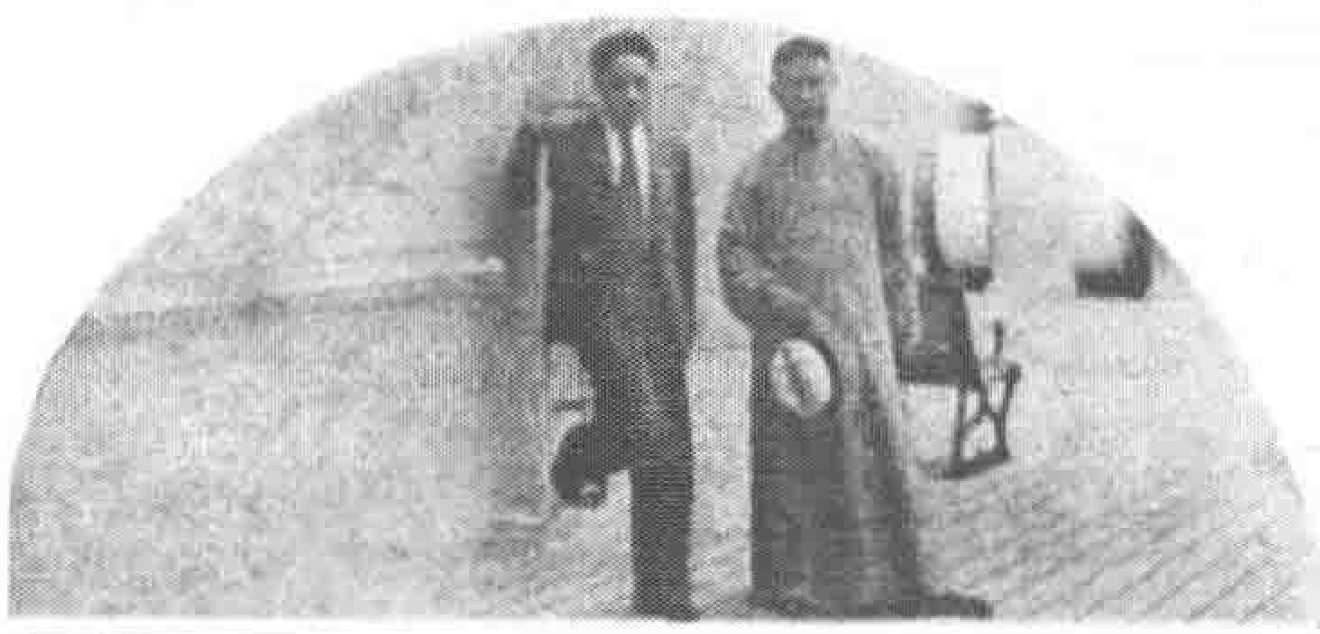
第十二卷　第七號目次

民國廿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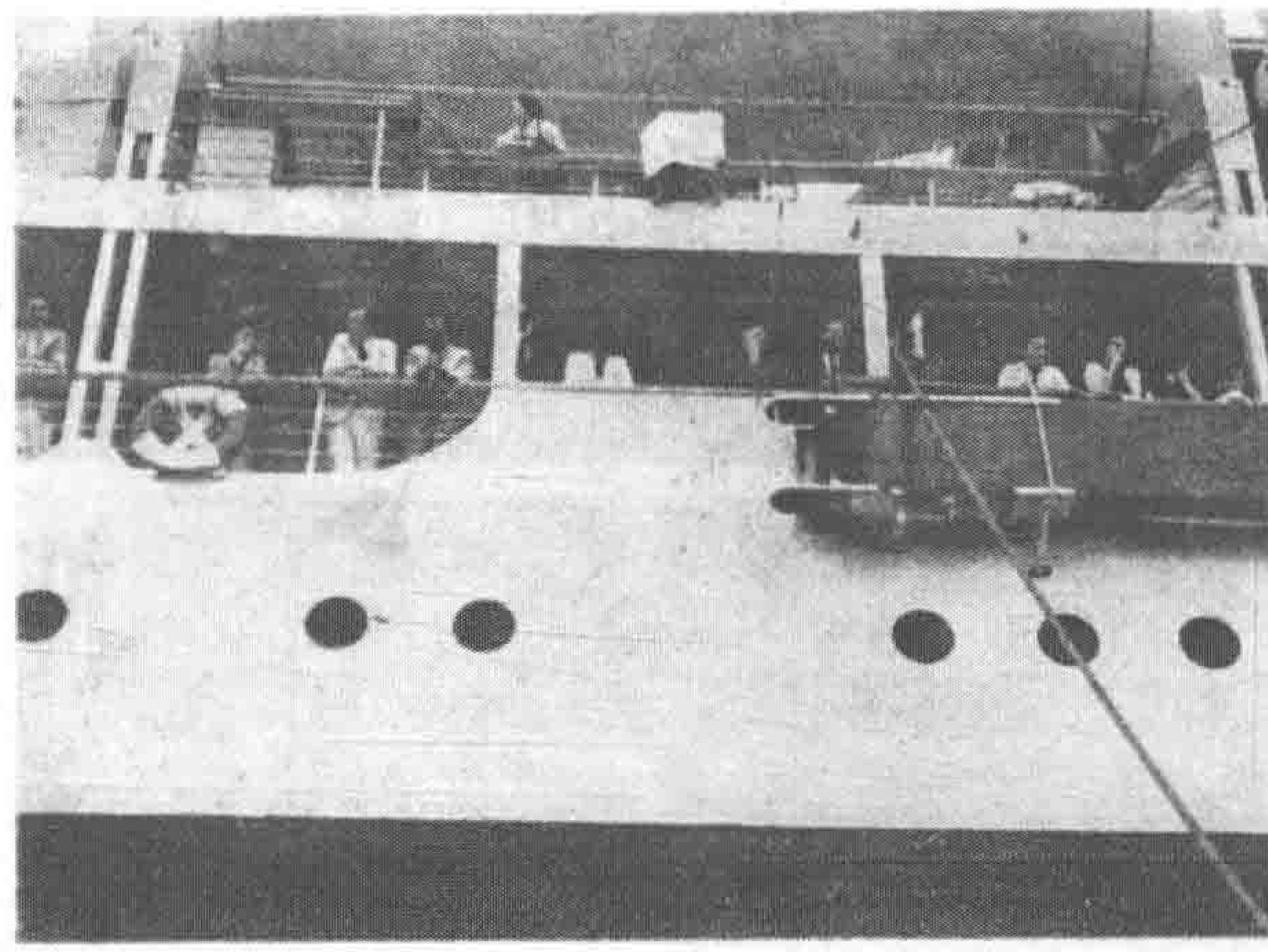
武昌蛇山之中山公園……（封面）
英輪客賽琪剪影（美術圖景）……琅玕……一
天府之國（美術圖景）……倪絅賢……二
● 歐美採風記……沁明女士……三
○ 上海到漢口……林冰……一七
○ 滇城名勝誌……元殊……二一
○ 流離轉徙的旅行（下）……羅人偉……二七
○ 西行一萬五千里記（中）……諦悌……三九
○ 星加坡雜寫……黃影呆……五三
○ 威尼斯——世界的水城……長山……五五
○ 在瑞士爬亞爾卑斯山（中）……黑林……六一
○ 紅頭嶼獵奇……陳心純……六七
○ 巴黎速寫……亭亭……七五
小店主（短篇創作）（下）……秦瘦鷗……八三


仙樂特快分色軟片
人人讚美
張張滿意
FIL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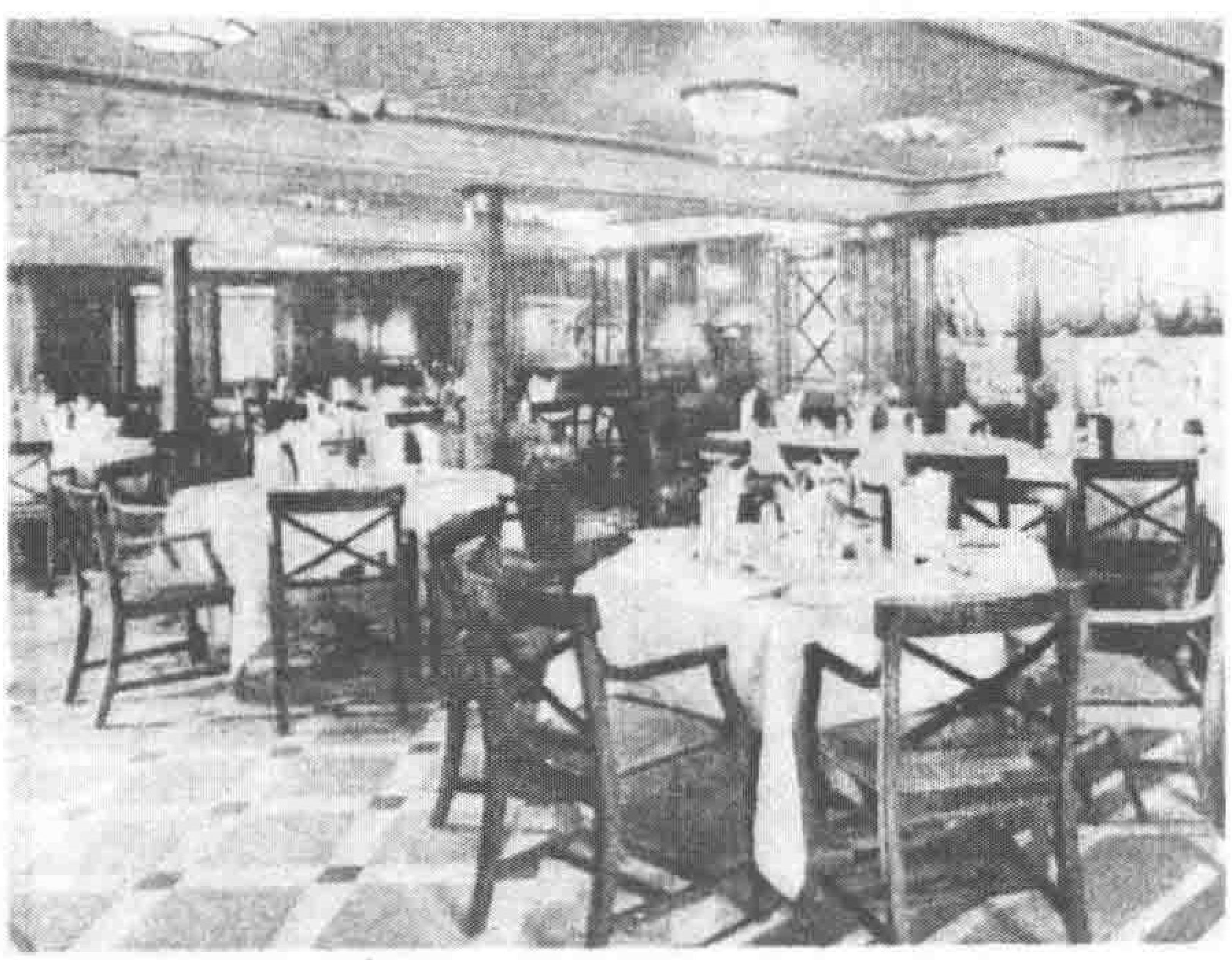
英輪客賽琪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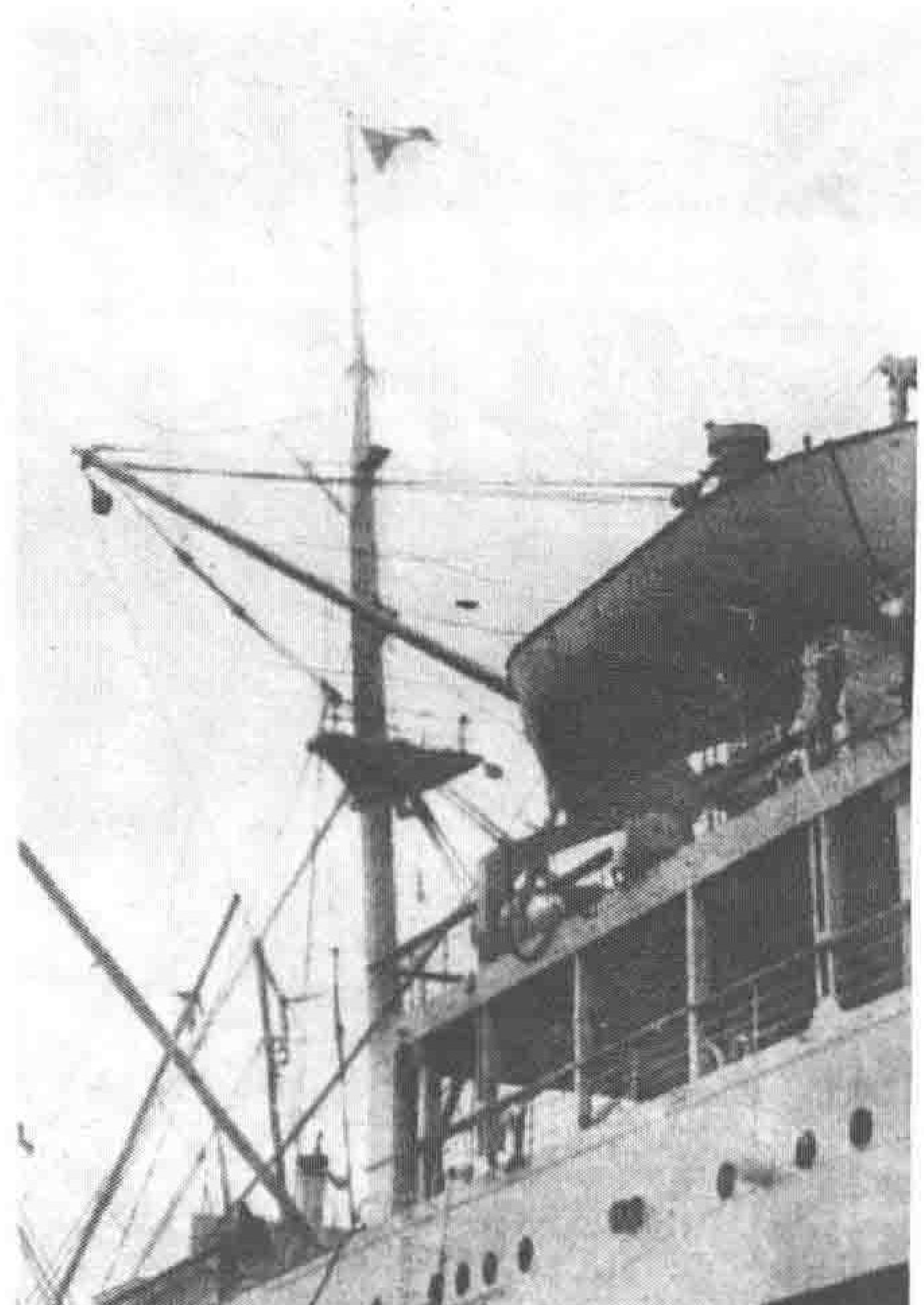
兩乘客留影



船將啓椗黯然傷神



頭等艙之餐室



客賽琪淨重一萬五千噸此圖為船首之雄姿



頭等艙之華麗客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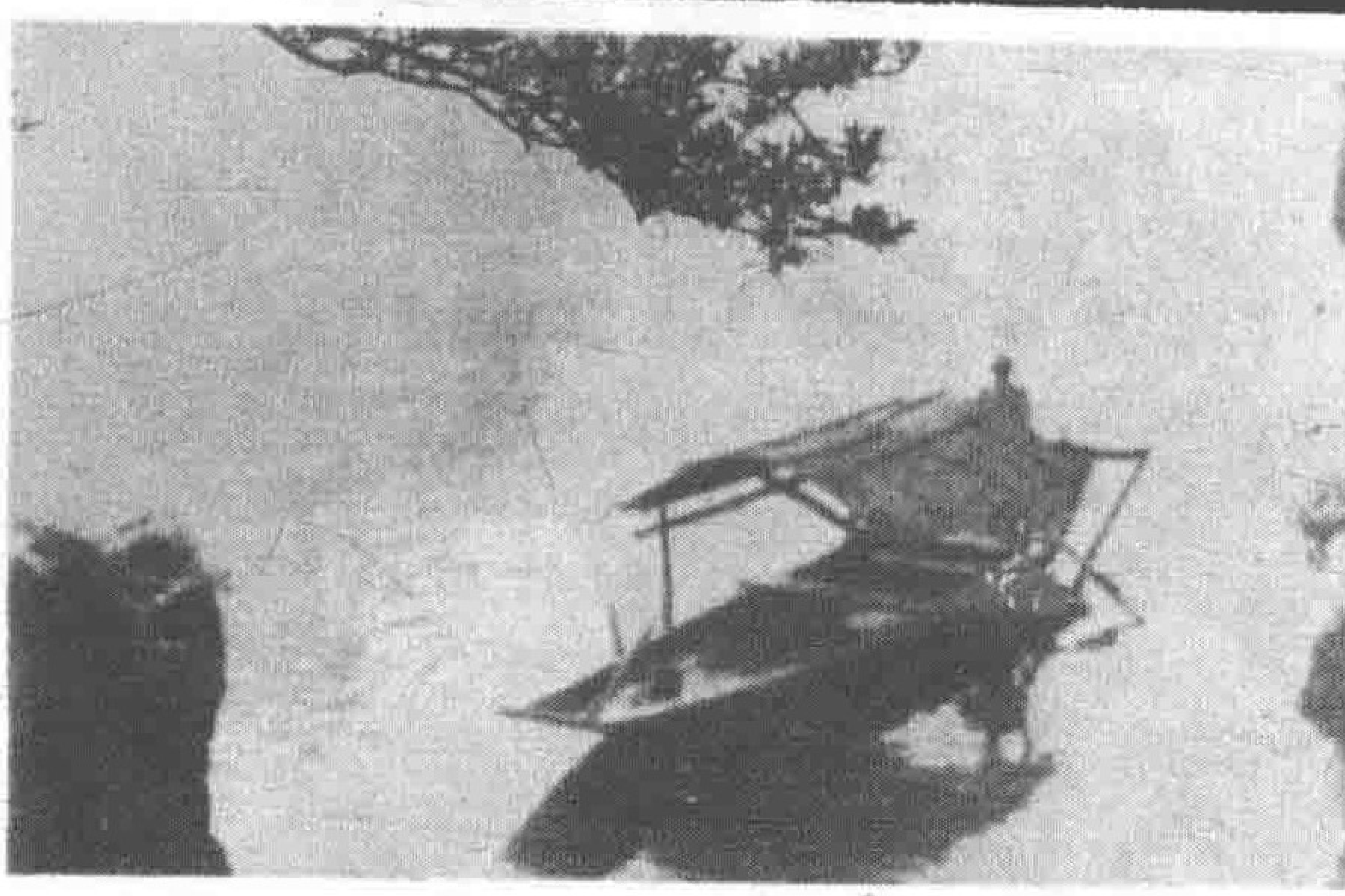
船中甲板甚長為旅客散步佳地





天府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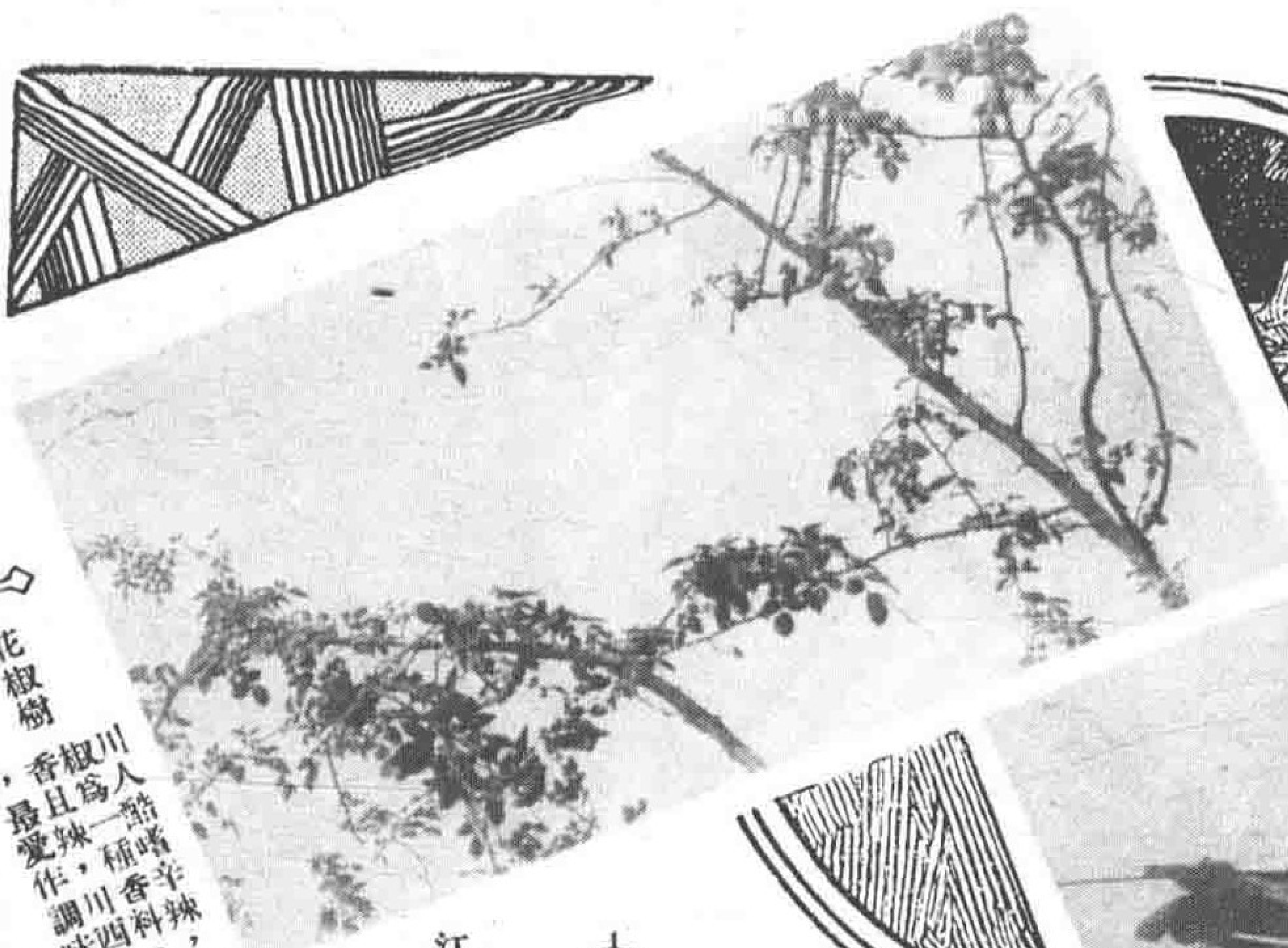
倪綗賢攝製



晨霧中之畫景 圖爲山峽晨霧中之江景



桐樹之花 川省爲我國產桐之區，遍植山谷間，春夏開花，色作米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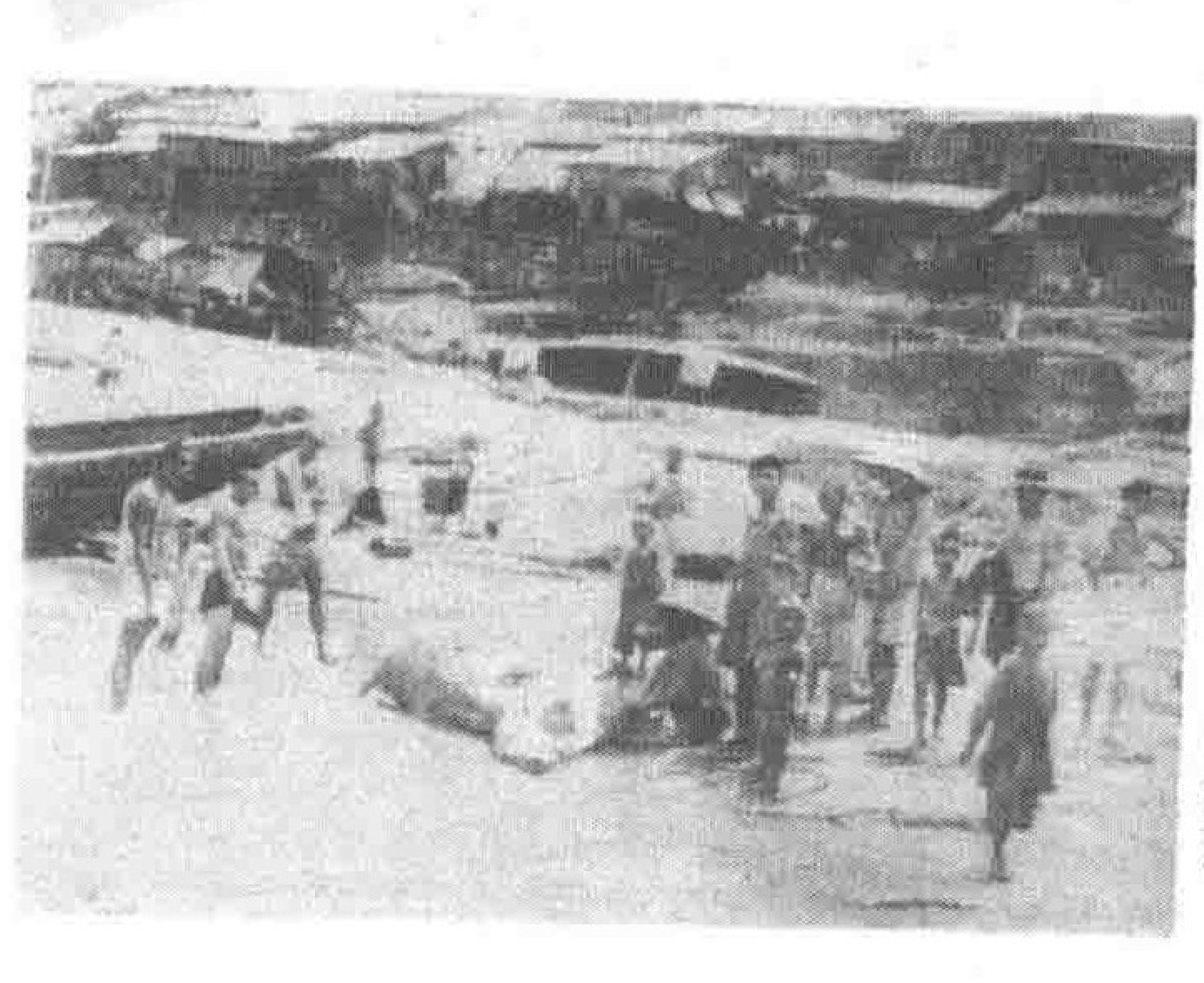
花椒樹 川人酷嗜辛辣，花椒爲一種香料，味香且辣，川西人士最愛作調味品。

自由之漁民 川江產魚甚富，漁民恆以小舟爲家。



江水退礁石露 川江水漲可達七八千丈，但低時可低至另度以下數尺，是時暗礁畢露，爲江中居民之游憩地矣。





上游之 水漲時，時有農作物及牲畜等隨流冲下，

歐美採風記（一）

——海外求學旅行日錄——

沁明女士

緒言

民國念四年的冬天外子赴美轉歐留學，我也同去。從上船之日起，我每天把所見所聞，日常接觸的一切事物，及所發生的感想一點一滴的都記載下來。當時的用意，不過是爲日後翻閱留個紀念，並可寄給家人，使他們在萬里之遙也可詳悉我們的日常生活。

這裏所記的是個人的觀感，也是局部的接觸。不能說美國人或歐洲人全是和我所描寫的一般。我的記錄是隨意拉雜寫來，未加潤飾，也不十分考究歷史的事實或詳細的背景，並不想供人作參考之用，乃是我居住歐美的生活寫眞，或者對於未出過國而願知道些歐美情形的人，可以介紹一些新奇有趣的知識吧。

日記約分四部：

第一部：渡太平洋過日赴美途中；劍橋生活記事；包括美人的生活狀況。

第二部：在美國及坎拿大旅行一萬三千哩路程，所經過的名勝，及所得到的經驗。

第三部：居留倫敦的生活記事，約略講到英人的民性及風俗習慣。

第四部：在歐洲大陸上遊歷的經過，舟車旅館情形之敍述等等。

末後我要聲明我的記述是絕對忠實的個人觀感，其中自然不免有疏漏錯誤之處，但是我很希望讀者諸君能予以指正，同時也認清這是我主觀的見解。

◎太平洋海程中和西雅圖的登岸◎

一月六日　十日前，修接到哈佛大學電報說『若你能趕上第一只船來美，還趕得上速成班。』於是他便忙着料理行裝，辦理護照等一切手續。我本想不去，因身體不大好，也知道外國沒有婢僕侍應，然而父親很贊成，說：『你平時只想到外國去，現在有此良機，却又猶豫作甚？這種經驗是最好鍛煉身心的材料，切毋氣短！』於是便也決定要了此宿願。十日來東奔西走，置辦大鐵箱（後來發現沒用處，祇嫌累贅。）掛箱，大皮包，小皮包，略做幾件衣服，定做幾雙鞋子，因爲人家告訴我中國女子的脚小，外國人的脚全是板鴨似的，買不到小尺寸的鞋子。（此話在英國是應驗的，美國法國却也有小尺寸的鞋子，）一方面還要淸理留下的東西，以便寄存。忙得昏天黑地，幸而中國旅行社內有位熟人，幫忙不少。什麼買船票定艙位，弄出國護照，去美領事館領轉口照等等，全由他照應辦理，便利不少。

末後到各處親友辭行，承他們餞別，倒也很熱鬧了一陣，晚上八時三刻到新關碼頭，家人都送上大船，還有許多餽贈花呀，食物呀，旅行毯呀，盛情殊爲可感。到午夜他們下船的時候，我們在大船上，兩面招手。幸而離開得很遠，不能看出黯然神傷的情景。當時心中默禱，但願此去返歸故土時，家國無恙！（今番回來，不幸家國皆非昔日舊觀了！）

一月七日　昨夜船泊碼頭，整晚上貨吊機軋軋，人聲嘈雜，實在不能入睡，今晨矇矓入睡，至八點左右尚未甦醒。正在好夢方酣，忽然有人叩艙門，且叫我們的乳名。心中一陣奇怪，急忙去開門，原來是端弟，他在江海關外勤上供職，這幾日剛好派調在吳淞口分卡。昨夜有一個小工，打瞌睡忘了下船。今晨始爲船中職員所發現，船主立刻吩咐停船，並懸掛信號，請分卡上派船來接。端弟聽說這事，因他昨夜值班未能送我們上船，即乘此機會來圖一面。他與船上辦完交涉後，即打聽到我們的艙號，所以能稍稍話別。我們甚爲高興，可惜他五分鐘就走了，親友們送的許多食物，在一天吃五六餐的船上，似乎用不着，就挑選一些送給端弟帶回卡上請他的同事分食。

他去後我們也便起身，吃早餐，寫了許多明信片，寄與送行的親友道謝。到中午略爲覺得有些頭暈，想是因爲少坐海船的緣故。吃中飯時遇見同桌三位中國學生。互相自己介紹，知道一位姓朱，是交大畢業生，此次係鐵道部派去美國深造，並考察鐵道事業；一位姓周，在南京中大畢業後，曾在本校任助教兩年，此番去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爲交換研究生；還有一位姓游，滬上復旦大學畢業生，有胞叔在紐約經商，想去進紐約大學商學院肄業。

我不想吃什麼東西，因爲船搖動有些頭暈。可是船上的食物，非常豐富，每類總有許多花樣，任便選擇。我以爲洋人的規矩，我們本來用不着完全懂，但是既到外國去，總宜平時稍爲留意學些的好，免得點了肉後又點魚吃，或者吃了甜菜後再要湯吃，有時竟會叫了一盆白飯，就用醬油拌吃。大約是因爲不會點菜，經不住西崽在旁邊守候着注視的窘態，但見菜單上寫着『飯』字，以爲毫無疑義的，點了總沒錯，不知僅僅乎一盆白飯而已。

下午我便躺下了，晚飯也不想吃，後來修命人送水菓來，勉強吃一點，默思船上飲食固然豐盛，像我一樣無福消受的，想來必不在少，若以船票票資來計算，在旅客好像擔負很重，在船公司也未見得有許多的利益。

一月二十一日追記　暈船暈得幾乎命都沒有，所以日記也有好久沒寫。八號那天起我便睡倒，飲食幾乎涓滴不進，修航海的經驗很多，平時從不暈船的，八號那天下午，他要我上甲板去吹風，他

說呼吸點新鮮空氣應當好些，勉強起來，在過道內好像跛子，但覺得好像天翻地覆一顛一拐，好容易扶我走上甲板，海風異常猛烈，似乎人都可以吹得倒，蓋了幾條極厚毯子，仍然冷得祇發抖。直瞪着天邊與船邊，祇見七上八下的搖過不休，我的心也跟着上上下下的跳個不停，眼睛更花，頭更暈，趕快下來，還未走兩步路，已在甲板上大嘔一次了。今晚吩咐餐廳的侍者，爲我們一桌預備些中菜，暈船時胃口極壞，再要吃洋菜，可更難受了。既是中菜，勉強起來吃些滋味是『洋』的中國菜。吃完後居然還一步一挨的走上頭等客廳去看了電影，九日船停神戶，一早起身。等日本檢疫員來檢驗將船上預先發給的單子塡齊，交與海港防疫處的職員，記得這單上面有許多的問句，就差沒連祖宗十三代都問到。另附一張卡片，須由他們的水警巡官蓋過章後，方始作爲上岸的許可證，如許麻煩！



『神戶背山，風景中山水最壯麗的，要算『布引雌瀧』的瀑布，山中的樹木極爲茂盛。』

遇見一位鄭君，人極熱心，他剛巧在日本有事，因他曾與十叔在美國同過學，又十分熟悉日本情形，當卽請他擔任我們的指導，上岸雇了一輛汽車，說明每小時兩圓日金，經過兩替店（卽換錢鋪）時停車入內換些日金。美金一元換日金三圓四角二分，中國錢一元換日金一圓，後卽上山看瀑布，神社等等。日本的街道非常整潔，房屋多用紙裱糊，遠看像是假的。神社內的男女老少，默立神前，擊掌三聲，據說是心誠則靈，有求必應，日人的迷信神靈實不亞於我國同胞！

後坐地下鐵祇需二十五分鐘之久便到了大阪。終點的車站却在一家大商店——阪急百貨商店——的地窖子裏。原來許多地下鐵道的車站都建築在商店的最下一層，同時便利搭客及買客。

商店的最高一層爲食堂。我們就在那裏吃過午飯。食堂裏面很擠，地方也甚潔。全是穿制服的女侍應生面貌也還紅白天眞，顧客則諸色人等；老頭子，婦人，小孩子在那裏吃的人着實不少，我心想日本人也很會舒服，不在家中煮飯，隨意吃館子！

各色飯菜全擺在玻璃櫃內，上面標出價錢與號碼，客人想吃那種，隨意挑選，付錢買票，票上載明號碼交與女招待取貨，一人一個托盤，一漆匣白飯，茶是奉送的，還有一小碟泡菜用一花椒殼的醬油浸着也不取値。口味非甜卽淡。好容易用泡菜過了一些飯吃了充饑。付過小賬，就拾級下樓去看陳列的商品。佈置得井井有條，而且簡潔，價錢都非常便宜，此外還有許多字畫，和古銅的炭盆之類，看去很古雅，標價亦不昂，大約中等人家都買得起，店員什九是女子，除了少數男子擔任部長，這些女店員都不懂中國話，似乎也不懂得其他的外國語，要買一樣東西，很費週折，必須部長當翻譯，才能通達，因爲那些東西並不擺在外面，非向店員說明所要何物不可。各物中最美麗的要算繡花盤金的和服（Kimono），華麗無比，有四百元或一千元一件的。料想非富貴人家穿不起。走馬看花似的看了看，卽去動物園。裏面珍禽異獸，搜羅極多。最有趣的是三個大猩猩，穿了和服表演吃飯騎自行車踏高蹺等等。此外海狗，白熊，河馬海獺等等也都齊全，蓄養野獸的圈圍所採背景，取其自然不現出是用鐵籠鎖緊，失了牠們的天然色彩，這樣不但比較的自由，並且給觀衆以愉快的觀感，我們又在那裏第一次看見了水族館，各種的魚類和水棲動物陳列得很美觀，海水中的怪魚十分有趣！

由另一個商店的底層，乘電車回到神戶，那時只三點許，走回船中，請鄭先生喝了杯茶；至四時船開，送鄭君下船，並再三致謝，四時五分，我們的船離開了神戶。

十號半夜裏經過名古屋，但聞起卸貨物聲，十一日清早到了橫濱。早餐後便上甲板去看風景。又做過一套登岸手續的把戲，九時半才下船，僱了一輛汽車到火車站，到問訊處打聽去東京的火車，十時五十分有一班特快，半小時便到了東京。正走出車站時，遇見一位中年的日本人，向我們打量了一番，走上來很和藹的介紹自己。他名叫榎本卯之助，是一位人造珠商人，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照普通日本人說英文的口齒而論）大腹便便的，西服也穿得很挺刮。他很熱心的毛遂自薦願意領導我們遊覽東京。當時替我們把一些信札郵片拿去投入郵筒中，實在像一位善人。出站後他叫我們在街角上等他一會兒，因爲他要回到他的公事房去看看，有無要事，一會他出來，說是『禮拜六沒甚大事，可奉陪諸位去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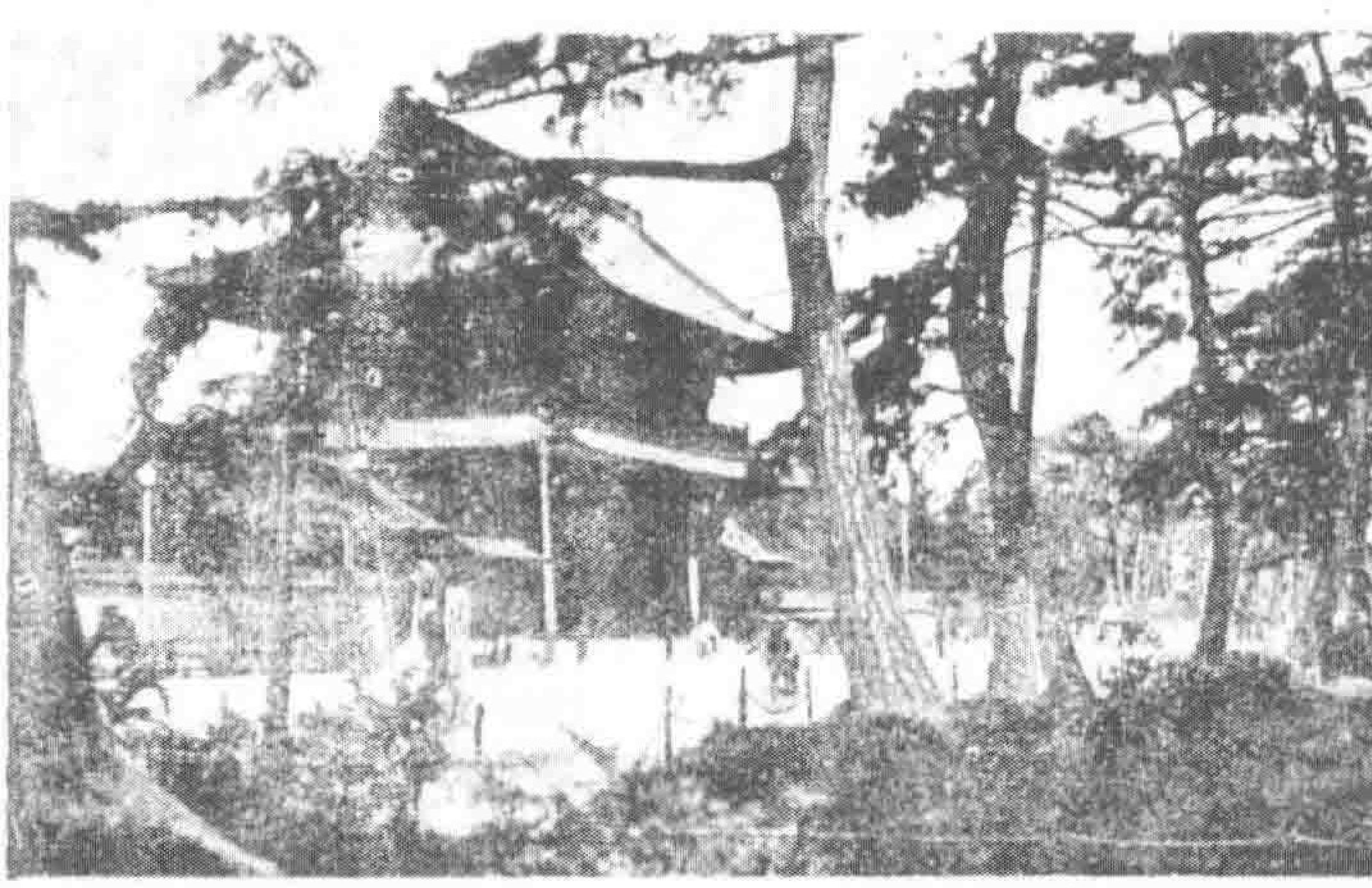
他叫了輛汽車，講好每點鐘日金三圓，先到宮城。至一處下車，我們的嚮導向宮城內部脫帽鞠躬，深深致敬，我們也只得陪着點頭，遠遠看見城河環繞，有一頂大橋通入皇城，裏面四圍都是高牆。間在樹杪裏，但見亭臺樓閣高聳雲霄，據云就是天皇居住的地方，帝王神聖之軀，一般平民是輕易不得一見的。

繼驅車到皇家大飯店，是美國著名建築師萊特（Frank Wright）先生的傑作，經過大正十三年的大地震，竟屹然未損壞絲毫，因此舉世認為奇異的建築，但是旅館內的房間矮小黑暗，牆是用紅色燒磚砌成，似乎不甚寬敞，窗洞又小，聽說夏天居住不甚舒服。從皇家大飯店出來，上車時，一不經心，修把周君的手指夾在車門合縫裏面，周君大聲叫喚，嚇我一大跳。他們快快把他送去醫生那裏醫治，我與朱游二君就在街旁站一會，看見許多女人，打扮得像白粉泥人兒一樣，向對面的大戲院裏走去。日本的女子把臉和頸子擦得如同我國舊劇戲台上的曹操的臉譜一樣白，却忘記兩條黃顏色的手腕還露在外面，襯托着雪白的面孔和脖子，似乎有點不配。並且日本女子，大半都穿得花蝴蝶一樣，走路時也還婀娜而富於姿態。可是上台階時免不了露出一截光腿，因為她們的布襪套只齊踝骨而已。我以為她們穿和服比穿西服要好看得多，而且別有風味，祇不明白為什麼近代的日本女子許多都愛穿洋裝啊？

周君他們回來，說手指受傷沒有什麼大礙，我聽了這才放心。決定繼續遊覽全市，經過上下議院，那時正值普選期中，街上掛滿了白布的橫簾市招，和各種宣傳的告白，形形色色，頗為熱鬧。後至增上寺，脫鞋換木屐走上正殿去看看。我們的嚮導又對佛座深深的參拜一番，我想他必是一位虔誠不過的人吧？

寺院的空場，非常廣闊，祇可惜像年久失修，不甚整潔似的。裏面有一棵大柏樹，旁邊掛着一塊木牌，寫着英文和日文的說明，知道是美國革蘭總統於一八七九年所手植的。繼到愛岩山，山頂上有一所大地震以後所重建的廟宇。一色白木，却也非

『芝公園的增上寺是慶長十年建立的，裏面供奉的釋迦文珠普賢和十六尊羅漢的佛像。』



常悅目。雖然沒有我們的中國廟宇那樣雍容華貴的氣概，却也堂皇雅緻廟旁供着的是一個仙臺裏面兩旁懸掛着兩張狐仙的神像；東京的中央廣播電台便設在愛岩山上，我們在那裏遊玩時，還聽見播音咧！

最有趣的是一排削壁似的石級，高約六丈左右。用雙脚上下石級尙且覺得步履艱難據說從前有位武士（Samurai）騎着駿馬居然衝上了這削壁似的石級去見天皇。日人尤稱神能，因此死後長遠被人供奉他的神主就在此廟中香火至今不絕；最近又有一位陸軍馬隊裏的軍官竟也做到這日人所認爲非神仙不能做到的奇蹟，騎馬奔騰上去過一次。這人後來參加在紐約每年舉行的國際馬賽並出席世界運動會表演，都得到騎術中的一等獎，所以他也有一幅大的油畫像，供在那位武士的神像旁邊，我們從這點看到日人崇拜英雄的民族性。

從那裏下山經過各國大使館的官邸，穿過櫻花街時，祇見男男女女在石子舖的道上徐徐而行，從這裏又去看道旁的公墓，和預備一九四〇年在東京舉行的世界運動會的大會場，繼至明治神社前，遠遠看見那裏日本最特殊的牌樓，上面刻着菊花的國徽，由牌樓望進去一條寬曠的大路，灣到不知那裏去了。兩旁古樹參天，是長青樹慢慢的走進去一種脩然出世的境界，令人忘俗。這種超乎紅塵的環境，是特地預備來者的心理，可以輸誠的去禮拜參謁他們日人所認爲至高無極的明治皇帝的神靈。大路旁邊還有泉水，上面搭着個小小茅亭，備有勺子，使口渴者能得到無上的安慰。

神社建築偉大所有木料一色全是素素的，木柱木樑均是原胚，沒染一點顏色，內供神位。參拜者只站門外低頭拍手，差不多每個遊客都拿些錢向裏面丟，或擲在茅草蓋的屋頂上，或摔在木欄前的一個大羅盤裏面，因此正副殿的屋頂上亮晶晶的，閃爍有光全是輔幣也。將來就以這筆收入施濟貧困，似乎這種的禮拜很重精神，而不注重俗套。

從神社出來，經過日本太后的皇宮，赤坂離宮，以及首相的官邸，都有極大花園，極高的圍牆。再回到熱鬧區，到一處溜冰場，進去看看是人造冰，許多小孩皆活潑可愛，倒是一種正當的娛樂。又走過最大的百貨商店十數家，把車子打發了，便走進一家商店內去吃中飯。請嚮導給我們點菜，我們也各自挑了幾種，還是一樣的沒有滋味，吃完後就在該店買了兩條領帶送給我們的嚮導，另外買些食物送給他的小姑娘。他說他只有一個孩子，是他所極鍾愛的。他又把我們送回橫濱，差不多看我們上了船才放心而去。他如此熱心，眞叫人疑心他是東京最多的暗探！還有在街上走路時，見家家門口總擺些花草盆景，在熱鬧的市衢也有刺耳的唱片，唱些流行

三三一〇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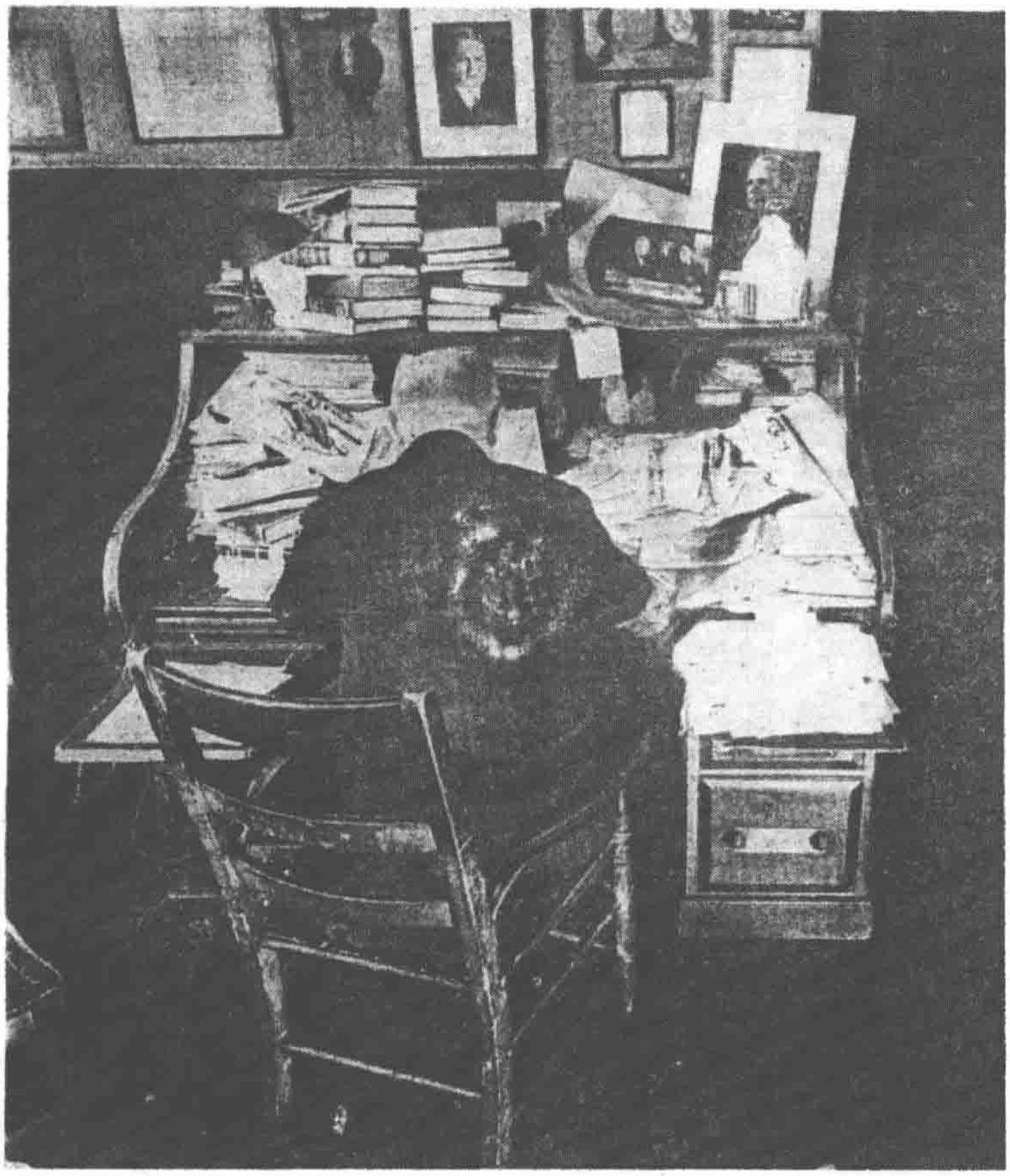
的小曲木屐聲閣閣，也很嘈雜。曾在街上遇着一個醉漢，跌跌衝衝的直向我身上撲來。修提起拳頭想要打他不想他却避免向旁邊走開去了。

從十二日起，就有大風浪，船立刻左右前後上下起伏的搖動，咯咯作響。躺在床上昏昏迷迷也不知時日。飲食當然滴水不進，侍者還好心拿了煮的白薯及餅干來勸食，我見了便作惡心嘔吐不已。肚子空得難受，好像胃整個兒全翻了轉來，心中百二十分的想尋死，就沒力氣動，有時昏昏睡去，卽夢見最愛吃的東西，可是還沒到口，就醒了，發現仍在地獄！連恨都沒有勁兒，四肢好像木頭，腦袋也像敲扁了似的，比生大病還難過百倍。要還有剩餘的精神的話，早急瘋了，同行的周君後來說『我只想跳海，就是沒力氣爬到甲板上去呀！』

連平時不暈船的修也躺了兩天，餐室內簡直沒人吃飯。如此的受了幾天罪，到十八日稍為好些，便撐起來了，實在再也躺不得了。脚像棉花做的，還不時嘔吐。幾位仝桌直到船抵西雅圖港口外時才起身。

十八日後一日為子午日（Meridian Day）這天船經過子午線，因為是向東邊走所以每天的時間到了晚上十一點鐘須要撥快半小時或四五十分鐘不定。天天如此，午夜愈縮愈短，所以睡眠的時間總覺不夠。晚上是傑（Jiggs of "Bringing up Latheer"）先生晚飯。他老人家最愛吃鹹牛肉煮大白菜（Corn beef and Cabbage），船長湊趣通知大家穿上工人或窮人的服裝，頭二等搭客混雜在一起吃飯。我暈船暈得昏，那有心思去想如何化裝，況且也來不及做，隨意拿了一塊壁箱子的粗布，權作圍裙，用塊大手巾做包頭，扮作農家女模樣。修則穿了翻襟皮袍，來條腰帶，弄亂了頭髮，假扮是個流氓；還有游君也起來裝了個福建堂官。手腕上還搭了塊白布，其他的搭客形形色色，有的穿水手衣，或工人衣，有的捲了襯衫袖（不穿外套，也無領帶）頭髮蓋在額上，鼻子擦上黑灰。有一位女客，更獨出心裁，用兩條洗澡的大毛毿巾，前後縫起，當作一件衣裳；最惡作劇而心思最褻是一對男女，男的穿着婦人的睡衣，女的則反而穿着男子的睡衣，客人裏有美國著名新聞學家哲學家白先生夫婦。白先生都快七十歲了，但是精神極健旺，人極和藹，約我們明天去喝茶，飯後音樂班照例奏樂，大家便開始跳舞。船長與我同舞時，告訴我：『這次的風浪，為十五年來所未見過厲害的時候，好像小孩子玩弄模型船一樣，把牠高高舉起，又突然拋下，我當船長以來，尚是第一次遇着這樣的暴風急浪，不怪你們暈船，』我頭裏仍是不清爽，和幾位先生同舞，就算是胡亂對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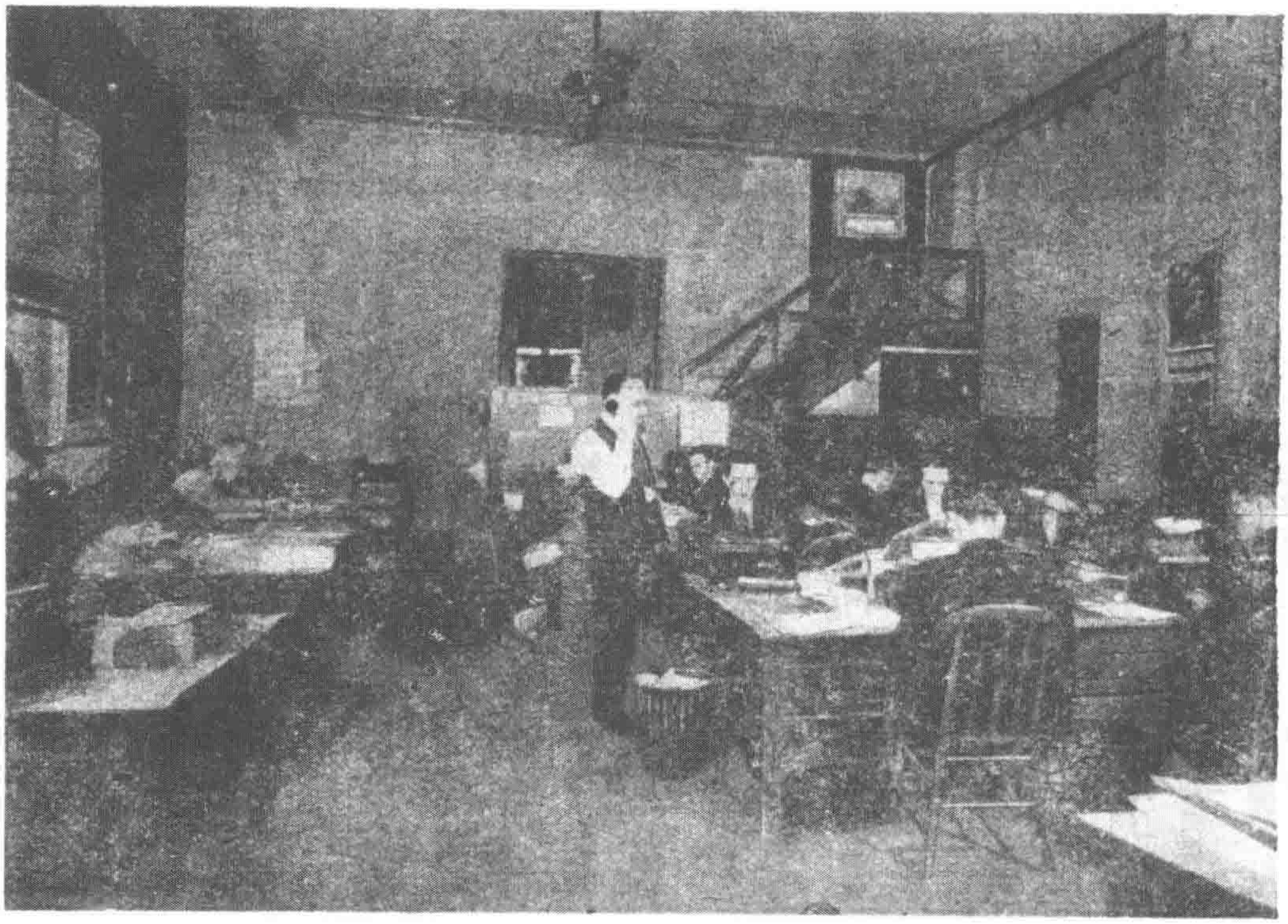
席上遇見一位研究中國音樂的勒維君，他剛有一本關於中國古樂的著作要出版，說要給我看看請我指教，並彈了他自己做的一曲富有東方意味命名叫做『廟鐘。』我就給他說我國唐詩中有一首『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意思頗相仿，而且他所譜的樂曲也很有幾分神似這首詩裏的圖畫，所以我當時允許將牠譯成英文送給他！



『當一九三六年美國競選總統的時候，民主黨中筆鋒最銳利的新聞界後台擁護蘭登氏最力的，就是圖中這位伏案工作的白先生；一九二一年他一篇悼他女兒的文章，全國爭誦，是婦孺皆知的好文字，便是在這斗室之中所撰成的。』

十九日白先生夫婦請喝茶，談談中國的事情他們很清楚我國的情形，國內的地方他們也經過得多了，這次是專誠應菲律濱政府之邀請，前去觀光並參與第一任總統就任典禮，便道來華考察的，據他們說同行人的很多，經過廣州時，當局竭誠招待筵席豐盛非凡，吃畢才知道菜餚當中有一樣蛇肉，當時大家立刻面呈窘色，哭笑不得！

白先生是美國典型小城市的名流，出身寒微，寫得一手好文章他自己辦一張小報，自任出版人兼編輯，每篇社論，風傳全國，一舉成名，有許多大報用重金爭相禮聘，他均婉辭不受，甯可留在他家鄉一個小鄉裏工作，現在他名聞全美，這個小城，這張小報，因此不脛而走，哈佛及其他的著名大學，爭送他名譽學位，而白先生仍舊是樸實勤勞毫無名人習氣，辦



『白先生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的時候，向朋友借了三千美金創辦這張小報，那時恩波利亞小城的人口，還不滿八百人，現在已經增加到一萬四千人、可是這張名聞全球小報的銷路每天依然不到七千份，全館的職員不過三十五位。』

公室內用具，設備一切，皆數十年前物陳舊不堪，雖說依老賣老，却也難得，（記者按：最近他老先生七十歲壽誕，許多報章雜誌，爲他出專刊。）

白先生聽說我們是去美讀書，當卽答應給我們寫介紹信。

二十日　晚上船長請吃夜飯，（Captain's dinner）名義上是他的東道，其實就是熱鬧一番，與他聚餐而已。平時二等吃晚飯時不用穿禮服是夜大家都穿着齊整。分坐許多小圓桌，我們一桌只有我同修二人。其餘的還暈船呢！桌上一些紙帽喇叭，各種玩意等，我們也帶上彩色紙帽，和別桌的人對拍氣球。這晚的菜是特別豐盛些，飯廳也經過了船中職員一個下午的佈置，自然另有一番氣象。白先生走過來到我們桌上坐下講話，帶來幾封介紹信，並約我們飯後到頭等客廳去找他們談天。飯後我們上去見他們正在聽無線電的新聞報告。當時聽到英皇喬治五世駕崩的噩耗，非常惋惜，後來大家不免又談了一會關於喬治五世卽位以來的事蹟，以及國際的現勢。

今日午後打了一個電報給西雅圖的我國駐領陸士寅先生請他照應。

二十二日　早晨起來收檢行李，因爲清早七時已經抵達維多利亞了，收拾完畢，就到頭等去，研究關於購買火車票的情形，祇見頭等吸煙室裏擺着一排一排的桌子，全是各家鐵路代表的辦公檯，我們當時選定了密爾嘑基路線，買了兩張直接到波士頓的車票，和兩個臥鋪位置。我們所以挑選密爾嘑基線的理由有兩個：第一個是該路完全是用電力行車，比較燒煤的火車頭煙灰四噴，究竟要潔淨得多，並且聽得人說該路的車輛完全新裝調和空氣的設備，在這嚴冬的氣候，單有熱氣是不夠的，有了水汀，還須有新鮮空氣流通，才不致於氣悶咧；第二個理由是聽說這條鐵路與我國的中國旅行社新近有個一度的接洽，對於我國的搭客，經中旅社介紹他們特別的照應；有了這兩個原因，我們就毫不猶豫的選定了該路。

下午二時半，船便停靠在西雅圖的港灣內碼頭邊，好容易見到了旱地！兩條腿忽然之間，又像是重新生出來的勁道！可是陸地已見，一時還不能就上岸去呀！

上岸之前還有許多麻煩：先是醫生檢查有無砂眼，有無這種病那種病。仔細的盤詰了一番，然後由移民局的職員查問一切，他們對於我們倒沒有什麼留難，不過同行中有兩位，大概是因爲身邊沒有帶多現款或匯票，他們的眼睛又因睡得太多以致紅紅的，憔悴的面容，加之衣冠不整潔，臉上的鬍鬚沒有剃淨，種種原因，故而他們幾乎不得過關！幸得陸領事在場，我們於是請陸先生替他們說項，最巧的是移民局西雅圖分局的局長派克司夫人那天親自到船視察，向她說明幾點，也就不堅執了。

此外還有馬姓父子兩位華僑，專事招待經由西雅圖的我國留學生，他們的業務是代辦舟車票，介紹旅館等等。當時馬登先生關照他的兒子去陪同周朱游諸君去檢驗他們的行李。陸先生陪同我們到行李間，把箱子打開看過，因爲我們是學生，所以也沒大細看。茶葉是不抽稅的，但是我們帶的綢貨織繡品也不少，竟隨便的放行過去，可是已經費去許多時間。出海關時，天色已暗。聽見陸先生告我們說，同行有一位美國傳教士的女兒回國讀書，由中國帶去許多繡貨想在美國賣了補助她求學的學費，經過海關竟被抽稅美金七十元之多。因爲她報關時聲明她帶了價值美金一百元的繡貨，而繡貨類的稅率是値百抽七十的。

陸先生帶我們先到領事館。領署的房屋也還寬大，陸太太很和氣，他們的兩位小姐因爲離開祖國日久，英語已經講得有相當的流利了。在領署休息片刻後，即去馬氏客棧，放下行裝，租妥房間，由

馬君帶我們到他所經營的海濱飯店去，算是請我們吃飯，請陸領事和夫人作陪，洋菜吃得膩了，覺得中菜特別的有滋味。其實那晚的烹調已經又是眞正中菜的模樣，菜蔬作料，都不若在國內吃的菜那般配製，以致每樣菜都脫離不了『雜碎』的格局，因爲每色菜都加上各色的材料，以致拌合炒在一起倒有些像是膾菜，味道也不及中國菜的鮮美，不過，談笑風生，大家飲些脾酒，倒也津津有味。馬先生很健談，非常關心國是，對於祖國的捐稅情形，侃侃而談，據他研究下來的結果，以爲如果政府能實行徵收人頭稅，每人一元，就有四萬萬元，那愁政費沒有出處？此外還發表了很多的意見，他說如果他握到政權，他必定要如何如何的興革一番，祇可惜他在外國已經幾十年，對國內情形生疏得很，然而他的一腔熱血確是很可欽佩的。他講的英語，雖然是祇求通俗，而不拘文法的他在西雅圖所經營的商業却很發達，事業的基礎也可說是很大的！

飯後陸先生帶我們由斜路上山頂去俯觀西雅圖全景。是城本建築在山上，街道多半是一高一低的起伏蜿蜒，別有風味。因在海濱，空氣淸鮮十分幽靜。雖在嚴冬，樹木花草姣好如春，從巔鳥瞰全市，下面萬家燈火海港中停泊着的船隻和橫七豎八的碼頭，自然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幽趣。住在山上的人家多半是富有或者小康的家庭，所以房子很精巧，園地也收拾得格外美觀，我有一個感想，就是覺得街上的汽車，非常之多，反襯着經營各種商業的大店鋪，心中暗自欽佩美國城市中物質文明發達的驚人！

晚上睡得很甜，因爲是離家以後第一晚睡倒在床上，沒有受抖動的影響。

◎從西雅圖動身到東方去◎

二十三日　早上朱君過來，要請我們出去吃麵，原來今天是他的生日，並且是整生，所以要慶祝一下。這時修已出外理髮，我却不大想吃東西，不過，出去走走也好，就和他們同去；走到漢口樓一同進去，他們三位叫的冬菇鷄麵，我要了一杯紅茶，大家等了許久，祇見侍者端出來三碗白水煮的粗麵，上面罩了一點點冬菇鷄絲，他們嚐了一口，大家異口同聲的說，一點沒有滋味，並且硬得可怕！但是每碗的代價也要美金七角五分，朱君還未弄慣美金的單位，只說花國幣二元多錢一碗這個！想盡方法，加醬油，加胡椒；再回一回鍋，終究是沒用。吃完一半，實在沒法兒把它吃完。只好圖呼可惜而罷，若拿中國的生活程度來比較，這麵倒像是吃的金銀條！

中午陸先生在「洞天」請我們吃中飯，飯後又開車帶我們進公園，動物院，熱帶植物的大玻璃房（花房在山頂，很著名，）還有以收集中國古物著稱的博物館和華盛頓大學，華大算是全美國

學校校園麗都舒適者之一。依我看來却嫌牠太工業化，房屋也不很像一個學府的建築。洋人和我們中國人不同，我們喜歡佈置要有曲折和邱壑，洋人却喜歡大塊文章，一覽無遺。

動物園中有一種巨猴，臉上和尾端都有紅紫相雜的顏色，面部好似大花臉的臉譜，像貌有些微像電影明星喬治阿立司，看着隔壁籠中的小猴，怒不可揭惡恨恨的，似乎欲食之而甘心，眞凶很極了！

發了幾封航信給在波士頓的朋友，航空的郵費只比平信加一倍，一共六分，甚爲便宜。

晚上修還請陸先生和馬君父子等，因爲是舊歷的大除夕。大家都喝啤酒助興，頗爲歡暢。飯後去參觀國民黨黨部。內懸黨國旗和孫總理的遺像。房屋很陳舊，並且很狹小的，好在除開一桌竹遊的人仕而外，也沒有什麼其他的人。遊憩了一會，見至九時三刻便上火車。上車之前買了許多食物，陸先生馬先生直到車開後才出站而去。我們在車中不久便也各自就寢，臥鋪便是日間的坐椅折吊起來，上下兩層，用厚的絲幔遮圍着，也還嚴密，車子搖動得厲害，半夜裏很冷，大約是熱氣管沒有開足的緣故，這車中的第一夜，睡得不甚舒服。

『火車中的坐位，到了夜晚，就折放，變成上下舖位，一個黑人侍者在給十號上舖的客人舖床。』



車上的侍者，全是黑人，祇飯車內有幾個白種人；我初時看了黑人的黑臉覺得非常希奇，他看了我的黃臉也覺得希奇，常常朝着我笑，有一天飯車中的侍者問我說：

「太太是打那兒來的？」

我告知他我從中國去的，他聽了似乎也些懷疑，接着說：

『是麼？那末你怎麼沒有躺下呀？』

「爲什麼？」我問；他回答說：

「以前我所見過的中國太太，大都受不起火車的辛苦，所以要

三三—〇二二

躺着的。」

我不覺大笑，趕緊告訴他說中國女子不全是那麼嬌嫩的，他喜歡聽我講英文，常常想些問題來問我，他並且很奇怪我說「Chicago」這字時的發音，和他們道地的東方人說得完全一樣，好在車中長日無俚，三餐飯總是要和他見面的，隨便攀談，聊以解悶氣也好。

一月二十四日　今日是廢歷的大年初一，竟在車中平凡的度過。車身動搖得很厲害，坐位日裏坐人，夜間就變成臥鋪，每晨收鋪非常麻煩，必須連人帶東西完全讓開；因為我們是向東走，西方和中部的時間遲早不同，所以今天下午又須將錶撥快一小時。整日裏不過看看書，玩玩紙牌，和同車中的搭客談談天而已。

一月二十五日　同車的人都是中等社會的男女，好像都很和悅，也喜歡尋人談天，他們找我們說話，無非是想打聽些中國的情形，因此我們也順便問問他們國內的風俗。

沿途的風景，大半都壓在雪中，許多的時間都在山邊和山洞內行駛，這條鐵路的工程，實在偉大，叫人萬分欽佩。山谷內滿植柏樹，都有幾丈高，碧綠的樹林，蓋着白頂，那種景物很有超然出世的雄姿，沿路車停的站頭，大部份像是小城。或者因為氣候奇冷的關係，越發顯得人口稀少，每經過一處，我們總下車稍為走走，耳朵幾乎凍掉，車廂外間的溫度，多半在零點下二十度左右，眞眞出世以來沒有經驗過的冷氣候！

今天的時計又當撥快一小時，日子越過越短了。

二十六日　車首來說九時可以抵達支加哥的總站，因為沿途積雪過深的緣故，車子已經誤點五十分鐘之多；我們抵達支加哥總站時，見修的老同學王領事已在等候許久。還有梅君是一位華僑，梅君的業務也是專做招待來往學生代辦車票接洽旅館這些買賣。下車後就由王梅兩君引導至拉薩街車站，把隨身的行李先寄存在彼處，預備動身時再回來取。旋即驅車去看支城博物院等等；博物院在湖邊，到了暑天是最涼爽不過的地方。這時是嚴冬的季節，溫度是在零度以下十七度！但聽見怒號的風聲，如猿啼虎嘯一般。湖中的水並不結冰，祇冒熱氣。因為空中的空氣，比湖中的水反而冷得多！修把身邊帶的皮雨衣，加在外套上面，還是冷得祇發抖。下車之後，急忙奔向博物館裏面去，兩脚已像是木頭做的了；好容易跑到館內，裏面和暖如春，因為天氣太冷，遊客異常稀少，我們大約的看了一週，在自然歷史館內看見許多棲寄在中國各地的野獸標本。

繼又冒冷衝到水族館，這裏面什麼魚都有，很有趣味。

參觀完畢，到葛總領事的住宅去吃中飯，葛先生文質彬彬，和藹

可親，他的大司務做的小菜也很可口，是我們離國以來第一次嚐到道地本國口味。同席還有幾位支加哥附近西北大學的中國同學葛小姐也在家；她告訴我說這時支加哥所有的中小學全都停課了，爲的是天氣太冷，青年和幼年的學生往返學校太不方便。我們吃完飯後，急忙坐車回到總火車站，路過支加哥大學，校舍的建築很考究；又見國際學生寄宿舍，和支城著名的產科醫院等等。到站後，即與朱君分道揚鑣，他向南方走去到拉斐德城，周君則早已在西雅圖分手，他是坐長途公共汽車去米蘇里，祗有游君是去紐約和我們還有一小段同路，他坐日車，我們的目的地比較最遠，因此只賸下我們兩個，是坐臥車前往波士頓的。在車中也還見過游君一面，到半夜裏在亞朋內地方日車與臥車脫節，他便轉入另一岔道向紐約城去了。

中國銀行
香港分行
本銀行爲我國開設最早組織最大之銀行復經國民政府定爲國際匯兌銀行資產充足分行衆多故能與顧客以各項業務上之利便匯款迅速交收妥當存款穩固利息優厚僑胞函示委託極表歡迎
總行：上海
國外分行：倫敦　大阪　星嘉坡　紐約
香港分行：皇后大道中門牌四號
廣州：長堤新填地　澳民北路　河南同福西路
江門：新市路
台城：台西路
韶州：民權路
瓊州：德勝馬路
汕頭：至安街

粵港澳導遊
每部售八角
內容豐富　敘述詳明
附圖多幅　翻閱便利
得此一編　暢遊南國
書印不多　購請從速
中國旅行社發行

上海到漢口

林冰

從上海到漢口，本來是很方便的，民生，太古，怡和等公司都有直航輪，三天可達，不能不算快。花上三四十元的票價，可以舒舒服服的把你載到，若是再肯吃苦些，坐統艙，船票只要五六元，也是一樣到。

現在這戎馬倉皇之際，要從上海到漢口，頗費些周折，但能籌備到大洋五百元的人，就很容易的解決，坐郵船，頭貳等艙包君滿意，兩天到香港，由香港坐飛機，五小時到漢口，快穩兼備。至於開南洋班的公司輪船，四五天也可到香港，由香港轉九龍而廣州，坐粵漢鐵路。若是沒有意外的躭擱與費用，八天可到，五六十元的旅費也足夠了。

我們一行十五人，因為職務的關係，要離開上海，雖然這次的旅費不要自己破鈔，也想節省一下；坐太古公司輪船去，後來恐怕不慣航海的人，受不住四五天海上風浪的巔簸，乃臨時變更計劃，改乘昌興公司四月五日開的亞洲皇后號。頭貳等與我們無緣，Open Third Class 是適合于我們的一種。船也定了，行期也有了，于是各人分頭準備起來，所幸大半都是單身漢，很容易的將私事料理清楚。

五日的上午九時半，我們一行人，在新關碼頭會齊，就由 Tender 把我們載上了那停在公和祥碼頭的白色的亞洲皇后。曲曲折折，沿路問訊，到達我們的 Open Third Class 三等統艙。

在三層樓下的後半部，都是這等艙。共有大艙十餘間，每間可容六七十人不等，男女分房而居。每房內之六七十隻床舖，排得秩序井然，分上下兩層，以鐵為架為柱，鋼絲床，狹而有彈性，床上有一枕一被一褥，我們因為上船已遲，都派在最後面一間的上舖。悶在這三樓之下，尤其是船向南行駛，大概不會着冷。

十一時在船上吃了第一頓飯，這裏的茶房，大廚司都是清一色的廣東人，他們說的是廣東話，做的是道地廣東菜。八人一席，每席四菜一湯，菜碗雖小，可是等你盆子一吃空，茶房立刻來添上，不另收費。

Last Tender 開走了，送客的人都去了，清靜了一下，二時半我們這隻「龐然大物」的亞洲皇后在蠕蠕的動了。相處十五年的上海，在上海的一切好友，至少要暫時間分別了，任你是一個鐵石心腸的漢子，也要有點依依不捨，何況我們又是不知何日再能「捲土重來。」

水太淺了，船擱在長江口外的沙灘上，機器的力再大些，也不能拖走她一尺。兩岸的景緻，都能引起初出門的人的興趣，我們也

三三一〇二七

不能例外，大家都在甲板上東眺西望。

五時吃晚飯，晚飯與午飯是大同小異，多一隻冰蘋菓，頗差強人意。晚飯後三等甲板不能滿足我們欲望了，大家都不約而同的上了二等甲板等看落日。因爲我們的一行人都是在一起玩又愛鬧，于是捉曹操做大總統，二等甲板的一部也就變成咱們的世界。

九點鐘吃一次點心，西米糖粥和既硬且乾的南昌杏仁餅，實在嘸啥吃頭，不過是嚐嚐新鮮。吃過點心再上去玩，十點鐘了，船還不能開，大家祇得準備睡覺。要睡就得下艙，一進艙門也霧氣騰騰，香烟與雪茄烟齊飛，氤氳成特別氣味。打了一個噴嚏，涕淚交流，在此環境下要過一夜實在尶尬，此足見出外難也。捏着鼻子一躍而登派定了的上舖。船身雖大，但咱們這三等統艙客人却沒有享受到。閒談一會，躺下來脫去衣裳。蓋上 Canadian Pacific 定製的羊毛毯，雖寬僅可遮全身，但是溫暖異常。

醒來已是八點鐘了，立刻跳下床去洗臉，因爲除去三頓飯前後備有淡水，除此而外就得使鹹水。鹽湯可喝，鹽水嗽口洗臉，實在不是滋味。洗過臉，該是吃早飯的時候，走到飯廳一看，預備的又是乾飯，吃不慣，勉強吃了一碗，難以下嚥。

因爲昨天停航了五小時，今天不得不加油的趕一下，這一來，我們統艙客人遭殃了，正在推進機的上面，震動得非常利害。于是我們一行人之中有三位頭昏得不能起床了。愈是頭昏愈是不想起來，愈是浸在這介人難聞的五香空氣中，頭愈加昏。昏得不能直立，不能起來吃東西。

三等以下客人可到的甲板，只有空氣而無日光；感覺得陰沉沉，加上迎面吹過來的大海風，有些冷颼颼。甲板只是甲板，有幾個絞盤，有幾個扣繩子的短樁，大概是他們沒有想到三等以下的客人是一樣是人，要坐下來歇息的。頭貳等的甲板可就不用提了，有椅子可坐，有靠椅可躺，有好玩的遊戲運動，使我們感了極大的興趣，既上來之後，當然玩個明白，大有「樂不思蜀」之感，連宿歇之處的三等艙也老大不願下去了。

在船的第二天也就是登岸的前一日，照他們規矩，登岸的前一日的晚飯是餞別大餐，看那菜單名目繁多，口味一定是好得不得了，一定可以滿足我們的食慾，心大嚼一頓。待菜一上了口，其味也不過如此，祇比平常的好看些，豐富些。

「今晚八時可到香港，」這句話掛在每個人的嘴上，天黑了，輪船開得由快而慢，由慢而停，港檢查處的小輪靠近大船，上來了幾個人，好像一個人也沒受檢查，在上海預備妥的醫生證明書，是備而不用了。船再慢慢前進，靠停在九龍碼頭，望見隔岸的香港，被黑夜籠罩着，滿山都是閃閃爍爍的燈火，這不夜的香港，初次見面，見了她一個大概

的輪廓。

船上的通告是「上海到香港客人的行李，一概在碼頭上領取。」那麼我們就定下計劃預備在碼頭上等行李一齊就交給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我們就可以到旅館，吃晚飯，洗澡，睡覺。可是從八點鐘下了船就等起，九點鐘了，未見我們的行李下來，十點鐘了，還未見我們的行李下來，後經打聽之下，這些出來的行李都是客人自己指揮着自己人到行李艙裏去搬自己的行李。苦力爲討好主人起見，置他人的東西于不顧，亂扔亂踏，只看見鉄箱子也被扔破了，行李也散了，網籃也不能裝東西了。好像遭遇到盜刼一樣，秩序紊亂得「得未曾有。」

我們一行八人全體動員，親自出馬，一齊去找，找到之後，叫苦力從艙口的滑板上滑下來。待我們找到三分之二的時候，船上的辦法又出來了，各旅客不必自己去找，一齊吊下來在碼頭上認，等我們全部行李都認清的時候，已經十二點多鐘了。

皇家渡輪上層港幣一角，下層五分，不幾分鐘就把我們載到了香港。只見滿街是甘蔗，水菓殼。還是四點鐘在船上吃的晚飯，現在已飢腸轆轆了。身上穿的又是厚呢西裝，汗流浹背，其熱難當，無心細看街景。行不數十武，就乘黃包車到預定的皇后酒家，放下了手提箱，就去解決吃的問題，夜深人靜，店舖十九都打佯了。只有少數的飲食店尚未關門，我們胡亂吃了點東西，回到旅館。旅館樓高七層，電梯上下，格格作聲，諒爲數十年前老古董也。房價甚貴十元港洋的房間還不像樣，大概因爲在洋地方吧！

這裏的飯店，酒家都用女招待，已經有相當的歷史，南國麗人慕名已久，只因言語不通，不能暢談，引爲憾事。

在香港要買便宜東西是難事之一，什麼店都可以還價，那怕就是先施永安大新諸大公司，要求打個八九折都是可能的。那些小店更是漫天要價，「殺半價」更是司空見慣。同時言語不通，他們也不會痛痛快快的把便宜貨賣給你。不在外路人身上多敲幾個錢，他纔是傻子！

從香港到廣州，有水陸兩條路，水路是坐輪船，要一夜的工夫；陸路是坐廣九鐵路，四小時可達。我們決定坐火車去，票價二等是二元半。

在廣九站上的關員，眞盡責極了，嚴拿偷漏，事關國庫收入，當然要細細的查，可是翻箱倒篋，查得亂七八糟，却苦了小百姓，查過之後要細細的整理好了才能蓋上箱子。其實細查一次也儘夠了，何必一而再，再而三的亂翻呢？這裏的扒手也是身懷絕技，同行者林君的皮夾在紛亂之中失蹤了，大概就是此輩玩的把戲。

到廣州時，已經有旅行社的招待員在等候了，將行李如數交割之後，僱車送我們到預定好的白宮大酒店，它是一個新的建築

物，尙在裝修中，這裏的房間很寬敞，裝璜佈置也很富麗適當，價錢也很公道，費上五六元法幣，很可以住一大間了。與香港一比，眞有天淵之別，太令人滿意了。

「吃在廣州」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沿路都是酒家飯店，東西也很便宜，尤其他們是照毫洋計算，吃了一元的東西，其實只合法幣七角。

粵漢路上的客人很擁擠，票子很難買，未見得十幾個舖位同時全能定到。不過我們是希望能一同走，可以熱鬧些。希望竟成事實，舖位完全定到。十號的那天與昨天才會見的廣州又分別了。

在車上的日子不能一定，至少要兩天兩晚，故非睡不可，因此而買臥舖。爲了要得着充足的新鮮空氣起見，買的是二等票。其價共爲卅元。

粵漢路站搜查得也很緊，有三個機關來査，我們說明了來歷與去路，他們還是要把每件行李都看了一個大概，才准放行。

進了車站，到車上找房間號數，一直走到底，在餐車行李的前一節才找到，這段是在車尾巴了。二等是每間四人，兩上兩下，因爲大家都是自己人，上舖下舖也不必分爭，樂意上者則上舖，樂意下者則下舖。

沿路的風景是好極了，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有絕壑深澗，流水潺潺。好像是一幅一幅的天然色彩畫，從眼前飛過，大家都看得發呆。車環行萬山中，有時穿過燧道，如入夜晚，有時行過深澗上面的鐵路，俯首一看，觸目驚心。

我們這班車是粵漢通車，差不多無論大小各站都要停靠些時，每一次停車，我們都要下來走幾步，總要等車子動了才跳上車去。

我們原知道餐車裏的東西，既不好吃而又貴，所以自己也就預備些食物，因爲我們毫無經驗，食物採辦得不夠兩頓，已經吃完了。在車上一共要吃六頓以上，其餘的幾頓，祇得準備叫飯吃。

第二天的中午，我們的一節車起了一點小的恐慌；西崽說是飯沒有了，午飯停賣，不吃飯那兒成，雖是飯硬得難以下咽，要吃總得要吃一些。于是找出老闆來交涉，結果老闆允許有飯一場風波，就此平靜。

晚飯只剩了淸蛋炒飯一樣，因爲九十點鐘可到，就決定不在車上吃，等到了漢口再說。夜已深，武昌總站到了，在廣州打行李票的行李，已在這裏下車了。可是我們要到徐家棚下車，在先原沒有弄明白。

停在徐家棚，我們步行下車，搭香港皇家輪擺渡過口，秩序很好。脚踏到漢口士地時，正是午夜十二點。

滇城名勝小誌

元殊

滇城僻處邊陲，山水雄奇，隨在足爲尋勝探幽之資。昔以交通不便，國人憚於險阻，視若蠻荒，平日游踪罕及，遂致大好風景，湮沒無聞。邇者西南公路，大半完成，昔之懸崖仄徑，棧道入雲者，今則康莊大道，飆輪疾馳矣。爰濡吾筆，拉雜作滇城名勝小誌。

滇城（今昆明市）爲雲南省治，城內有三山，五華其一也，地當城之中央，周圍廣約一里，高出海面達六千餘尺，上有憫忠寺，爲南詔時高智昇故宅。明季永歷帝奔滇，改建宮殿，清初吳三桂亦稱號於此，今爲雲南省政府所在。由憫忠寺東去，爲拜雲亭，卽開武亭，登亭一望，金馬山在其東，古柏參天，蒼翠如雲，昆明湖在其西，汪洋浩瀚，極目無涯。俯視則全市屋宇，盡收眼底，足令人心胸頓暢，塵氣盡滌。再由亭往東，有潘公祠，勞公祠及諸葛武侯祠，顧瑆美登五華山詩云：『城抱崇崗俯鬱芊，晴空四望色無邊。風高沙麓收禾黍，霧隔秋林出市廛。諸葛尙留斯俎豆，梁王誰記舊山川，斜陽淡淡浮雙塔，一碧昆明萬里天。』

其一爲螺峯山，又名盤昆山，在城內東北隅，山色深碧，山勢盤旋如螺髻，因此得名。倚山建有圓通寺，故又名圓通山。元時，山本在城外，明初將城擴大，始被圈入城內。山中多植松柏，四時惟見白雲瀰漫，綠蔭交覆，棲息其間，覺天風海濤，近生凡席，且崖壁陡峭，怪石嶙峋，狀極奇麗，每當春季，野花開路，細艸如茵，山鳥時鳴，不聞市聲，誠妙境也。崖壁間徧鐫名人題句，惜剝落多不識，憶夏桂洲一首，字尙完好，詞云：『古寺翠崖陰，危亭絕頂臨，鶴巢松有夢，雲出岫無心。仄徑攀蘿上，叢臺刻竹吟，南天秋日暝，哀響合猿音。』

又一爲祖遍山，與五華並峙，連崗接阜，山巔屼起，蒼松翠柏，疏影橫斜，左瞰城雉，烟火萬家，約可指數，山雖在城市間，而雨過晴初，朝嵐夕翠，有足觀焉。巔有大德寺，建於元大德間，故名，寺內有雙塔，屼然對峙，相距約四五丈，高出雲霄，故又名雙塔寺。下爲綠水河一部現塡作操場，一部由存眞像館經營，園庭山石，亦頗別緻，雙塔綠水，相映成趣。

五華山後，有名逼死坡者，實卽箆子坡地，倪蛻滇雲歷年傳云『吳三桂執永明帝還入滇城，詔下雲南，縊前明永明王朱由榔，及其子於昆明，其母妻家屬，俱解送進京，吳三桂疏請將由榔在滇處分，得旨任卿處置。集議時，愛星阿曰：當如何？桂曰：斲首，愛曰：如此未免

太慘，三桂以上命對，卓羅在坐厲聲曰：彼亦曾爲君，全其首領可也，此事我自當之，三桂色赧，乃遣固山楊坤，章京夏國相等，縊由榔及其子於昆明篦子坡，由榔母大哭呼天曰：吳三桂逆賊，汝立心謀反，而以吾家爲汝固寵之計，我張目地下，見汝之碎屍萬段也。時正午晴明，忽陰晦雷雨，有黑雲二股，蜿蜒入空去，滇人見而哀之，有流涕者，吳三桂恨甚，令焚其屍，揚其灰於翠海中。』

按翠海卽翠湖，又名九龍池，俗呼菜海子，舊爲沐氏別業，名柳營者也。其地在五華山右，阮元總督雲南時，仿浙江杭州西湖，築一長堤，滇人名之曰阮公堤。其後於民國八年，唐會澤又築東西長堤，作十字貫通其中，堤旁密植楊柳，湖內遍種芙蕖，夏間行堤上，清漪滿目，香風襲人，爲市內第一游憩之地。建橋凡四，亭閣凡三，中有蓮華禪院及水月軒等勝，畫樓高峙，花木幽邃，每當晚烟初散，月印澄波，宛勝西湖景色。

九龍池西北隅，有曰承華圃者，平原十里，細艸如茵，翠柏成行，蒼山列障，置身其間，如在青天碧海中，嘗閱龍禪室摭談，『三桂不善書，而每愛臨池，府苑中花木清幽，有所謂列翠軒者，廳事五間，朗然並列，窗外隙地數十丈，悉栽細草，地盡則層巒叠嶂，高插天際，春秋佳日，三桂輒於軒內作擘窠大字，侍姬數人，環侍於側，鬟影釵光，與蒼翠之色，互相輝映，側身其中，何異蓬壺閬苑哉。』按龍禪所採，其地頗與承華圃相類似，三桂入滇，窮極土木，永明故宮，既爲吳邸，柳營一帶，皆其珍館崇台，（見昆明志）彼所謂列翠軒者，或卽承華圃之地耶？誌疑。

滇城外有西山大觀樓及黑龍潭諸勝，西山橫跨昆明湖，（卽滇池）若在城中。登高遙望，宛若一人仰臥水中，耳目口鼻，兩足，及髮歷歷可數，故士人沿稱爲臥夫山，又稱睡夫山。（或稱臥佛山睡佛山，想係一聲之轉，未知孰是？）然以其地在城之西，故又簡稱曰西山，想務簡避繁，人之恆情，於是西山之名漸彰，而臥夫睡夫，遂以無聞焉。山卓立海岸，其南峭壁千仞，白雲環繞；其北迤邐幽奥，有千步岩，如意泉，張仙殿，大悲閣，三清閣，飛雲閣，呂祖殿，凌霄閣，孝牛泉，雲華洞，覽海處諸勝。三清閣爲元梁王避暑之宮，雲華洞沿山邊鑿石而成，有舊石洞及新石洞之分。洞有石欄石殿，憑欄登眺，奇險生畏。殿供觀音魁神諸像，均就石彫成者，神工鬼斧，堪稱奇絕。自千步岩至雲華洞之達天閣，躡蹬凡九百七十二級。

滇池縱橫三百餘里，斜長三四十里不一，沿池則爲昆明，呈貢，晉甯，昆陽，安甯諸縣，市會六河（盤龍江，馬料河，寶象河，白沙河，海源河）之水，由螳螂川以達金沙江。金馬碧雞二山夾峙東西，水形廣上狹下，有如倒流。池之源在城西二十里，滇人視其通塞，以占農田利害焉，近昆明市二十里內名曰西湖，俗呼草海，又曰青草湖，湖內

島嶼羅布，柳影平波，晨暉蕩漾，彷彿紅粧綺屏，競梳曉鬟，湖濱農村相望，風光秀美，有別墅甚多，皆建造華麗，昔有園址名水雲鄉，在湖北隅，明黔國公別業也，有樓曰簇錦，山茶如錦，四圍環繞，今則莓垣薜井，館娃香散，俯仰陳跡，不禁感慨繫之！

大觀樓在滇池之濱，地名近華浦，出城西鼓棹十里許即至，此地之勝，薈在浪濤帆影之間。春秋佳日，遊人絡繹於途，樓有長聯百八十字，為昆明孫髯翁題，久已膾炙人口，聯曰：『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捲不盡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荒烟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髯翁布衣不仕，博聞強識，其亡國遺黎出言固有隱痛，一腔熱淚，洒向數行文字間也？

黑龍潭在東北郊三十里之龍泉山下，數尺寒潭，一泓綠水，土人稱有龍氣，禱雨輒應，潭中魚蝦甚多，旁有一亭曰魚樓，景極清幽，明薛爾望先生全家在此投潭殉節。按薛爾望名大觀，爾望其字也，原江蘇無錫人，洪武中遷雲南，為昆明人，大觀之妻，曰楊氏，生子二，女一，長子曰之翰，次子尚幼，之翰之妻曰孟氏，大觀父子為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當清兵入滇，帝出奔緬甸，大觀聞之，嗚咽涕淚，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崎嶇域外，依小夷以求須臾活，豈可得乎，吾書生不能殺賊，計惟有一死，汝其勉之哉！之翰泣對曰：父為國死，兒安能不為父死，大觀曰：汝死誠善，第汝母及汝妻皆在，將奈何，當斯時楊氏孟氏皆在旁，乃曰；君父子為國死，我姑婦獨不能為君父子死耶？而旁有婢曰瑣兒者，抱大觀幼子在懷，聞諸人語，乃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婢子死亦可乎？大觀曰：婢為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婦拜，瑣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之。明日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旁人舉而葬之，大觀有女適同邑鄒生，是日隨其夫避亂西山，距魚樓數十里，兵至火起，其夫復他逃，女曰：嗚呼，吾一婦人，將安逃？辱身非義，不如死也，遂赴火而死。潭北有寺曰龍泉觀，即薛爾望先生當年隱居讀書之所，梵宇幽深，規模殊宏。第一層為「漢黑水祠；」第二層有柏樹兩株，大可十圍，高出雲表，枝葉扶疏，下垂密蔭，全宇云是宋柏；第三層有紅梅數株，老幹離挐，交枝矢矯，石欄圍繞，幽香撲人，傳為唐代沙門道安僧手植，其墓即在花下。

在玉案山中，距城西約二十里，傳唐貞觀初有人於此見靈犀一

頭，雲中現有數僧，追近覗杳然，第見翠竹數枝，如卓錫入地，莫能拔，既而生節，因建寺於其地，曰筇竹寺。嗣燬於明宣德十九年，重建，清康熙二十三年復修。殿宇煥然，泉石清幽，而以羅漢塑像五百尊，神采奕然，各異其態，尤稱卓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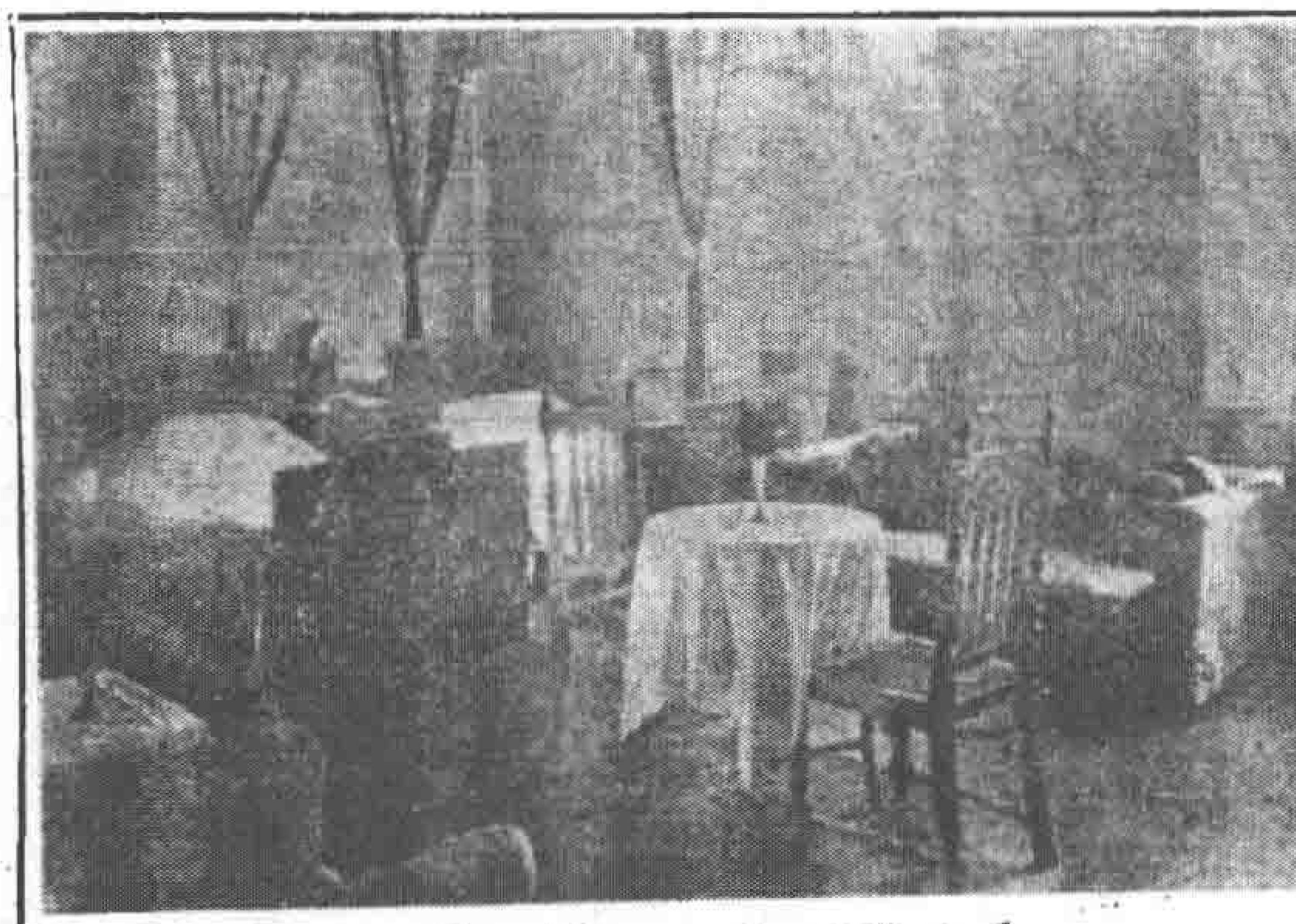
鳴鳳山巔有銅瓦寺，範銅爲瓦，覆寺三楹，又名金殿，殿高廣均丈許，頗極宏麗，始建於明巡撫陳用賓，康熙九年重鑄焉，右爲環翠宮，左爲霞綺宮，祀呂仙，陳用賓曾撰聯其上：「春夢慣迷人，一品朝衣，誤了九還仙骨；雞鳴紫陌，馬踴紅塵，教弟子向那裏跳出？」「空山曾約伴，七閩片語，相邀六詔杯茶，劍影橫天，笛聲吹海，問先生從何處飛來？」語極奇雋。

傳滇城有「螺峯疊翠」「五華鷹繞」「金碧交輝」「陲山倒影」「雲津夜市」「古渡魚燈」「壩橋烟柳」及「商山樵唱」等八景，嘗詢諸父老，欲窮其跡，殆強半不可考。按「金碧交輝」係指金馬碧雞二山而言，金馬山在城東十里，山勢逶迤，不甚高，而綿亙數十里，相傳有金馬隱現，故名。其下有金馬神祠。碧雞山在城西南三十里，東瞰滇池，蒼岩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澄波，雲橫絕頂，滇中之佳境也。下有碧雞關，爲迤西通衢。昔傳有鳳鳴山上，見者不識，呼爲碧雞，故名。

按陲山距滇城北二十里，即漢書地理志之陲山是也。山勢平衍，蜿蜒數里，俗呼長蛇山，頂有鐵峯庵，虛凝庵，朝陽庵。清兵入滇，沐天波母曾避兵於朝陽，城破，燬庵自殉。康熙三十二年總督王繼文重建是庵，有碑以記之。商山在城北三里，舊誌載陳圓圓之墓在焉。余嘗訪其遺址，祇見殘山一角，落日蒼茫，渺不可得。嗟夫！東風楊柳，宮女斜鈎，春雨素馨，美人絕跡，自古名姝絕代，每留青塚於人間，今不覩遺跡於故土，吾直欲呼山靈而問之。

復有楊娥酒市者，聞在滇城西，亦苦不知其處。陳古儀有楊娥曲以紀其事，云是中國一俠女，而不可多得也。歌曰：『絕世英雄有兒女，事蹟心期足千古，娥眉家世事沐府，得報夫仇即報主；生少妙習少林技，時作公孫劍器舞，履端錮鉄臂約金，誓入虎穴暗刺虎，城西賣酒身當罏，正色不許鄉人沽，脯嵌六甕作犬竇，靚妝自綴雙明珠，吳藩宿衞半紈袴，春日踏青芳草路，酒帘飄處見紅妝，就飲語觸美人怒，玉手提擲狂且狂，請君入甕澆沸湯，鶻拳怒擊誰能當，鼠子却立重圍張，天街躍出鷹凌霜，敗籜掃盡嶋風揚，吳藩委幣欲相納，計日報仇天作合，豈意蘭蕙掃空階，秋花霜隕風蕭颯，壯志不遂歸墓門，夕陽桃花空斷魂，至今酒肆肆旁水，鳴咽猶似聲潛吞，百年後過野園址，太息美人胡早死，豫讓欲報智伯仇，漆身吞炭猶男子，君不見女兒俠骨秦女休，紅線紅拂非其儔。」并有序云「楊娥世爲黔府武藝教習，娥藝邁諸兄，年十六適張氏，張亦黔府武衞沐國公西

去，兩家以族隨，會吳三桂執永明王，張死之。娥隨兄歸，恨三桂入骨，永明遇害，娥遂日以殺吳爲念，而苦難近，娥固美艷，計爲色蠱行刺，爰賣酒城西市，飾肆六甕牖下，云便犬出入。時吳藩多紈袴子弟，見少婦靚妝當鑪，日飲羣惡謔娥，窺其尤桀驁者，搨投犬竇，沸湯澆之，羣驚起來捉，娥早躍出立街中，羣聚圍，娥復躍出立圍外，奮其技勇，當之無不披靡，羣復譁擊，娥先金約臂，鉄鋼履端，逼近橫掃之，各破身首，負痛去。明日衆惡來報，娥卓立不動，衆亦憚其能，不敢犯，鄉人就飲，娥正色拒之。人悟不忍動，三桂聞之，納有日矣，娥忽中寒病而死。王思訓曾有當鑪曲，父老又每爲余言，因之作歌。」嗚呼！亡國之際，篤生奇女，發皇馨烈，若楊娥者，抱復仇之思，欲入穴得子，乃天限以年，大仇未報，不得與沈雲英輩流傳芳史，可悲也夫！


香港勝斯大酒店客房之一

St. Francis Hotel

各界到港請住

勝大斯酒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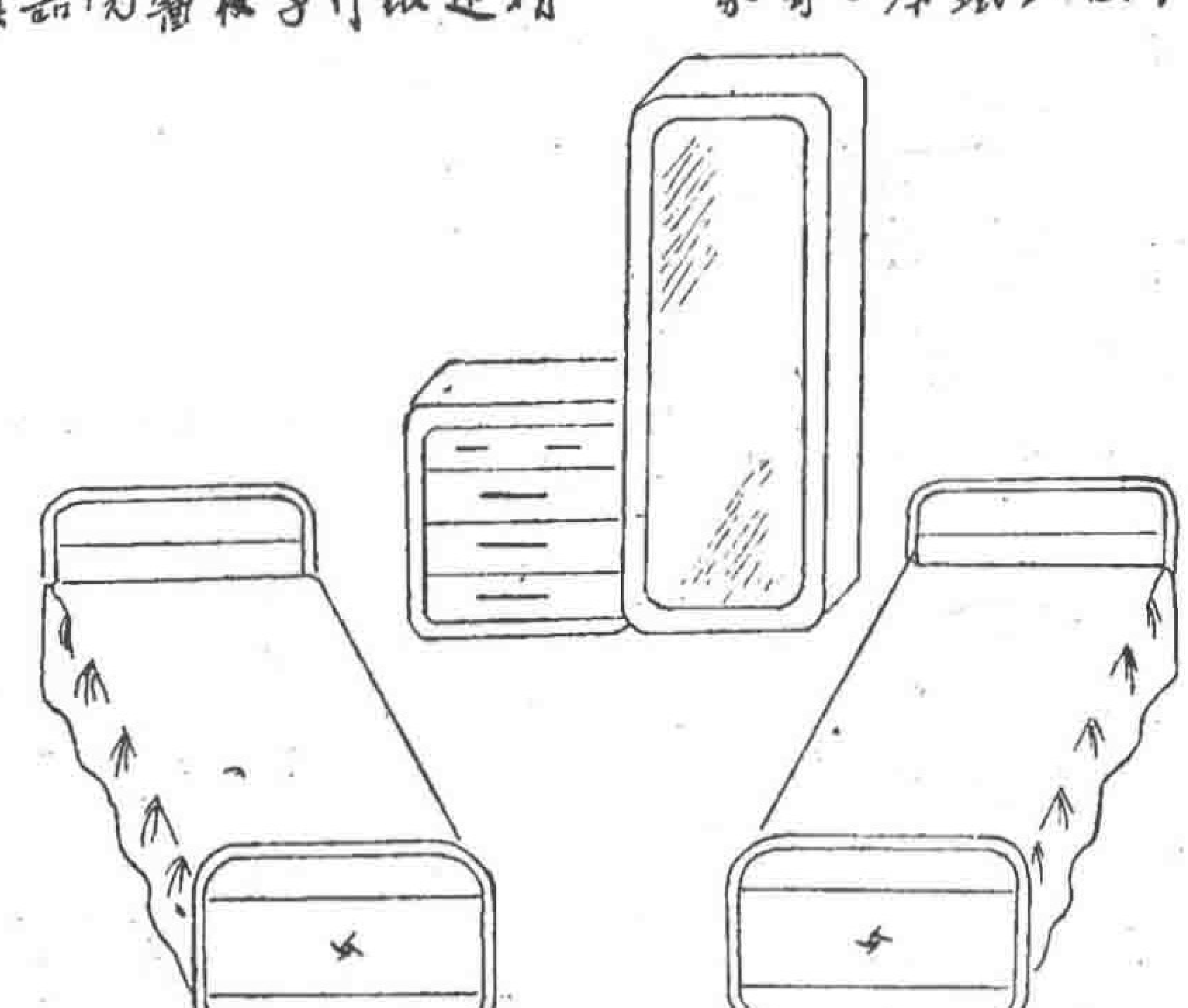
地點適中
招待周到
飲食豐潔
佈置雅美

保證滿意

香港皇后大道中中國銀行對面
電話二六三四至五及三四一六一

公平鋼鐵廠

九龍彌敦道三百十一號
電話五九零五九
中國鋼鐵床之專家　精造銀行學校醫院器具



藝華鋼鐵廠

香港莊士頓道三十號　電話二三五四四

三三一〇三五

流離轉徙中的旅行〔下〕

羅人靖

到東梓已經是第二天下午兩點鐘。杭州到桐廬的輪船，本來也在此間靠岸，所以東梓也有輪船碼頭。碼頭兩旁都是樹叢。來往的船隻老遠望見樹叢便曉得到東梓了。上岸以後，叫兜子赴上塗山，代價二元。此間風俗和里山相同，本地人不肯擡轎子，不過里山碼頭上有江北人組織之轎行，此間沒有，故里山有轎子，東梓沒有轎子。此間盛行的兜子，等於里山盛行的幽籃，本地人認爲無傷大雅，肯擱在肩上擡着走。至於爲什麼不擡轎子只擡兜子？用轎子擡人和用兜子或幽籃擡人有什麼分別？那便沒人講得出所以然。論舒適和式樣，兜子和幽籃都不如轎子。幽籃是一只長圓形的篾籃，人平坐在籃裏（有時對面坐兩人）用一根獨龍扛穿在籃環上擡着走，遠看像一具不會油漆的扛箱。兜子的製造更簡單，在兩根平行的木竿上，用麻繩一高一低懸掛着兩塊板，高的當坐位，低的算擱脚，就完事了。兜子上有人高坐着，很像農村賽會中擡偶像的顯轎。我第一次嘗試兜子的滋味，招搖過街市時，很自覺滑稽，停一會也就慣了。東梓碼頭到上塗山，約九里路。山村無雜人，何處住有外來的逃難同志，一問便知，擡兜子的夫子，都很熟悉。據他們自述，前幾天里山逃難來的幾批人，也都由他們迎接，碼頭上生意，沒別處人來搶。所以不一會便『輕車熟路』送到我目的地。

我住的是兩間樓房，門對青山，宅繞流水，風景很好。此間生活，似比里山更低，青菜蘿蔔每斤兩只銅板。本村有兩爿肉店，三爿南貨店，（其實卽鄉下的百貨公司）兩家豆腐店。一切苦吃苦用的東西，本村足以自給自足。假如你要比較大的市廛，到深澳五里，到東梓關九里，到場口十八里，到窄溪二十四里。鄉下人對於時間經濟，不甚注意，一走出門，便是一天半天。因交通的不方便，寄一封信要走十里八里，外邊消息，隔膜得可憐。在深澳市上得到一張隔兩三天的東南日報號外，要看遍全市鎭上識字民衆。左近幾個村落如新佳莊，上塗山，下塗山，新山塢，老山塢，洪家蕩，……等，他們較大的買賣，都集中在深澳；不則便到東梓關。東梓和深澳的市面，都跟着窄溪場口的市面走。窄溪，場口的空氣緊張，此間也會緊張，所以在挑夫販卒的嘴裏，可以得到沿江一帶光怪陸離的謠傳。

此間山勢，比里山開展得多。在四面皆山中包涵着一片極遼闊的平原曠野，眞有千陌交通雞犬相聞的景象。山上的松岡，和山下

的棐畦麥隴，相映成趣。秋冬間滿山都是松樹上蛻下來的松針松果，山民隨意收集着做燃料。山嶺上是砍不盡的茅草荊棒藤蘿和其他不知名的雜樹。所以山民靠着樵柴亦能過活。在深澳市上可以挑一擔樹柴到店舖裏換東西。『以物易物』的制度似乎很自然的還存在。例如要買五只銅子糖你可以拿一只雞蛋到櫃台上去交換，經手人自會給你五只銅板的貨物。炭，米，麥，冬筍……等一切却可以拿到市上換東西。

東梓的出產品是草紙，原料爲稻草。由稻草製成草紙，前後經過約五十天。稻草經過石灰水浸漬腐化，用耕牛細細踐踏成稻草茸，然後置入布袋在潭水中沖洗，洗淨壓乾爲餅形，便送入紙池內撈紙。東梓人的出息，似乎在做紙不在務農。故秋收後到處可以看得開廢着的荒田（只種秋熟不種春熟）却沒有人家不做紙。紙僅兩種：一爲南貨業用以包裹之大草紙，一爲淨室內常用之小草紙。本年因爲發生戰事東梓貨物不能暢銷到外埠，堆積在家成死貨，農村經濟，便呈露着一種捉襟見肘的景象。

別處的耕牛祗用着耕田推磨做礱，此間却多一項踏紙的工作。所以東梓耕牛特別苦，一年四季無休歇，而東梓豢養耕牛的人家也特別多。牛太多了，平原牧地不敷分配，便有人放牛到高山頂上。一雨之後，奇峯怪石間，點綴着幾條老牛，兩個牧童在白雲外忽隱忽現，頗有詩意。

松林中多寒露菌（俗呼松菌）村童雨後採拾，價很賤，味很鮮。有時雨後暴熱，山坡上到處生長木耳，婦女們爭上山拾取，頃刻盈筐，和豆腐同煮，味亦鮮美。據說此並非木耳，詩經上的『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卷耳就是這東西。拾菌，捉卷耳，收松花，抓松球，都是山脚下婦女們最有趣味的工作。

山村婚嫁，盛行童養媳制，兒子四五歲，拖鼻涕的小媳婦便進門了，理由是省錢。因爲要省錢，免得將來圓房麻煩，小媳婦進門時，便點起紅臘燭，命令小兒女一同拜堂。據說有了此項手續，將來不用再舉行其他禮節，便可生兒育女了。貧苦階級，大都如此。至於殷實農家，當然也有迎婚送嫁之事。婚嫁中最重要的便是『吃』。六姻三黨要接一連二的吃上幾天，纔算大典結束。送禮的喜聯，多半僅有上下款，沒有中間的聯句。更有連上下款全沒有的空白對聯，在對聯盒子上寫『某某謹賀』也算一份厚禮，同樣在中堂懸掛。有次在一家喜筵上見一對聯：

避難武陵源，林密山深偶託庇。

洞房花燭夜，珠聯璧合看新人。

丁丑孟冬，避難東梓山中，適值××先生爲其賢郎××世兄授室。一門喜氣，滿室祥和。躬逢盛典之餘，益感里仁爲美，幸

此地峯巒無恙，欲借紅袖以勵青年看中原風雨如晦，冀籍家慶以避國難；是皆××先生賢喬梓之心也。　×××謹賀

似亦避難同志手筆聯句和跋語，似尚通俗，書法尤佳，可惜姓名已記憶不起來了。

山中少著名醫生，病人迷信求仙方。有一次我見一仙方爲『油木梳齒半只煎湯』我不懂得醫理，更不懂得仙人的醫理。可是求仙方的太太總是張別古進城隍廟見神見鬼的什麼都相信，吃下去有效沒效全不管。左近有一位患着偷糞老鼠的病人，吃了不少仙方什麼馬勃白狗屎在瓦片上炙灰……等等，當然！吃下去都不會中用。後來有一位賣野藥的大夫挑着擔經過，他說會治這病。他在擔上揀了一種藥草，放在嘴里嚼碎，吐在病人的糞門邊，一天一天的如法泡製，十多天後，果然給他治愈了。(前後共十六天)我問他這種沒有名的草髒得可怕，連根上泥都沒洗淨，如何治得病好？他說：『救人的東西，外表那里會好看？』

日月交替，屋前屋後的樹葉都變了顏色，在風裏簌簌裏地響。山上的功勞樹子，一球球紅得發光。在海上耶穌聖誕夜裏，這種紅得像天竹一樣的功勞子，帶着有刺的綠葉，每一球要索價四五毛錢。可是此間山裏却到處都生長着。野生不値錢，特別茂盛。有刺的葉叢，保護着血紅的子，在陽光裏分外顯着牠的嬌豔。假使將這山坡上一叢一叢的野生植物送往上海香港，牠便立刻身價十倍。(因爲將近聖誕節）我摘了不少回家，過幾天乾枯了，丟任牀頂刺老鼠。

富陽有戰事消息，飛機每天從山凹裏飛過，場口，窄溪混亂，深澳東梓關的空氣相當緊張，上塗山不能例外。因爲郵線的變動，來信收不到，去信亦發不出，愈無正確消息，愈慌張。東梓關，場口，窄溪，洋溪沙……，都開始逃難。新佳莊，老山塢，新山塢，下塗山，上塗山，都住滿難民，山谷中平添了數千人口。

山中不知陽歷，亦無星期。記得那一天是廢歷十二月十五，家家門口點着棒香，老婆子嘴裏喃喃地頌着佛號，大約是陽歷一月十三號吧！朝上起身後爬到山頂上瞭望，隱約聽到炮聲。漆着紅太陽徽號的大轟炸機，一隊隊頭上掠過。深澳已經閉市。我的朋友同我商議搬到上南塢去。

上南塢離上塗山五十里，離深澳四十五里，是高山上的一個山塢，有五六十份人家在那邊住着。因爲四面都圍着很高的山峯，交通很不方便，歷來亂事都不曾蔓延到牠那裏，所以今天又有很多人想到牠。我對於上南塢，沒有認識，聽人家說好，便跟着走。從上塗山出發，走完二十里平路，其餘便要爬山，全是山路了。老太太坐在兜子上發愣，坐在兩只籮筐裏挑着走的兩個孩子，又嫌屈着腿不

好伸縮有些脚痲，要坐到祖母兜子上去。內子自信擅長爬山，可是今天也感覺到有些不濟事。因連日陰凍山徑上凝結薄冰。愈到高處，氣候愈冷路愈滑。

清早七點半鐘動身午後一時許到達上南塢。我的朋友，這裏有熟人，租屋不十分困難。將行李搬進屋子後，開發了脚夫委實有些覺得倦，吃幾個麻餅，在地上攤開鋪蓋，納頭便睡。

第二天開始整理工作洋風爐，小鍋子，飯碗，筷……都檢查過了；飯碗和碟子，各碎了一只。喫朝飯缺一只碗，討論補救辦法（因爲上南塢買不到碗）我說打碎我的碗，應該我遲吃，內子央求我陪着老太太先吃，她候補。

右脚根上給草鞋刨掉一片皮，兀自出水。房東太太笑着說：『一個人受災受難，冥冥中有一筆賬目，不受盡不了賬。最好不欠賬，便不用了賬。你們委實太享福，爬山都不會。趕快念佛，求佛菩薩保佑，消災降福。』說完了，繼續着念她的佛號。我覺得佛教在中國，確有他的潛勢力。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區，往往會發現廟宇和佛像。她的勢力的發展，似乎純任自然毫不勉強。我們的房東太太很信佛，心經，彌陀經上的粗淺意義亦懂得，據她自己說只讀了兩年半書，所以讀不了更多的佛經是一件憾事。她不時同我們講佛的教義，亦聽得過去。我常覺得聰明人不成佛；成佛的或許倒是愚夫愚婦。

寒冬臘月，日短夜長，尤其是上南塢，四面挺高的山中間露出一方天，不到十點鐘見不到太陽，兩點半鐘以後又暮色蒼茫了。山頂積雪，不易融化。下雪的天氣平原上並不下雪。我勾留上南塢約三十餘天到有十五六天下雪或天陰，晴天很少，在上海嫌睡眠不足，可是睡眠太足，『過猶不及』亦是苦事。屋頂上積雪過厚，有時因一線陽光射在某一處屋角上，融化一角雪塊，而其餘的雪地仍堅凍着不讓融雪流出；這股水便湧進瓦縫滴入屋裏，浸濕你鋪子上的被褥。山上人沒法修理這樣的屋漏。

上南塢的生活程度比上塗山更低，炭和冬筍等，簡捷不甚值錢。可是住在這裏，却苦極了。不但陽光太少天氣陰森，而且什麼東西都沒有。難得挑來豆腐擔，物以稀爲貴，大家都搶着購買。因豆腐太輭，爛塌塌的挑着上山很不容易走。所以挑上山來的老豆腐，比上海豆腐干還老，從來沒有嫩豆腐看見。一切食粮米麵，都得央人趕到深澳去買。一天到晚坐在家裏烤火，五點鐘休息，十點鐘起床，這便是我們在上南塢的起居註。

山中食粮不全恃米麥，最重要的到是六角和粟米。還有一種樹根，他們亦敲碎了打成粉，調在粥糊裏吃。吃樹根的時候，你最好當作不看見，不要去作探險行爲，讓人家討厭。

時間已是陰歷的大除夕了。我不管雨雪，覺得無論如何，總得出

去考察考察當地的過年光景，據他們說，今年糖價太貴，白糖一元兩斤半，黃糖三斤四兩，年糕只能不做。他們都包粽子代替年糕，包粽子不都用糯米，有許多人用粟米或六角。至於送灶祭山神等，他們規定在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兩天工作，我只看見我房東一家的儀節也就算了。過年拜天地，只許男人行禮，女人須躲避。拜天地的時候，一家老小五六人並列在一起，一同跪拜。送灶轎子用篾爿做的，燈油掛落代替。元寶用黃紙摺就，不用錫箔。大約上海人家過一次年，他們可以過一百次。

陰歷元旦那一天，他們沒有什麼舉動，不過賭錢。房東中堂裏懸掛一幅祖宗神容，上邊共畫着五代肖像，末兩代肖像身上都貼一『囍』字。我正在納罕這『囍』字的用意，忽然立在我身旁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指點着說：『這一個是我！』原來他們在繪畫神容時候，將闔家老小全數畫上，活的人算是喜容，身上貼一『囍』字。將來壽終正寢，便將這『囍』字撕去，一勞永逸，也是辦法，不過在這一軸五代同堂的神影上，現在尚活着三代，最幼年的不過十二歲，元旦日祖父拈香對着十二歲的孫兒膜拜，也就是對着自己行禮，未免太滑稽了。

連朝風雨，據說是舊歷新年裏應有的現象。忽然有一位避難同志急急忙忙地搬下山去。謠傳富陽日兵有進撲桐廬模樣，是他們搬走的原因。我走過去探聽，又含含糊糊不得要領。山裏有一家雜貨鋪出售些油鹽醬醋，聽說因為避難人多，有此需要，也是應運而生的新開店。店鋪裏人很客氣，招待殷勤，因此不特雇客歡喜，便是談天說地，打探消息，也非到這兒來不行。陰歷新年裏大家沒事，都聚到這裏，更加熱鬧。我過去和大家江裏海裏的談了一回，問問有什麼外邊帶來的口信。有人說近來游擊隊很活躍，上南塢的山頂上，都有了他們的蹤跡，所以有許多逃難進來的人，現在又搬走了。的確！游擊隊正在各地找路徑，通聲氣，布置他們的游擊網。這裏也是一個可以埋伏的地點，當然不肯放棄。打聽明白了，我覺得這裏沒有我們久留的必要，搬出去是不差的。熱米打耙耙，一切得趁早。

有一位同學在麗水，我想到麗水看風色。一切同家裏人商妥了，老太太也同意。我便託人請領一張難民出境的護照。因為時局確實緊張，沿江一帶已有布置，沒難民護照不好走。有許多在山的難友見我也要走，同病相憐，各有各說不出的打算，慌張，無聊，依依惜別，種種的情感都在他們面面相覷中表露出來。但是集中在一點，許多人都主張離開上南塢。

陽歷二十七日那一天，記得是舊歷正月十五日元宵節，天氣陰霾，有些下毛毛雨，我們在東方沒有發白的時候，便起身裝配行李。路遠，又要爬山，每擔行李不得過七十斤，經挑夫擱在肩上試過，核

准，大家緊一緊腰間的束帶準備上路。四擔行李一擔，小孩四肩，兜子，唧接着在山坡上瀉下，時間約五點鐘。一路走來天漸明，雨漸大。經過深澳，何村，小潘，徐家柵，珠山，牙橋，下午四時到桐廬。在牙橋時候雨最大，警士檢查又最認眞，費時間最多。挑夫等都在這時候狠吞虎嚥地嚼他們隨身帶的乾粮——粽子。由牙橋到桐廬一段路天晴最好走，這一天因連朝陰雨的關係，泥滑如漿，擡兜子的脚夫，止不住滑瀉到田溝裏，我也沾得半身泥。他埋怨着說：『比擡死人再要重。』

儌倖得很，到桐廬碼頭上便雇到一只江船，這是在近日內可遇而不可求的幸運。桐廬到蘭溪本有快班船好趁，不過擠得要命，買不到高舖。現在自己雇到船，眞是逃難以來第一次遭到的如意事。我的目的地是麗水。目前計劃坐江船從嚴州到蘭溪為第一程；由蘭溪坐火車到金華為第二站；再從金華搭長途汽車經永康縉雲到麗水為最後一程。將行李搬上江船後，第一步計劃便算完成了。可是脚夫中有人丟掉臂上的證章，不能回去，央求我問當地鄉長警士聲明原委，補給一個，我發現他就是擡兜子跌斛斗沿途向我發脾氣的那一位壯士。他說話已輭化，不似先前那樣替天行道的橫蠻，滿臉橫肉裏帶些勉強的笑容。我替他去交涉，又費了不少時間，結果總算圓滿。概括一句說，這次我沿途碰到不少好人。

江船中有舖位兩排，每排分上下層，兩面對列。中間一條過路，晚上人多亦可在此地攤舖。開船要候潮水，看風色。晚上不開船，明天一早起椗。我得到這消息，覺得時間很多，坐在船裏無聊，何不上去看看。

大雨之後，忽然晚晴，好像天公有意為難，一定要使『路上行人欲斷魂，』嘗嘗亂離滋味。攜着手杖上岸，沒有一定目標。桐廬街上，駐滿軍隊。公園和民衆教育館，沒有一個游人。忽然想起睢陽廟裏一副對聯：『許偃師識素心，匝月殉城，終古全涯賚保障。顏常山同奮舌，凌烟繪像，至今率土仰英靈。』這對聯還是我的老夫子葉粟安先生背給我聽的。一時心血來潮，便聯想張睢陽先生當年為國捐軀的壯烈，『高山仰止，』很想走到桐君山去看看，因為睢陽廟聽說在桐君山上。可是桐君山又在那裏也不清楚。走不多遠，找到一位本地人，年齡約在六十開外，滿臉縐紋，鬍鬚上黏着一片鼻涕水，正在反關着他自己的板門，加上一具鐵鎖。我問他到桐君山去的路程。他說：『到桐君山去不遠，渡江沿着汽車路走！現在怕不方便去吧！』同時有一位兵士見我在那裏嚕囌，走來盤問，更有許多閑人圍攏來看熱鬧。我便將來意老實告訴了，他們也勸我不要去，並說明時間也不夠。我回船時，想買些東西吃，却只買到一瓶酒。

船上備的夜飯很好，一盤青菜，一大碟子韭芽肉絲，豆腐湯，羅卜

塊，都是我歡喜吃的菜蔬，尤其是韭芽肉絲，已經半年不會上口，兩杯酒，兩碗飯，津津有味，一夜熟睡，醒來船已解纜。

水聲櫓聲拉篷上桅聲收篷下墮聲，經過淺灘舟子撐篙吆喝聲，混亂了好一會，七里灘到了。由桐廬至此水程三十五里。七里灘的水面很曲折，巉巖急湍，有時好像沒有路，可是轉一個灣又是峯青水碧，跳出另一個新境界。此間風景最好的區域僅七里，故名七里灘。

喚舟子在釣臺邊繫纜，大家扒上岸去。臺有東臺西臺兩個，東臺好像高一些。事實上這兩個臺，便是東西兩個平頂而不甚高的山峯。因為牠很平，所以有人築亭在上面，這也見得我國人的善於點綴風景。釣臺離江面很遠，嚴先生當年常來往此地，後人紀念他，便稱為子陵釣臺，不一定他在這臺上垂釣。亭裏有兩塊碑，另一塊刻着宋隱士謝臯羽西台數字。臯羽名翺，福建人。宋亡後隻身到浙東徜徉山水，在釣台上哭文天祥，為什麼人家替他立這塊碑，可就沒法考據了。

七里灘間的水勢很急，曲折太多，沒有風時，逆流挽縴，前進很不容易，所以有『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之諺語。今天順風，舟子催着開船，便離山登舟。風景雖好，心緒不佳，更以天氣晴朗的關係，日機又沿江窺探，殊覺掃興。

舟行至烏石灘地方，江中潮水稍落，風色亦漸變，帆上沒有力，快船一變而為慢船，我初以為烏石灘即是漏江灘，友人金君，去年曾在漏江灘看捕魚，所以我腦海中有了『漏江灘面積數千畝，江流到此分兩派，水激如漏，中有巨魚』之印像。不意漏江灘早在我晨間睡夢中過去。出桐廬不遠為漏江灘，過漏江灘為七里灘，過七里灘為烏石灘。烏石灘離嚴州之嚴東關不過十四里。

船在嚴州停泊過夜。上岸游覽，夜市很寥落，店舖已全體上門。沿碼頭兩家茶園尚熱鬧，大家都在討論時事。大街上沒東西好買，僅有餛飩擔，買四碗給小孩子吃。

第二天早上，船又前進，向南港開行。江風甚微，掛帆無力，撐篙人吆喝着工作。撐江船比撐內河船吃苦，有多種原因。危灘，急湍，船大，載重，一切工作，都比『款乃一聲山水綠』之內河船緊張。尤其是撐篙及拉縴兩項。不常趁江船的人，見他們赤着脚在危崖淺瀨上曳縴，挺着肚皮在船艇上頂篙，總替他們揑着一把汗。可是船夫的身體特別健康，一天四餐，每飯七八碗，都生就兼人之量。

二月十九日下午六點鐘到達蘭溪。沿途除青山綠水外，尚有不少白雪也似的蘆叢，紅花也似的楓葉，相映成趣，可惜不曾帶攝影機，一幅一幅好畫圖都失掉了帶回來的機會。論江中風景，最好便是由桐江到蘭溪的一段。浙江共分五段：近杭州一段叫做錢塘江；

近富陽是富春江，桐廬附近曰桐江；嚴州附近曰嚴江；過嚴江便是蘭溪！其實還只是這一條水。

蘭溪爲金衢出入要道，平時商業頗繁盛，西門南門兩條大街，尤見熱鬧。八一三以後，各地都受戰事影響，蘭溪當然不能例外。南棗，密棗，白蓮等，都是本地的特產，現在因運銷阻滯，貨多價賤，貶價求售，生意反而不好。船靠岸後，我們上岸買兩斤便宜南棗，每斤只五角七分。當夜在船上過宿，不曾開旅館，以資節省。

二十日清晨因爲急於到金華去趁汽車，便開發了船錢，直赴火車站。預計到蘭溪後一游趙清獻公之告天台，亦只好作罷。火車於上午九時開行，離上海以來，趁火車都在夜間，白晝乘車，在我逃難中還是第一次。由蘭至金，相距僅二十餘公里，一小時即達，以時間和心緒的關係，不敢休息，到達後即又直赴汽車站。陰雲密布，北風怒號，似有雪意。

汽車站上因車輛不敷，開車時刻不能一定，旅客擁擠得很。從金華到麗水，票價三元二角八分。我們自上午十點三十分到站，直至下午四時才買得車票，差不多等候了一天。汽車站上之小店和大餅油條攤，都利市十倍，搶購一空。行李都裝在車頂上，圍以鐵欄，尙算妥當。旅客大半是逃難團體，由此過路，所帶行李中，以馬桶在汽車裏最難攜帶，都拋棄在車站上。脚夫爭奪馬桶，也起了一陣小小的糾紛。五點鐘後，雪花亂飛，汽車也就開行了。

因下雪的關係，汽車開得很慢。可是走了不多路，機件損壞，依舊拋錨。修理了好久，勉強再開走。路面不甚平；沿山曲折，開車不易。據說築成這條公路，的確費了不少人的心血。因爲一路都是山，往往築路築到無路可通沒辦法的時候，便用開山機鑽巖石成巨穴，在穴孔中裝滿炸藥，連一接二的將山石炸開。炸開以後，再用人工將碎石塊搬去，鏟平路面，方算初步成功。鑿山工程，砂石山比較容易，純石山最難。永康到麗水的一段，便是純石山，鑿路時候，困難最多。

汽車顛簸太甚，多數乘客嘔吐。時在夜間，緊閉牕門，車中漆黑，一股一股熱騰騰酸溜溜的嘔吐氣味，衝進鼻管，眞令人忍耐不得。推開半扇玻璃牕換些空氣，風雪又直打進來，趕快關閉，却又關不上。勉強在風雪牕洞口遮遮掩掩，一直到縉雲車站，汽車委實不能再走，又第二次拋錨停住了。

大家下車，擠在縉雲汽車站上的一間小屋子內，等候先前開到麗水去的車子回頭來接。一面汽車站上的職員打電話到麗水去催。那邊回電話說車子已放回多時，等而又等，却不見放回的車子。夜深人靜，簷前滴水，好像打更的更柝『滴篤』『滴篤』在門外響。我們三十餘逃難同志和三位兵士魚鱗櫛齒似的坐在兩條木板櫈上談論戰事。汽車站隔壁有一家已經收市的麵店，經大家去

敲開門，出錢買米，央求他代煮一鍋薄粥，每人喝一碗，覺得和暖了許多。

東方發出魚肚白的顏色，風雪也漸漸停止。小孩子們東橫西倒的在牆角邊打鼾。車站上得到電話，知麗水回頭的車子，因中途山崩，被阻在鄰近縉雲的一個站上，須路工將坍下的泥石搬開，才好通車。電話過後，又一直等到上午七時許；大家眞急了，商得站長同意，再把昨夜開來的一輛拋錨車子勉強修理一下，慢慢地開出去，送我們到坍山的地方。我們下車步行，扶老攜幼，爬過坍山的一段路，再鑽進麗水回頭的車子裏去，才算過了一重難關。

縉麗路長四十二公里，山路崎嶇曲折，當年工程上的困難，可以想見。山坍的一段路，坍下泥石不多，再有半天可以肅清。我們鑒於上一天嘔吐的教訓，一上車便把車牕開了，因爲今天沒有風雪，又不是黑夜。經過老虎頭，大瀑布橋，牛厄灘，等地方，山路都很險峻，車仍顚簸。汽車隨山轉灣，駕駛另有經驗。就風景論，大庭廟前一段，似乎是縉麗路上最美麗的一段。一條曲曲折折的溪水，碧綠清冽，可以照見鬚眉。一輛車子，在雙峯夾峙的中間，沿着溪流慢慢地向前推進，奇峯峭壁，都做了我們兩旁的屏障。有時好像伸出手去可以摸到山壁，實際上還離着山壁很遠。最可惜的在玻璃牕外望出去，總是看到山的一部份，絕不許你窺全豹。這樣『人在畫圖中』的行行復行行，居然忘了車子的顚簸和車中一部份人的嘔吐。

十二點鐘到達麗水。麗水的城牆，似乎只有半圈，還有一半是山，聯合起來成一個縣城，地勢很好。在離着汽車站不遠的地方，找到一個小客棧，叫做連城旅館，就近把行李搬了進去。單人舖房間，每天一元二角，飯每客三角，似乎不算很貴。客棧離市梢不過百餘步，逼近山麓，後面有稀疏的樹林，空襲警報時可以趨避。我一一看過了，才回到房間裏去洗臉漱口。

午後，走到縣前大街去訪問我的同學，不巧得很，他已搬到湘潭去，因爲他的岳家在湘潭。無情無緒的回到旅館裏，在半路上逢到空襲警報，市廛民衆，排山倒海似的向山脚樹林裏趨避。全市店舖板門，早都像排班報數的連一接二關起來，劈劈拍拍一片響。我算是曾經滄海，表面上比較他們鎭定，不過心理上却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安寧地狀態。

旅館裏住在我隔壁房間的周先生，是太倉人，萍水相逢，一霎時變成逃難中的知已。可是給周先生提起了溫州，我也想由溫州回上海，因爲我先前要投奔的同學現在已經不在麗水。至於上海租界裏的局面，聽說比半年以前（我們離開的時候）好轉，似乎可再去苟安幾時。

老太太的意思，要我到溫州後轉赴廣東做一點應該做的工作。

後來决定先送家眷從温州回上海，安頓好了，再圖跋涉。

二月廿一日上午七時，一家八口又託庇在一只兩頭尖的小艄船上，開始向温州進發。小艄船的主人是一對夫婦和一個小孩。我和太倉周先生各人佔據一只小船，用纜繩將兩船並頭連繫在一起，掛着布帆，耐着性兒伺候着風力的遲速為遲速。船尾沒有正式的舵，用划槳作舵。船公捉舵，船婦燒飯，一路上到也井井有條。吃飯時船上供給白飯沒有菜，每客五分。船艙用篛篷圍遮着成弧形。旅客宛然坐在一個圓筒式的艙管內。臥倒的時候，又像一排新開聽的沙田魚。船艙的面積，委實太小，行李沒法安排，只得去了艙板，塡塞在艙底，人便在自己的行李上坐臥。可是終日坐臥在這高低凹凸的行李山上，睡倒時候，固然建樑架屋似的左右為難；坐直起來，也受到圓筒形的拘束，彎腰曲背，沒法擡頭。肩背都有些酸楚，尤其是六十多歲的老母。

舟過石門洞本不打算停泊，因身體給船艙束縛得太苦，便大家主張入洞游覽。目的在暫時恢復腰背的伸舒，並不在乎風景上的收穫，時間規定以半點鐘為限。

石門洞的兩旁，雙峯夾峙，形狀和兩扇門相似，所以叫作石門。這兩座山門，一座是鼓山，一座是旗山，可算旗鼓相當。洞中有靈佑寺和劉文成的祠堂。劉公係九都人，九都離石門不遠，祠堂便是劉先生當年讀書處。最著名的石洞飛瀑，便在祠堂後面。瀑布很大，從極高的凸出處瀉下，中間懸空，上邊瀑頭的水塊墮至下面瀑尾時，已分化為千百萬箇細水點。噴珠濺玉，如烟如霧，小孩子們都拍手叫絕。瀑布池中有一塊癩頭鼋似的巨石，承受瀑布的奔放，將瀉下的瀑水分作雙流。池水甚清，作深綠色。瀑布的來源在天門嶺，離此三十餘里，可稱得源遠流長了。四面風景絕佳，眞是有木皆妍，無峯不媚，可見天下沒有徼倖成名的名勝。

從石門洞返舟，身體上的蜷曲不舒，已漸見痊愈。大家希望風大，讓布帆吃飽了走得快些。可是事實却不盡然，行行止止，廿三日下午四時才到温州，已兩日兩夜。幸天公不下雨，船裏沒有漏水，沿途一切順利，身體上受些委屈是應該的。

温州在甌江南岸，東面臨海，西面背山，温和的氣候，美麗的山水，豐富的物產，是一個巨島式的城市，所以有人稱讚牠為小香港。現在站在國防的最前綫，形勢異常重要。又因為甌江口外的黃大嶴島子，已被日艦盤據，更受到相當的威脅。所以內港門戶如盤石，龍灣兩炮台，外港屏障如玉環山峯，防務都很嚴密。我們到温州那一天的上午，便在舉行防空演習。

温州的山水，如羅浮，仙巖，孤嶼，湧泉，蒙泉等，都很著名，所以蘇長公有『能使江山似永嘉』的詩句，可見古人對於永嘉山水是推

崇備至的。我急於送眷屬回上海，急於粵桂之行，打聽得廿四日下午有海福輪船開上海，便急急忙忙地去買船票，游山玩水，已置諸度外。

在溫州買了兩籃柑子，每籃有七十多只，不過四毛錢，便宜透頂。據甌江逸志載：『溫州之柑，泥山爲最，泥山地不彌一里，所產柑其大小六七寸，團皮薄而味珍，脈不結瓣，食不留滓。一顆之核才一二，間有全無者。』又王梅溪先生也說溫州的柑子同福建的荔枝稱雙絕。可是我今天買到的柑子，團皮甚厚，帶些苦味，不知什麼緣故？上海市上黃皮苦橘子，大家都稱牠爲溫州貨，那末溫州柑似乎是不甚好的。唐書上的溫州土貢橘和甌江逸志上皮薄味珍的東西，偏處去尋都買不到。據說溫州柑只有這一種，那眞奇怪極了。

輪船上的官艙房艙已賣完，不得已買了幾張統艙票，每人七元，舖位另購。後來同機器間裏的一位銅匠司務商量，將他們的臥室兩間讓給我們，每間二十五元，這種辦法，他們船上的術語叫做『撈黃魚，』不曉得什麼意義。二十四日上船，二十六日下午一時到上海。一路進吳淞口，見浦東一帶，已成灰燼，浦江裏獨多黑色的運輸艦。插太極旗的小船，也有幾只在水面上遮遮掩掩地活動。回憶我們流離轉徙的時間，已經半年多了。

中國國貨銀行香港分行

經營 儲蓄 放款 匯兌 信託 等一切銀行業務

地點 香港德輔道中

電話
營業部……三叁二一八三
會計處……三叁二一八四
國外匯兌部……三叁二一八五
經副理室……三叁二一八六
總經理室……三叁二一八七

國內商埠・國外大城・遍設分行・均可通滙・

三三一〇四七

西行一萬五千里記［中］

諦佛

第七章　重返貴陽

自昆明至大理，雖有一公路可通，而余終未前往；因有自香港來此之英國官吏二人，方自衡陽直抵大理，中途車損，及返昆明，爲余言及公路之惡劣，據云其中三分之二，僅以泥土鋪築，車行苦甚；而著名之大理市集，現亦未見舉行故也。且自昆明至大理往返須四日之久，車行艱困，不無憚色；深覺駕駛摩托於中國內地，僅足爲往返各地之簡捷方法，行車樂趣，實已蕩然無有矣。

抑復有進者，雲南地處邊境，距海岸至遙，汽油市値，受高昂之運費，以及各種苛捐雜稅之影響，昂貴如金，行車於此，尤非合算，遂幡然改計，啓程作重慶之遊。昆明與重慶之間，近尙無直接之公路可通，乃先行至貴陽。

時貴州天氣，業已好轉。一路行來，彌覺輕快，勝過來時多矣；惟沿途迭遭車胎損裂之厄，修理需時至久，非然者二日行程，已足重返貴陽矣。沿途所經峻削之山坡，時有巨石下墜於路，車行過此，如引而避之，則懸崖險谷，近在身側；如跨巨石以過，則尤有傾覆之虞。余初遇此，引車稍避，以爲絕無問題，不料氣胎仍爲巨石所觸，以致割裂。其後有遇此者，不得不遣余僕，先行移之路側，引車緩行而過，方得免禍；此爲山中旅行時所常有者，讀者其志之毋忘。

第一夜，宿於盤縣一西班牙教士家中，以法語晤談，不免言及西國內戰近況。盤縣雖有汽車公路直達，交通尙稱便利，但外來郵件，寄遞至緩，故渠所得戰況，余已知之甚諳，不免有明日黃花之譏也。盤縣適居山麓，故有一特異之點，即其城門之一（大約係南門）築於山巔，故欲離此南行者，勢非先登山巔不可也。

翌晨，整裝待發，於郊外一曠場之側，參觀大隊市民作公民訓練。有若干年長之紳士，亦列隊其間，爲狀雖不無勉強，但亦狂呼「一，二，三，」奔馳跳躍，一若靑年之學子。前過盤縣，其地公路站長嘗拒余商購汽油者，今復見之，依然執拗，不肯助人如故。余卑詞向索少許之水，以備水箱之用，渠僅遙指一小河，謂可儘量汲取之，終不允余之所請也。

是日，上下盤旋於山谷之中，爲程至修，若無止境。車行至晚，以不及趕抵貴陽，止於安順。安順範圍雖小，省內亦甚多面積相類之市

三三一〇四九

鎮，但黔人均以此爲一大鎮。是晚宿於內地教會所辦一醫院內，院爲教會中一特定之基金所創立，專備苗民診療之用，但落成至今，來此就醫者，則大都係華民而非苗族也。次日車抵貴陽。

自貴陽北指，以至揚子江畔，幾如一垂直之線。中經遵義，爲程一百英里，與一外人同行，渠於此間道路，甚稱熟悉，得此識途老馬，精神愉快，無與倫比。時路途坦廣，車行尤極感舒適。沿途田陌縱橫，觸目盡係紅色白色或紫色之罌粟，色澤鮮豔，至足動人，以其地盛產雅片故也。時罌花已熟，見有若干鄉農正匍匐田間，搾取其漿。來自南京之旅行視察團，行將過此，而沿途所植，未見有人予以伐除，如雲南各地然者；當局或以此爲無裨實際，故坦然不欲加以虛飾也。

沿途見行旅往來甚繁，其中來自四川之運鹽者，尤絡繹不絕。余等車過一寺，寺側有一極大之樹，累累然懸有草履無數，均爲運鹽苦力所御以護足者。

過遵義後，復入山嶺地帶。及至傍晚，過一高逾五千英尺之崇嶺，其名爲何，已不復憶，僅知其以險惡著稱。貴州省內山脈，雖有較高於此者，但崎嶇峻削，巨石累累，車行之苦，未有甚於此者。所幸天氣晴明，未遭意外之厄；一旦天雨，勢恐未易通行矣。崇嶺之巔，有騾夫守視其已死之騾者，據稱其騾因病至此驟死；實則山嶺峻險，以余等經歷所得，所稱病死，或係指心臟失司而言也。騾夫對其已死之良伴，爲狀似未嘗有悲痛之色，深疑其騾非已有，余之深表同情，良覺無謂之至。

以山路峻險之故，夜來聞人談及公共汽車慘遭顛覆以及暴徒乘機刼奪之事者，歷歷如數家珍，余等竟得平安過此，未遭意外，至足欣慰。實則此等強徒，自中央軍九十九師之部隊進抵此間後，早已聞風遠颺，絕跡久矣。九十九師均屬精壯戰士，散駐沿途各鎮。余是夜宿於松坎，所見尤多，以此爲進抵四川邊界最後一大市鎮，亦如公路汽車之第二大站，地處衝要故也。

翌日行進四川省境，抵綦江，路途至爲曲折。此時景物驟異，川中特有之風景，已綽約在望。其地山不甚高，而淡淡藍色之雲霧，迷蓋峯頂，山間田陌縱橫，如星羅棋布，與夫黑棟白牆之田舍，疏密有緻，宛然置身畫境，饒有異趣。行車北指，氣候隨之變化，田間泥土，亦漸見乾枯，使人一望而知大江以北近方亢旱成災也。

鐘鳴二下，行抵揚子江邊。自貴陽至此，費時一日又半，爲程計三百英里。余下車稍憩，擬以大江爲背境，爲余車攝取一影，以留紀念；突有一警來，立於鏡箱之前，遽向余作例有之質詢。余請其稍俟，未允，遂未攝得；而余亦終未以其渴欲質詢之詳情告之也。

余在滬所捐之汽車執照，據云可通行十一省之多；及至四川，竟爲當局所否認，不得不另行繳費四元，方允通過。此爲中國特有之

政治異態之一，沿途所見甚多，殊記不勝記也。既付買路之資，乃作渡江準備，以為此必歷時久，甚且艱困特甚矣，結果渡船雖小，竟而穩速異常，未有意外，渡資二元，則昂貴一如他處。渡江時，無事足述，惟余為補攝一影，起見囑機匠為余駕車以至渡船，以開駛過驟，後車身之彈簧竟為所損，至足憾也。

渡江達重慶，以有盤道之故，車行至稱簡捷；已無舊日步登石級之苦況。盤道既畢，余等即疾馳至現代化之重慶。

第八章　蜀遊紀感

A　犬吠日出之四川天氣

重慶自外表以觀，殆已為一完全近代化之都市：廣坦之街衢以及崇樓華屋，所在多有，其中如各銀行所建之大樓，壯麗華美，尤足注目。昔日湫隘里巷以及恃為交通利器之肩輿，今已不可復見。取而代之者，乃為摩托車與公共汽車，風馳電掣，招搖過市；與夫千百成羣之人力車，遊行待雇而已。

其地復有一特殊之交通用具，為他處所未見者，即沿途有一種兜攬乘客之汽車，隨地可以搭乘，亦隨時可以停車，無特定之站頭，亦無規定之路線，車中乘客有時多至十人者，每人所費僅銅元數枚。其營業方針，係鎔化街車與公共汽車於一爐，旅客無不稱便。至其最終之目的地何在，以及車內乘客如何分程，不致互相抵觸，則非余之所知矣。重慶多崎嶇山道，故人力車之行駛，殊不相宜；嘗見車行極峻削之山道，挽車者挺身緊持車柄，嚙齒疾行，氣喘如牛，為狀至殆，而乘車者仍泰然自若，深足異矣。

重慶亦有自來水之設備，但尚在孕育期間，普遍發展，尚須有待。其水管龍頭，僅設置於路側，以備公用，私人住宅，現尚未及普設。龍頭相近，均有一售水之店，僱人汲水，按桶出售，挑送附近住戶。

重慶雖具有此種近代化之形式，然余實未嘗因之有良好之印象；良以聞見所及，渝人似尚多保持舊日之見解，饒有排外之思想故也。偶遊街市，輒有若干兒童口呼種種不堪入耳之言詞，尾隨其後，殊使人不勝其擾。余環遊內地，此種情形，見之屢矣，似無予以重視之必要；惟此在重慶，隨時隨地有之，而軍警林立，成年男女亦隨行左右，竟未能稍予制止，良足怪異。鄉人無知，閑坐茶室，或憑樓俯視，有時興之所至，拍手歡呼，則尤有使人哭笑不得之苦也。

學生之參加政治活動，在中國其他各省，現已罕見；而在重慶則尚風行甚盛。嘗見有年幼之男女學生，兀立於火油箱上，於通衢鬧市，為公開之演說，指述外人侵華之罪惡以及其他各種毫無價值之事。聽者無不為之驚駭不止。偶晤重慶市長，詢以渝地印象，舉直以告，自知不易得其同情；實則重慶實際情形如此，徒負近代化之

形式，而無近代化之實質，若求外人之稱許，亦戛乎難矣；然此非重慶一地已也，四川其他各地，亦莫不如此。余當於下文一一爲讀者述之。

余遊重慶時，天氣雖好，但余尙覺其潮濕難耐，若身受重壓，極感不適。川人有言「犬吠日出」者，良以川地罕見日光，重慶尤終年雲霧籠罩，不易一見陽光也。近月來大江以北，久旱成災，重慶已久受陽光之洗禮，殊屬空前所未有，蜀中之犬，或已久吠喑不成聲矣。

概括言之，重慶殊不宜於居住。外人之在重慶者，輒多謀居於隔江之山間，每日渡江來此，習不爲怪，其理在此。留渝兩日，即啓程赴自流井，欲一觀其着名之鹽井，重慶因無可留戀者也。

B 成渝鐵路

自重慶至成都之公路，全程計長二百八十英里；雖已有十年之歷史，殊碌碌無足稱述。余循此以至自流井，目擊路面粗劣，損毀不堪，似已數百年未經修繕者，每小時之速率，竟不能超過十五英里；而外人有曾於一日之間，畢其全程者，良足異已。

此或係成渝鐵路「終」已動工建築之故，因而無暇爲公路之修繕。（成渝鐵路之建築，收容災民爲數至夥，殊大佳事）余稱「終」者，實因成渝鐵路計劃已久，路款之籌募，尙始自二十五年以前；一九一一年川民力爭此路係屬省有，不應收歸國營，因爲爆發革命之一因，其出來固已甚久也。

惟事有出於歷史上意料之外者，今日成渝鐵路之得以實行建築，乃出於上海各華商銀行之借款以及法國人之資助，終非四川人所自建。鐵道路線，大部分係依現有之汽車公路；雖非若山西之鐵路，全部就原有之公路鋪軌以成，惟因路線雷同，跨越公路之處甚多，現有公路勢將成爲廢物，則可斷言矣。據聞鐵路當局擬出資貼付公路處若干款項，俾其另築一線，以免雷同；此或係公路之所之日見窳敗，不加修繕之眞實理由也。

成渝公路，除有二處低矮之山脈；一在重慶附近，一距成都約十里左右外，餘均坦易，甚少起伏之勢；故沿途景色，殊平庸無足稱道。離重慶未久，遇一山脈，進入蜿蜒曲折之盤道，中經若干橋樑及一地道。初經其地，深覺可異，良以山非高聳，殊無建此盤道之必要；後聞人言，謂附近有一軍人之家塋，建路之初風鑑家戒勿及此，否則恐大不吉，乃築此無謂之盤道，紆迴避之，於是恍然大悟。

午後抵碑木廠。其地適居成渝之中心點。渡河而東，止於內江。川人讀「內」若「麗」；而讀「麗」仍作「麗」，殊使初至其地者，爲之茫然不知所指。咋有一長橋正在建築中，故仍乘舟以渡，惟此爲成渝公路上僅有之一渡處也。內江地甚僻窄，車行街衢中，至感困苦。路人有麕集視余者，尤不勝其煩囂。車行過市，行人多不肯讓

道，似有倖倖之色者。

過內江約一英里，折入一支路，以達自流井，計程三十英里。路爲川鹽管理局所建，良好勝過成渝公路多矣。川鹽管理局主任繆君，勇於任事，近爲救濟災民起見，另闢數支線，現方在鋪築中也。其中有銜接五通橋另一鹽區之支線，一旦落成，可使重慶與嘉定（今稱樂山）得有直接之聯繫，毋須繞道成都，尤屬重要。該局爲救濟旱災，用費達六十萬元以上，收容災民幾及三萬之衆，造福川民，良匪淺鮮；而收效之溥，較之省府當局，尤勝過多矣。

約六時許，抵鹽井區域。自遠處望之，見有高聳之吊車，叢立成林，管形之物，縱橫羅列其間，白色屋宇，疊置高山，鱗比櫛次，爲狀乃絕似美國載雪斯州或嘉利福尼亞所見之油池。

第九章　四川之鹽井

自流井爲余此次旅行中最感興趣之一地。古舊之製鹽方法，以及隨處可見之破碎竹屋，使人陡憶海斯勞賓孫滑稽機器之影片。鹽之採製，手續繁複，與景德鎮之製造瓷器相類。自流井廣約九方里，有鹽井約一千五百具，煤氣井約二十五至三十。

製鹽之程序，分立各不相侔；如鹹水井，如煤氣井，如鍊賚處，大都各有其主屬。其他如鹽水之汲取以及鹽之運送，甚至鹹水之輸送於各處，亦均有其個別之組織，負其全責。各種工作，均由水牛及苦力任之；苦力之就僱於此者，爲數至夥。

即繁重而困苦之掘井工作，亦均以人力爲之。掘井所用之器具僅係一尖銳之鐵桿，與一長而鬆軟之竹竿相聯繫；竿之中間，有一弓形之物，亦係以竹爲之。另有木製之軸，竹竿繫於其上，兩端各有苦力六人，分爲兩隊，依序更替，立於其上，以發生動力。一隊立於軸上，另一隊即跳躍至地，軸遂依以推動，如幫浦之柄然。

軸之一端，受六人之重量後，掘井之鐵桿即表壓上昇；及六人跳躍至地，鐵桿即乘勢下降；同時長而鬆軟之竹竿，亦隨之俯落，由立於井側之工人，隨手抽緊其中間所繫之弓形之物，使掘井鐵桿發生旋轉之動作。井內鑽掘所得之泥土，係先以水注入，復以巨竹製成之桶，汲之而出。竹桶之底，有活動之瓣，可以隨意啓閉，井口堆有此種汲水之竹桶甚多也。

以此種古舊之方法，鑽掘鹽井；如工作得順利進行，據云每日可掘得二英尺左右之深度。惟粗陋之工具，時有損壞；意外變故，層出不窮。鹽井有須掘至二千至四千英尺之深者，一井之成，有時須費時十年至二十年之久；故掘井成本，至爲鉅大，若無雄厚之資本，自不易爲之。至煤氣井及鹹水井之掘法，大致與上述各節相同，惟煤氣井一旦掘成，即以竹管通之達煉賚處，井口即行封閉，不復顧之

矣。

立於軸上之工人，跳躍上下，終日不止，視之殊有異趣，使人流連不忍遽捨。惟偶而念及一井之成，動輒十年或甚至十年之久，此種工人，乃畢生注力於此，以至老死而無怨言，輒使人不能無動於中。此東方民族苦幹之精神。其所以異於西方民族者，卽在此歟。吾人雖不知工程爲何物，但觀於此種古舊之掘井方法，姑置科學之發明於不問，亦無有不心有所疑而思有以改良之者；然而川人墨守舊法，迄今或已千年，固未嘗敢問其效能何在，深足異已。

以鹹水製成白色之鹽，工程亦至稱繁重。初以竹爲桶，長約三十英尺，徑約三吋，適合井口之大小，其底有瓣，可資啓閉，口則無蓋，用之爲汲桶，自鹽井汲取有質之水。桶頸繫一巨索，引入於高約六十英尺之吊車，車有滑輪，巨索經過其間，以至一直立之筒，自此再至一碩大無倫之橫筒，筒以竹柳所製之物爲座，置於一甚大而黝暗之室內。

鹽場所用之水牛，亦宿於室內，工作開始時，牽牛五六頭，繫牛於轉輪之齒，驅之循橫筒而行，巨索繞於筒上，遂漸次收緊。此種工作似較掘井爲輕而易舉，但亦有其困難之點；第一：繞行圓筒之牛，必須各隨一管牛之人，執鞭策之，使其循行不息；第二爲收繞巨索於筒上不致散落起見，水牛繞行之圓徑，不得不作傾倚之勢，終日繞行其地，困苦亦可想而知也。

總之，鹽場內種種事物，無不離奇。偶立暗室之側，聽轆轆輪轉，嗚嗚牛鳴，雜以管牛人之狂呼，鞭撻之聲，異音雜作，恍入夢魅，若非人間所應有者。

巨索繫於汲桶之頸，有稻草一束，縛於附近之處，以爲表記，俾使井側工人，得以依時囑令管牛人驅牛緩行。俟汲桶出井，工人卽以一鐵鈎啓桶底之瓣，瀉鹽水於一巨型之木桶中。於是卸牛離轉動之輪，巨索怒卸，桶復自動墜入井中。如此一收一放，周而復始，每次可汲取鹹水約三百磅，費時可十分鐘至二十分鐘，依鹽井之深淺爲度。鹽場一工人，曾舉以語余曰「以此時間行路，可及二里之遙也！」

鹹水與煤氣井，散處各地，無一定之格局，亦無一定之計劃。故鹹水汲得後，以距煉煮場甚遙，有時並須越過若干山嶺，方得注入蒸發爐中，煉煮成鹽。蒸發爐係以採自煤氣井中之煤氣爲其燃料。鹹水之輸送，則以竹爲管，去其竹心，銜接而成。鹽場各地散佈至夥，長達數千碼焉。

因輸送鹹水之故，不得不提之至相當之高度，方得依勢注瀉，暢流無阻。此亦以人力爲之。法以若干汲桶，繫之成鏈，置於踏車之上，由二三裸體之苦力，高立車頂，於蓬帳掩蔽之下，以足踏之使動，鹹

三三—〇五四

水乃源源自低處流入於較高之處。較高之處，復有同樣之踏車，引動汲桶，提之高處，至能輸送鹹水入於水管，以達蒸發爐中時爲止。每一踏車，大約可使鹹水流入二十至三十英尺之高處。余嘗親見一處，有踏車聯繫至七座之多者，依次提高達一百餘呎之高度。

高山之頂，或在必須輸送鹹水至極高之處時，另有一打水之塔。塔中亦有若干汲桶，繫之成鏈，塔作垂直形，高約五十英尺。有一水牛。繫於轉輪之鈕，負之而行，輪動汲桶隨之，鹹水乃源源注於一定之高處。

鹹水自最高之處，流入一棚中，儲於各式之巨桶中。棚中工作情形，頗似電話公司之交換機；余無以名之，名之曰鹹水之交換處，至爲恰合。棚內約有巨桶五六事，女工若干。手各持一長竹竿，竿各繫一甚大之木塞，可置木塞於桶底，以止水流。亦可以拔去桶底已置之木塞。使鹹水自高處流入者，得以分別輸送至其應至之目的地。其一舉一動，嫻熟自然，亦極如電話交換室內之女接線生，所不同者此間女工年齒均已甚長，無足動人，不若女接線生之秀色可餐如吾人所習見者耳。至鹹水之應送至何處，以及輸送有無錯誤，此五六女工係以何法鑒別，則非余之所能知矣。

如鹽井適在較高之山地。則輸送方法，較爲簡易；僅以若干苦力，以桶汲之，負至相當地點，傾入桶中，任其流入煉煮之處。

鹹水自高處流至煉煮處，先入一巨型之水糟中，由若干苦力隨時汲入蒸發器中。煉煮處亦以竹爲棚，占地甚廣，磚製之爐，羅列成行。爐上各有一大而平底之鐵鍋，鹹水卽注之鍋內，以煤氣煮之，使其蒸發。（此種鐵鍋，爲簡陽之特產，他處無之。簡陽有河，亦稱此名；余返重慶時，曾一度過之。售鐵鍋者，初以帆船載之渡河，以至長江，順支流以至自流井。）採自煤氣井之煤氣，此間亦用以燃燈取光，法以極小之竹管，通之煤氣儲藏室中。以石膏塗其口，作嘴狀，以火燃之，煤氣源源自孔隙中任其漏洩，末之顧也。

鹹水入鍋，經第一次之蒸發後，積塊黝黑，其堅如鐵。溶之成液體，洗淨再煮，乃成潔白之鹽。鹽塊以竹蓆裹之，每方約重六十磅，儲於政府所設之鹽棧中，購者須先付款至銀行，持其收款憑證，至棧提取。川鹽銷行甚廣，供不應求，購者均須付款預定，方能得之。聞最近二年內，此間鹽稅所得，爲數甚鉅，均如數解繳國庫，非屬省有也。

川鹽管理局近甚注力於製鹽方法之改良，以及工作之革新。近已有少數鹽井，備有新式之機械，但尚未臻完善；現有者僅以蒸氣機代水牛之力，以鐵線代竹絲所織之巨索，以鐵管代竹製之水管而已。主要之幫浦抽水機，仍付闕如；而蒸氣機則用煤而不用煤氣，尤屬可異之一點。然新式之機械雖尚未臻完備，而製鹽所需之時間，較之舊法，已可縮短至四分之一矣。

至當地所有之煤氣，應如何使用，方稱合理，聞川鹽管理局業已通盤籌劃及之；惟以煤氣之使用至廣，深以其壓力不足，未易引之達較遠之處爲慮耳。然就余意料所及，則以爲此種形同浪費之煤氣何以不能使之爲合理之使用，其理由或不在實施之困難，而在乎煤氣井各有其不同之主人，誠恐利權衝突，統制不易耳。

余在自流井寓於一西人家中，承其殷勤接待，良用心感；其時英皇正舉行加冕盛典，余並得於無線電中聆及典禮之進行以及白宮歡呼之聲，中心尤覺快慰，而此間種種景色，光怪陸離，見所未見，宛然置身數百年前之世界，引人入勝，亦覺流連忘返。竊念二十世紀，科學之發明，日新月異，如鍋輪，如發動機，如第思蒂爾之引擎，吾人見之已多；一旦行至此間，一切工程無不以人力及獸力爲之，若深以科學上之機械爲卑陋不足恃者，使吾人一變其眼界，咄咄稱怪不止，此行良不虛矣。

川人墨守舊法，以此行之已久，絕無可以非議之處；如有人以此爲評論之資料者，必將呵之爲妄誕。惟就余觀察所及，請以經濟之原則立論，實有不得已於言者，卽自流井採鹽方法之古舊，殊爲任何國家所未有，工作繁重，而收效微薄，是其特徵。

第十章　馬可波羅之法螺

A　李二王之河堤

自自流井至成都，爲程一百六十英里，車行甚適。沿途見公路兩側，農田乾枯如骨，且多龜裂，足證亢旱已久。鄉間田舍中，見災民麕集，大有人滿之患，惟車行所過，余雖留神注視，實未嘗一見路斃之屍體，以及骨瘦如柴奄奄待斃之災民如意料所及者。或因災民之得以行至公路附近者，均係比較康健之人，內地景況或有不忍卒觀者在也。惟余有不得不言者，據救災會中一華人見告，川災嚴重，實因當局施政之失當以及漫不注意之故，是人禍而非天災。其言或有至理存焉。

成都之南，有羣山環繞，越山嶺乃至成都平原，遊目所及，景物驟異，路側農田俱注水甚滿，繁盛之稻，浸淫其中，汪洋無涘，狀似一極大之湖沼。聞成都平原雖遇久旱，不虞無水，因距成都三十英里之灌山，有自古著稱之灌溉計劃。水源得以調節，故也。珉江自山中流出，經灌山成一巨峽，築有各種水堤水閘以及溝渠，使水流分潤各地，無過與不及之弊。由來已久，頗具科學思想，甚足驚異。

據傳此項計劃，爲漢時一「李二王」所建。其人有一治河名言，鐫於灌山一寺中之石碑，今尚可見。其言曰：「疏浚河床，勿徒高築堤岸。」堪稱深悉中國河道弊疾之所在，應爲治河者永銘毋忘，不僅珉江一處然也。聞灌山民衆奉行不匱，迄今已二千年矣。

每屆冬日，河水較低，卽以竹筐盛巨石置之河中，築堤止水。並疏浚其河床。河底有巨石爲標，以示正當之深度。春日水盛，乃開堤任水流入成都平原，開堤典禮年必一次，盛況至足觀也。

據聞馬可波羅亦曾一度至成都，稱其地曰「新大府，」人或有未知之者。事而果確，則渠於遊記中所稱「城廣可二十英里，」巨河流經其間，「廣可半里，」「無數風帆，」飄遊無定；城中有一大橋。「長及半英里，橋上有若干木屋，清晨架設其上，晚來移之他去」……云云，乃純出虛搆；較之遊記中他處之敍述，誇狂益甚矣。良以馬可波羅遊記中所述種種，今乃無一得見；成都面積，環城未及十二英里，流經城中之「巨河，」闊亦未及三十英尺，實一常見之浜，而非「巨河。」又成都石橋之最長者，就余所見，在城外而不在城中，其長度亦不及百碼；殊使遊記之註釋家，雖博學多能，亦將無從爲精確之註釋。實則，馬可波羅殆爲一法螺專家，其所記事實，半出杜撰，半出傳聞，信之亦可，不信亦可，任讀者自擇之耳。註釋良屬無謂。余議此書，未嘗信其爲眞實；故馬可波羅是否一至成都，亦甚可疑也。

現代化之成都，雖未有如馬可波羅所稱之廣大，但建築巍麗，街衢整潔，長而甚少曲折，頗足動人。其地街景，甚類北都；現爲成都大學校舍之「皇城，」適居城中，尤與北平有類似之處。城中街市，多係二十年以前所建者，故尙嫌太狹。其中有二三處，則已加闊，適於近代交通。近二年來，川局安定，未遭戰禍，正宜埋頭苦幹，俾與先進各省一爭長短；但余遊成都時，除見一壯麗之郵局方在建築中外，他種建設進行尙鮮。迴憶兩年以前，戰禍連綿，無有休止，各地軍閥，惟以私利是圖，不遑建設，以與今日相較，凶吉禍福，相去實不可以道里計矣！

成都南郊，中國西部聯合大學之廣大校舍在焉。校爲英美加拿大各地之教會所合辦。其中有一博物院，爲格蘭漢牧師 Rev. D. C. Graham 所主持，搜集中國各地之美術品以及手工製作品至夥，尤甚注重於中國西部各省所產者，甚足一觀。院中另有一部分，陳列苗族及藏民所用之各種物品，觀之尤有異趣。校舍建築幽雅，樹木葱籠，道路尤整潔異常，運動場占地甚廣，綠草如茵。據聞劉湘將軍之部下，時時奪門而入，借校園作軍事操練，以作爲國效力之準備。

B 謠諑繁興中之成都景況

余在成都時，雖有人爲余介見劉湘將軍以及省府其他要員；但或因事冗，或因疾病，竟無一得見。其時盛傳中央與川軍不睦，政局將有變化；余之未得接見，或因所持介紹函件均係來自南京之故，亦未可知。成都市民，雖熙來攘往，繁忙一如往日，但因謠諑繁興之

故，神經不無相當之刺激：軍警巡邏街市，往返不絕。

此種緊張狀態，爲余所親歷而感覺得之者，厥爲留蓉數日，承當局盤查質詢並簽字於冗長而常見之調查表者，竟達六次之多，殊使余不勝其痛苦。猶憶最後一次之調查，深信以前所簽名表未必有遺失之可能，遂援筆直書「請查照前表」數字予之，未允再填也。

惟據當局迭次告余，此爲保護旅客之安全，實與政局無關；昨年某國人在川遇害之故事足爲殷鑒。×人來蜀所爲何事，深覺可異；而偏遠國境，渠等殊亦不易進入之也。故近來吾人游歷內地，輒遭當地官吏種種磨難，實受×人之賜，沿途有人以此竊竊私語於余者，聞之屢矣，想見所言或非虛語。其言若曰：此××人之故耳，否則君等來此，吾人竭誠歡迎之不暇，護照之查驗以及其他種種之麻煩，殊非必要；君等駕車遠遊，輕快舒適，必將無與倫比，今則不可言矣。

事實上，成都近已無×人之蹤跡可見，卽尙留有一二，殆亦深居簡出，不復能見之矣。惟各處商店，×貨至多。余遊重慶及成都後，就見聞所及，深覺四川一省殆爲×貨銷行最廣之處，他省無有能及之者。×人在此既有此大好市場，而猶須強設領署；川人愛用×貨如此，而猶有殺害×貨販賣人之事；其理何在，殊非頭腦簡單之西人如余者所可瞭解者矣。

除政治情勢外，據聞成都商業，現亦在停頓之中；其原因由於當局徵稅之苛者半，由於運輸之困難者亦半。成渝鐵路，頃已興工建造，約期三年，當可告成，貨運費用，屆時或可較減，故一般商人，莫不袖手以俟，所有範圍較大之交易以及比較新式之建築，現均不免暫行擱置，以待復興之機。近復有擬自成都築路以至西安者，余將於下文述及之。至川省鐵路之籌建，是否有裨於外商營業，殊屬難言。良以成都非條約指定之商埠，外人之擬開設商店於此者，勢有不能耳。

基於同一之理由，故成都外僑，除從事於教會及教育事業者外，爲數至鮮。外人之來此者大抵係傳教牧師，故成都教士之衆，爲各省之冠。總之，成都之氣候與環境，俱較重慶爲適於居住；而此去峨嵋，亦已有公路可通，爲避暑之無上勝地。

第十一章　峨嵋山上之勝景

A　登山所用之花桿

峨嵋山距成都西南約一百六十英里，有公路可通，路以碎石鋪築，至爲優美，此或係二年前蔣委員長曾留居山上數月之故。惟沿途所經橋樑，均係木製，鬆裂多孔隙，爲狀至險。余離成都時，原擬於

午前畢其全程；竟因此故，中途胎裂三次之多，遲至午後，方行抵峨嵋山麓。

途中渡巨河二次，一爲岷江，岷江有支流凡二，其一於天氣乾燥時可駕車涉水而過渡河處有旗幟爲志，水深僅六吋至九吋而已。余歸程經此，因山雨方驟，水漲倍於來時，涉水而過，河水浸淫，已超越踏脚板之上矣；余恐引擎受損，雇苦力數輩，曳車渡之，未敢開動馬達。因得安抵彼岸，未遭意外，如河水再漲，車行過此，又用何法以渡，則不可知矣。一爲嘉定河之支流，有離奇之擺渡方法，以巨索二事，繫於一小舟，放之中流，一索曳渡船逆水而上，置於一相當之角度，順流以達江心，即解其索，取另一巨索以代，渡達彼岸；二索輪流更替，觀之頗有異趣。

自成都至峨嵋，所需公路捐稅以及渡資，計達十二元之鉅，可稱貴極。如獨雇汽車往返需費一百三十元左右。故最經濟之方法，可先乘成都至樂山之公共汽車，至夾江，再雇人力車或肩輿至峨嵋山麓之報國寺，爲程僅廿五英里也。

峨嵋山高一萬零五百英尺至一萬一千英尺，峻削殊甚，不愧爲高山之一。如君欲一顯其登山之能耐，而不以游覽山景爲目的，可雇精壯之脚夫乘輕速之舁牀，一日之間可登其極峯。但山巔氣溫無定，舁牀價亦匪輕，若非迫於時間之限制，此種遊山方法，實不足取。故遊峨嵋者最好能分其遊程爲數日或一星期，則可窺其全景而無遺憾。峨嵋山與余所見其他名山相似，築有石級甚多，數以千計，其勢峻削，殊使拾級以登者，艱困疲勞，莫可言狀。余登山時見有若干處所另有間道可循，絕無建此石級之必要；其意或在故示險阻，使朝山進香者，得以表示其誠虔之信念耳。

登山者大都雇舁牀代步，當地人呼之爲「花桿，」桿以竹製，輕便舒適，兼而有之。其物製造甚簡，爲值或不及一元，可以隻手提之，其輕可知。花桿之主要部分爲二青色之竹竿，兩端以碎竹片接之，中懸一活動之座，白布爲幔，串入竹管，繫於竿上。此種布幔，如天無雨或未有烈日時，可除去不用，以免遮住視線，不能見沿途山景。座之下端，另有一竹片，繫之作下墜之勢，乘者可置兩足於上，使其身體半坐半臥，隨時得俯觀足下之山景，舒適安全，較之通常之肩輿，勝過多矣。

惟進出花桿，實爲唯一之困難。因山道狹隘之故，兩桿並行之距離至小，余身雖非甚胖，亦必須側身而入，輾轉方得入座。短程旅行，苦力二人負之已足；惟余以行程較長，並需與余僕輪流坐之，故另雇二人，以備不時之需。

其地尚有一較廉之登山代步品，試之或能更多異趣。法以一木製之座，於繫一苦力之肩，遊客可坐於其上，負之登山。沿途見有若

干人乘之遊山者面露緊張之色，若不甚舒適安全者然。

花桿僅足爲乘人之需，他如食物被舖之屬，不得不另行設法攜帶。山中寺院，雖均有床舖設備，但虱蚤叢生，余殊不願爲讀者介紹。食物亦然，大抵係淨素之植物，味劣不能入口。吾人攀登數千呎之高山，已感精疲力竭，此種惡劣難以下咽之物，實非相宜。故余特雇苦力二人，一爲肩負被舖，一爲攜帶內藏較厚之衣服（因山巔甚冷之故）之小皮箱及食物一籃。所攜重僅六十磅至七十磅耳。此種苦力通常每人約可負重約乙百斤，此區區者良足勝任負之若無物矣。

故余此次登山，計攜苦力六人之衆；四轎夫，二脚夫，每日人各得工資一元，遊山三日需費十有八元。此種苦力，如遊程較短，每日工資爲八角，如遇休息日，則僅須飯資四角至五角；遊客如在山中某一處（例如山巔）躭擱較久，並可約定一總數予之，無庸按日計資也。沿途寺院，多爲遊客備食宿供應，惟甚囂擾。宿處價目，依地位大小而定，每夜約自一元至二元不等，飯食在外，有印就之價目單可供參閱。此種價目實非低廉，而寺僧對之似尙心有未足者，故峨嵋之遊，需費頗鉅。

B　萬年寺與洗象池

因中途遲延甚久，如上文所述，故余抵報國寺時，已在午後，不及登山，遂宿於寺內。宿處喧擾，深感不適，佛家所謂清淨無爲，竟不可見；而蚊蟲之多，尤足駭人。故遊峨嵋山者，如屬可能，應預定遊程：第一日最好能登山宿於萬年寺，以其地位較廣，住宿亦較舒適也。寺在三千英尺之山上，距報國寺約行四小時可至，寺內客室甚多，余游畢下山時，曾宿於此。

萬年寺內有一極有興趣之物，卽爲高約二十英尺之銅佛像，騎於巨象之背。據傳如來佛卽乘此自印度來也。象背置蓮花爲鞍，身高約十英尺，與銅佛像相較，甚不相稱。佛像鑄於唐時，約耶穌紀元前之第七世紀。寺名萬年，以意譯之，含有「我皇萬歲」之義。傳明代萬歷是帝，督信佛教，曾一度予以修葺，並增大其建築甚多云。

自報國寺至萬年寺，爲遊山第一行程。自萬年寺至洗象池爲第二行程，地處八千英尺之高山，費時六小時可至，山路至險，緣登甚苦。自洗象池以至山巔，爲第三行程。

余與名山無緣，緣每至一處，擬登其巔，輒爲天雨所阻，或爲濃霧籠罩，不得窺其面目。安徽之黃山如此，湖南之衡山亦然，今至峨嵋山，又豈能例外。清晨六時，離報國寺，天氣晴朗，尙無雨意，午後至洗象池，時間尙早，擬鼓餘勇，攀登山巔，終因疲勞已極，而同行者復以一日之間畢登全程，爲前所未聞，不以余意爲然，遂亦聽之。晚宿洗象池。

事果有不出意料之外者，天將暮，層雲密佈，忽有雨意，至夜竟大雨如注。洗象池爲峨嵋一大寺，古松成林，綠蔭夾道，風景甚美。寺前有一層臺，鋪築甚精，置身其上，成都平原綽約在望。寺後有小池，現有短欄圍築，欄上有一小石象，據傳如來佛跨象越西山而來，曾至此就浴，因以名寺。

翌晨雨仍未止，依原定計劃，啓程登山。山間景色，爲雨霧迷罩，一無可見。途中有一赤裸之巨石，據云其來處甚祕，石上有（第一山）三字，能按時移動，忽隱忽現，如三字同時出現，可卜時運之昌吉；余頗注意及之，則赫然見紅色三字，字體大而劣甚；方今川災嚴重，民生塗炭，不知所謂吉運者又何在也。時冷雨濕肩，心神陡爽，深疑此係山僧故弄玄虛，攜梯持帚以漆塗成，所謂神物云云，似不可信。又途中遇數寺院，一寺中有人像二事，據寺僧告余，此係聖僧之木乃伊。（寺僧操華語見告，不知余所聽無訛否）像身滿塗黑色之漆，爲狀甚怪，觀之亦未有任何興趣可言。若此而果係木乃伊，何以狀若蟲蛀甚烈，蠹魚乃以木乃伊爲其食料歟，深可異矣。

山巔寺院，似正在修葺之中，有已拆去其半者，斷垣碎木，隨地皆是，使人於疾雨中見之，宛若置身於荒邱，非人跡所常至者。惟山巔主要景色有二，一爲遙望藏邊終年積雪之山峯，一爲「佛影」，均與寺院無關。「佛影」云云，實係人立山麓平原，背向日光，反射雲中之放大身影而已，虔誠佛徒，乃奉之若菩提顯形，謂非幸運兒無緣得見之也。

但此二者，余竟無一得見；時天雨未止，衣履盡濕，山巔氣溫甚低，因而冷戰不已，自譏信念未虔，故而緣慳若是。立泥濘山頂，遙望片刻，即折至寺中，急奔廚間，就火以烘濕衣。良久，雨無止意，寺僧亦僉以雨難驟停爲言，良出意外，遂摒擋下山，擬覓一山勢較低氣溫較高之處，稍作休息。寺僧謂此次大雨，實係渠等祈禱之功，雨季將從此開始，久旱方得有濟也。

寺僧之爲余作此言，其意殊難索解。當余回抵山麓時，大雨已止，並聞距此數里外，且未嘗有雨；余留蜀數日，他處亦始終未雨，寺僧所稱云云，終非確語耳。

C 有趣味之緣簿

寺僧有以緣簿示余者，此爲向客募捐之常例。以雨中甚少興趣，雅不願與慷慨解囊之其他遊客爭一日之長短，緣簿中載有捐款甚鉅之人者，亦有不少歌頌功德之詞附載其中者。如余記憶不誤，簿中並有若干詩句，良屬可異。余解囊出一元予之，記之簿中，並綴以「狂雨」二字，下筆頗愼，欲使數字之下，預留相當之空白，備寺僧添改之用也。余沿途得見此種緣簿已衆，簿中所載，讀之殊趣，並得於此重見人類互助心之復活。高山峻嶺似極易激發樂善好施

之心，使人慷慨解囊，絕無吝色；一旦遊山既畢，重返平原，則將喃喃互述遊山費用之鉅，一若不勝負擔者然，前後乃判若二人焉。

返抵洗象池。天雨已止，有若干新來遊客，畢集寺中。寺前孔道，有羣猴嬉逐。異而駐足視之，見有三巨猴，爲狀似已甚老者，方拾得寺僧所擲予之物，塞置口中，津津咀嚼。餘者或棲止寺頂，或遠立木欄之側，側目以視，饞涎欲滴，若不勝其羨羨而趄趦不敢近之者。其中如有爲饑饞所驅，或好奇心動，膽敢行近三「巨頭」時，吾知此三「巨頭」必將怒髮衝冠，驅之遠離，不稍寬貸之矣。

女猴雖有懷抱幼子者，亦一律平等，未嘗稍予優視。此三「巨頭」非俟飽啖已畢，並深信已無可食之物遺留時，方允餘猴享其殘餘，羅掘覓食，以圖一飽。但餘猴仍須謹愼將事，偶遇可食之物，務須迅速下嚥，否則仍將爲巨頭攫之以去也。

惜猿猴未能作人言也，非然者，余甚願與之作一次之晤談——當以密談爲宜——詢其對於領袖之意見。惟寺僧爲余言，此三巨頭對其猴羣保護備至，有時力戰禦敵，唯巨頭是賴；然則此猶如吾人之於政治領袖，雖有不恰其意者，終必以國家大計爲重，隱忍而不敢逆之也。

猴之來寺，輒有定時，寺僧亦頗愛之，日以遊客啖餘之物或以乾荳之屬飼之，習以爲常。余之同行者以及所攜之脚夫，對之尤不勝其迷戀，殊非余所敢同。三巨頭爲狀似非善者，余曾慨然以僅有之餅乾一方予之，因不允再給之故，匪特無絲毫感意，且竟以利爪裂余之雨衣而碎之。三巨頭尤不類餘者之馴柔，余欲趨近其一，爲攝照像，竟怒形於色，狂奔而至，欲攫余之鏡箱以去。

寺僧對於此種猴類，甚多離奇之傳說。據云峨嵋山內有猴王蟄居穴中，從不外出，有一種特殊之呼號聲，僅其同類悉之，資以召集其部屬。其部屬因以所得精美之物，呈獻備食。其言虛謬，實不問可知，試觀寺前三巨頭之所爲，其中殆無一能夢想稍留啖餘之物以供猴王或其他同類之需也。

下山時，循一較長之山道，以至九老洞。洞在山側叢林之中。此爲下山時第一遊程，較登山輕易多矣。第二遊程，即自九老洞以至山麓。時天色昏黝，復有雨意，乃止於萬年寺宿焉。

山嶺奇景，既未得見，峨嵋之遊，深失所望。惟山中叢林，滋生尙盛，所見山景，堪稱美妙，幾使余目不暇轚，所感不滿者，爲山中寺院甚夥，每行半小時或甚至未及半小時，即可遇見其一。大小寺院，據稱數逾七十，建築平凡，絕少美處，殊使見者爲之興趣索然耳。此與北平或國內其他各處所見之著名禪林，相去奚啻霄壤。寺內佛像林立，大都泥塑木刻，銅鑄者甚鮮；各寺均然，若非佛教信徒，見之良覺可厭。

星加坡雜寫

黃影呆

星加坡這個英國的海峽殖民地，是世界商業和航業的中心在熱帶中一個綠色的島上，和赤道祇相隔一個經度。除了在交通上佔有重要地位之外，在軍事上也自有其相當的價值，這原因，英國政府爲保持其在遠東所佔的利益起見，不惜耗費鉅額的金鎊，在星加坡築造一個規模宏大的軍港，自興工而後，已經過了四五個年頭。而今這東方唯一大軍港全部工程，已先後完成。

星加坡和它的馬來半島，却巧構成了一個十字路口，在那邊，住着遠東兩大民族的僑民——中國人和印度人——會同第三個民族馬來人，在英政府統治之下，經營各種事業。星加坡是世界大城市中的一個，樹膠和錫的產量，冠於世界各地。據最近調查所得，在馬來半島各地人口已達四百五十萬，其中馬來人佔居半數，中國人佔三分之一，其餘爲來自錫蘭和南印度的坦密耳印度人。星加坡是馬來半島的最大都會，人口約四九〇，一五五人，包括中國人三四七，一一七，馬來人四五，〇七七，印度人四一，四〇二，歐洲人八，三三八，歐亞雜種人七，一五一，日本人三，六九五，其他四，三七五。在英國人統治之下，住在馬來半島上各個不同種族的人，多半已帶有歐化的色彩。重要商業機關的經理和大規模橡樹的主人，多半由英國人充任。現在歐洲人的做橡樹園主人者，在馬來已有一千二百人之多，但這個數字，和一九二九年時比較起來，還減少三分之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受了不景氣的影響。在傳統上和習慣上，歐亞雜種人是禁止做牧師的。印度人多半在橡樹園中做工，但有一部分是散處在各大城市做些下賤的衞生工作，印人在馬來經商的也是不少，尤其是絲織和紡織業。皮膚棕色的馬來人，素性率直，關於他們的起居習慣，風俗人情，在英國已故名小說家康拉特的作品之中，寫得很詳細，他們以爲在礦場和工廠中做笨重的手工和苦工，是貧賤的表示，大多數住在村落之中，自己有些地產，依之生活。同時，還去打獵和捕魚，留戀着他們原始的田野生活。住在鎮市上面，他們所做的大半是車夫和園丁的工作，但他們把取橡樹膠的工作留給印度人做，而採錫礦的工作留給中國的苦力做。

星加坡，就一般的情形說來，好像是一個中國的城市，爲的是住在那邊的中國人比任何國籍爲多。如果作一比較，兩個中國人，祇有一個別國人；因此在商業方面，到處有中國人在活動，並參加所有各種商業上的競爭。中國人既佔絕大多數，而處在英國人統治之下，這種情形當然有些奇特，但中國如果是一個強國，而軍事勢

力到達南太平洋也許在星加坡政治方面也會有所變動。至於英國方面，目前統治馬來半島不重官吏而祇注意便利，因此全個馬來半島上的人民，可以說住在三個不同的政府下面。海峽殖民地之下包括兩個重要口岸就是星加坡和檳榔嶼，這個地方是帝國色彩的殖民地，由總督統治一切，下面設有委員會，作政治上的忠告和幫助，不過在這委員會中官場所派的委員，人數較私人委員爲多。還有一個馬來聯邦，由四邦聯成，首都吉隆坡，是一個很有名的地方，在那邊所有偉大的建築都仿照東方式樣。這些聯邦是被保護國，名義上由回教徒統治，事實上是由英國所派的官員治理的。還有一種不是聯邦，由當地的酋長統治，隨他們自己所喜，決定一切，但每一都城，聘有英國的顧問，代表英政府指示一切。著名的歌唱家夏理亞平，上一次他到星加坡，票價賣不起，叫座也不很好；因此他臨走的時候，曾經有過「星加坡人祇知橡樹膠和錫，對於藝術是不發生興趣的，」的批評。橡樹膠和錫是星加坡的經濟命脈，馬來亞在英國的殖民地中，堪稱首富，就爲橡樹和錫，每年的對外輸出，達美金六萬萬元。

樹膠的售價，最低的時候在一九三二年，每磅祇值一又八分之五辨士，那一年就是最大的橡樹園，也分不到紅利，但一九三六年底，曾漲到每磅十辨士的售價，所有的橡樹園都獲得很厚的餘利。錫價同時也由一九三一年的最低價每噸一百十八鎊，到一九三六年底漲到每噸二百鎊。馬來亞所產的橡樹膠，佔全世界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五，錫佔全世界產量百分之三十。馬來亞全境五百萬畝熟地之中，種橡樹的佔三百二十萬畝，樹膠事業在星加坡，所佔地位的重要，即此也就可見一斑了。日本的商人和航運公司，在馬來亞也佔相當的勢力，而運輸和經售的商品，也就以錫和樹膠爲大宗。據確實的估計，一九三五年度最後一季，打馬來亞運往美國的樹膠，由日本船裝運的，竟佔百分之四十三。星加坡的前途，是有無限的光明，自從大軍港築成後，地位就格外鞏固了。

威尼斯——世界的水城

長山

北歐有個水國，地低於水，現代的摩登都市，都是建築在水上，用不著說，大家都知道，這是荷蘭國。她有許多重要的城池，全是用人工塡補海面后造成的。荷蘭人每年總要塡補數千方里的海面『滄海桑田』的局面，復見於此，絕不是幻想的不可能的事實。所以歐洲人用幽默而莊嚴的口吻恭維荷蘭人道：『上帝造天，荷蘭人補地，』使中國神話中的女媧氏不能專美於前，不過補法不同，有上下之分罷了！

事情往往離奇，無獨有偶，北歐雖富於水城，難道南歐就沒有嗎？南歐有個水城，富麗堂皇，雄據海上，統治一方，永稱水上之王者，已數百年於茲。數年前我們曾經入覲，得著王國優渥的款待，令人感謝弗忘。此篇之作，雖云囘憶，亦是紀實，謹以獻諸威尼斯紀念這個世界聞名的水城。

在風平浪靜的時候，舟從地中海出發，慢慢的航入亞特里亞狄克海（Adriatic Sea），再逐漸地北行，差不多到了海的盡處，在西北角上，遙見一個城市，受海潮早夜的洗浴，波濤洶湧，濁浪排空，整個城市跳舞得動搖不定，如飄浮在海面上一般。再進一步看看，則市中的街道是水，巨廈的四週是水，一切總浮在水面上。登高極目，看見城的東西南北，盡是一片汪洋。不過這個水城的后面，羣山拱抱，高入雲霄，無疑的，是從瑞士南延的亞爾卑斯山，結集於城之西北，威尼斯之得名，不僅水也，枕山面海，頗擅形勝。

當前的威尼斯和荷蘭的海牙及亞姆斯特達姆（Amsterdam）等城迥異。荷蘭水城，因人工而著名，義大利的水城，是利用天然的島嶼，然後再施以人工，斯爲獨勝耳。全城是築在亞特里亞狄克海中百餘海島上，以橋梁聯綴之，形成一市。島上小河縱橫，劃市區爲無數區域，滿充市廛與住宅。而教堂，皇宮，博物院，圖書館等，又星羅棋布其間。故市中盡水道，無陸路，寓居水城近兩週，從未見一汽車，果亨利福特的老主人到此，亦只有徒喚奈何，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嘆矣。威尼斯以水爲根基，恃水爲道路，不是說無陸路可以徒步，實在是絕無僅有，走不上三步，就是一條河，諸河之中，尤以大運河（The grand Canal）爲最重要。牠是市中的神經系，威尼斯人把牠看成紐約的百老匯路，和上海的南京路，具有同一重要性。大運河之廣闊，和浦東西一段黃浦江差不多，而我們戰前的市輪渡，其速度和效率，似

乎還比他們的好，這是我個人的經驗，想義大利人不致引此以爲不滿！河的兩旁是全市精華之所在，一上岸，就踏入商店的旁門，就達到人家的廚房，故小商人做生意，娘姨買小菜，利用運河輪渡往來，甚爲『得神』一跳就上，一躍就下，省錢省事，無逾於此。其實在現實方面，亦無他法可想，因爲威尼斯實逼處此，既無汽車又無轎，無牛無馬無毛驢，唯一的辦法，就是在運河內坐小輪船，嗚嗚數聲，隨心所欲，無往而不便也。河渠既多，船類亦繁，除市輪渡外，私人也有許多的船，就泊在后門口，欲到那裏就是，如同私人汽車一般。有許多的私人住宅，固然是逼近河邊，還有許多的屋宇的后面，有曲曲折折的石徑一條，專供乘船者上下之。 河之兩岸，往往有類似上述的石徑，又築美麗的小橋一座，橫貫河上，以通兩岸，橋身甚高而凸起，小船經過絕無阻礙。威尼斯運河中有無數的遊艇，船身長而窄，兩端聳起，艙位居中，甚爲華麗，以供遊客乘坐之用，此卽馳名世界之公都拉（Gondola）威尼斯人之水上汽車。船主拉客，甚爲慇懃，和在西湖邊上無多大差別，不過上船絕無船娘，自然不能和嘉興南湖中的遊艇相媲美，於此足見義大利人之享福資格，尚不及中國人之老且深耳！我們最初乘公都拉在大運河中遊行，沿途所見，有旅館，有貨倉，有工廠，有私人住宅，有皇宮的巨廈，有高懸河上凸出的陽臺，到處聞嬉笑歡樂之聲，音樂和風琴的奏曲，不斷的侵入耳鼓，與欵乃的船聲相應和，足見義大利自黑衣宰相執政以來，雖然犧牲了一個黑人帝國，不免有嗤人肥已之嫌，但到處是歌舞昇平，此又不可掩蓋的事實。我們的公都拉慢慢地轉入小運河，眞似踏進武陵人的桃花源，別有天地。初入時，僅能通船，兩旁皆巨廈石壁，屋巔遮蔽陽光，所見僅一綫靑天，運河中的奇聞異事甚多，不但小販在裏面叫賣蔬菜水果花草等等，幷且有許多大人和小孩在水裏遊泳。水是威尼斯人的故鄉，她又是兒童的樂園。在大運河上，有大理石橋一座，名雕爾多（Rialto），牠是馳名世界的一步大橋，我們的公都拉也到橋旁遊行一次，見橋上下遊人甚多，商業極盛。橋頂兩旁，店肆雲集，差不多和上海的城隍廟一樣，貨物是應有儘有，奇奇怪怪的威尼斯土產，頗邀遊人的注目。我們也買到不少的紀念品，如書籍，圖畫，玩物等，帶歸中國，以贈友人。

在水上築城，當然比在陸地上難，最難的，當然是根基問題了。威尼斯房屋的最下層，是用堅固的柏木榦，在水底打成梅花樁，上面用磚和石一層一層的堆積，爲防止潮濕起見，舖在地面上的石層頗爲堅厚。石隙間，灌以三合土。最後再加上毛惹衣，光滑細整，精美絕倫。毛惹衣（Mosaic）者乃鑲嵌地面上的細石塊，光怪陸離，形形色色，無奇不有，無美不具，威尼斯人固乃精於此道者。所

以我們不管跑到那里去，總可以看見毛惹衣，或在地上，或在壁間，不過有精粗之別罷了。威尼斯人做石工業者甚多，用毛惹衣方式，鑲嵌成人物山水，鳥海風光，極爲精細可愛，陳列出售，惹人注目，不過爲價極昂，遊人有望洋興嘆之感。

威尼斯城人物的集中點，儼然握全市的重心，我們也常去散步遊覽的地方，可算是聖瑪克廣場。廣場離海邊不遠，市中最重要的建築物，屏蔽四週，有聖瑪克大堂，與市圖書館面面相對。在廣場的兩端，場之右側近海邊處，有威尼斯侯宅，聳峙其上。這個廣場是世界最美麗者之一，是個大理石的壁壘。場之四週，有書肆，有古玩舖，有咖啡店，有毛惹衣石具舖等等。場中有銅獅一，聳立於巨形圓柱之上。有銅馬四，本來是羅馬皇帝凱旋坊下的四個巨鎮，后來送贈威尼斯城。迨羅馬帝國，以君士坦丁爲帝都，四馬復徙步東征，守衛上京。厥后威尼斯共和國克服君士坦丁城，遂光復舊物，到了拿破崙大帝南侵義大利，破威尼斯城，后又把四馬帶到巴黎。滑鐵盧一役，帝運告終，四馬遂物歸故主，以迄於今。這個故事，是威尼斯人告訴我的，他談得口沫四濺，眉飛色舞，如數家珍！聖瑪克廣場是散步的絕好地方，每當夕陽西下，人們從市中各方面來此，以吹海風，聽音樂，吃啤酒，笑嘻嘻的彼此招呼，眞是別有一番樂趣，爲狀甚爲閑散而舒適，若無所事事者。我們在紐約的廣場，絕對地看不到這樣事情，美國人總是像很忙，有事固忙，無事也忙，碌碌風塵，對於娛情怡性的方式，似非和義大利人所能比擬也。廣場上最有趣的事莫過於午后的二時上下。這時集於場中的人物，着實不少。每人手裏有玉蜀黍一袋，以穀粒廣播場上，俄頃間萬鴿畢集，均係從城中各處，飛臨此間，依守正確時刻，同來午餐。有許多鴿子，立在人的頭上，背上，手上，臂上，頗爲相親，毫不畏人，眞是一幅天然畫圖，不意人鳥無忤，彼此交懽，亦至於此。我們的照相鏡頭開始活動，總要留一紀念，說明人類的德及禽鳥，相處無猜！場中的棹椅頗多，我們可以坐下，同時老婦售五穀者亦多，專供遊客飼鴿之用。鴿子在我們的四週，是非常有趣，不過對待牠們，是要留意的；牠們在這個城中，受著法律的保護，假使遊者粗心，殺害了當中的一個，我們有坐牢六月的希望，這是微刑，或者罰鍰甚重。威尼斯人酷愛鴿子，故爭飼之，相沿已久，成爲習慣，載在史册，在法律上已有根據。說水城某次受敵人包圍甚急，傳書鴿攜求援書出，救兵及時到達，全城倖免。某次水城因傳書鴿的報告，及時預備，是以戰勝敵人。傳說如是，眞否不知，不過鴿子得著世人如此的優遇，在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地的人吃人的世界中，可算是無上的幸福！

聖瑪克大堂，聳峙廣場之一側，雖爲歐洲最美麗的教堂之一，但瑪克堂的建築，其作

風迴異於他，有印度佛寺土耳其清眞寺的色彩而又以天主教的建築藝術爲歸宿，故集東西之大成爲世界文化之結晶。建築物，上多處爲毛惹衣式。堂之塔頂，滿塗黃金，在日光中視之，甚爲輝煌而壯麗，每日教友之來瞻禮者以千百計，有主教駐節於此。聖瑪克堂與威尼斯皇宮是毗連的，僅一牆之隔，有小扉可通。全宮呈淡金黃色，自海上遙瞻之，眞是絕無僅有的殊色。威尼斯本一侯國，侯爵居住是宮，國務會議，亦在宮中舉行。今日時過境遷，遊人過此，徒增感慨！當著我來此宮參觀時，有兩件事令人們得著更深的印象。第一是馬可波羅的石像，居於威尼斯偉人石像之列。他是溝通中西文化的偉人，其功績或不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下。他的遊記，至今猶博得讀者的同情，稱爲一時的傑作，其功效爲引起歐洲人的好奇心，至少對於這個文化攸遠的中國，有相當的認識，於他日之歐化東漸，確有密切的關係。現在義大利人談起他來還是稱道不置，說他是一個探險家。第二是遊威尼斯皇宮者，莫不知有愁嘆橋（Bridge of Sighs）橋身爲拱形，下有運河。欲至此橋者，必須經過皇宮之第二層樓。橋之彼端有牢獄數所，率皆空室，圍以鐵欄，欲達獄門，路頗曲折，非由牢頭禁子領路，頗難得其門而入。凡犯罪者，經審問後，必經此橋而下囹圄，橋名愁嘆，良有以也。今日吾人小立橋頭，未免有『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坵』之感。舉凡政治上的異見，人事的糾紛，均逐波濤與時間以俱逝。英國詩人拜倫（Lord Byron 1788—1824）旅義國甚久，而於威尼斯爲尤然。他也到愁嘆橋，以憑弔威尼斯，詩人是富於情感的，立即賦詩一首，我們從他的全集鈔錄於此，以誌所懷，因其與吾人具有同感也。

'I stood in Venice, on the Bridge of Sighs,
A palace and a prison on each hand;
I saw from out the waves her structures rise
As from the stroke of some enchcanter's wand.
A thousand years their cloudy wings expand
Around me, and a dying glory smiles
O'er the for times when many a subject-land
Looked to the winged islands' marble piles,
Where Venice sat in state, throned on her hundred isles'

拜倫的詩，富有弔古的意味，他說：立在愁嘆橋上，看威尼斯，這邊是宮殿，那邊是監獄，許多的殿宇，倏起於波臣之上，如同受魔杖指揮的一般。過去的風雲，現在還是圍繞著

我從前的光榮，似乎還在些微笑著威尼斯是雄據百島之上，南面稱王，她的島嶼不得遙瞻島上的瓊宇。說起威尼斯的原始，到是很有趣味。本來有義大利的威尼狄（Veneti)人，原居海邊的大陸，后來受所謂野蠻人的壓迫，南遷荒島，另闢天地，建此水城，仍名威尼斯，不忘本也。威尼斯本是海國，居民初以捕魚爲業。其后派遣商船，與地中海沿岸各國貿易，更越直布陀羅海峽，而與英法荷比諸國通商，用是頗爲富庶。中古時期，威尼斯人更越亞爾卑斯山，沿多瑙河，與北歐諸國貿易；迨至十四世紀，威尼斯城成爲獨立的共和國家，自己有海陸軍，大事侵略。洎至歐洲十字軍起，收復耶魯撒冷聖地之際，威尼斯城更爲軍事運輸重地。等到好望角海道通行，新大陸發現之后，水城的重要性，頓見減少。不過蘇彝士運河通航以後，本城稍復舊觀。近年以來，墨索尼里雄才大略，欲恢復古羅馬帝國的舊觀，後派商艦規復遠東和近東的商業，威尼斯的情勢，又和從前略有不同了，筆者就是從本城乘 Conte Rosso 郵船返國，從歐抵滬，行程僅二十一日。我本來寓居於聖喬治島，與皇宮聖瑪克堂，及廣場僅一衣帶水之隔。每日從島上到大陸，必須坐五分鐘的船。在日暮蒼茫中，從喬治島遠看威尼斯的風景，不但具有詩意，幷且得著恬靜的安慰；是在這種光景與心境中，我遂與威尼斯作別。

香港思豪大酒店

HOTEL CECIL

HONGKONG

有無線電報掛號 "CECIL"

電話 26664－7（四綫）

廈門淘化大同公司

本公司購備新式機器製造
各種罐頭食品及醬油等



發行所 文咸東街五一號 電話三二二二三
製造廠 九龍牛頭角 電話五六五五六

不用六大酒家名菜讌客，
不足以表示尊敬，
不赴六大酒家之宴會，
無以謝主人隆情。

香港金龍酒家
香港銀龍酒家
九龍大華酒家
廣州金龍酒家
廣州銀龍酒家
南京大三元酒家。

在瑞士爬亞爾卑斯山（中）

黑林

有山癖者和酷愛瑞士山光者，大約可分爲兩種，一是坐而言者，一是起而行者。好動惡靜的人，喜歡爬山，覺得如此才有味道；愛靜怕動的人，大抵住在一個安甯的城裏，坐在大旅館的陽臺上面山遠眺，自覺於願已足。年青的人十個就有九個願意上山，就是冒著危險亦無所顧惜。

我們這次爬亞爾卑斯山，是有組織的，計經過五個奇峯，一爲離季峯，二爲少婦峯，三爲玫瑰峯，四爲仙人峯，五爲香母嶺，自瑞士的東南而爬向西南，綿延數千里，爲時數星期，當然不是一次完成的，茲就記憶所及，依次略述其梗概如左，聊當遊山日記。五峯以外，遊蹤所及經過的名城巨鎮，亦復不少，其間復涉湖數次，山光湖色，亦頗足多者。

瑞士北境，德國南疆，公詩當斯湖畔，有臨濤小島(Lindau)在這個地方，常常可看見徐柏林飛船從湖面起飛，慢慢的在瑞士山峯間消失了。當前的一座大山，我們在具有詩意的城裏，能看見山的全形，絕非僅瞧見一峯半嶺片段的情形可比，無疑的，這就是瑞士的亞爾卑斯山。

舟從德國出發，南趨瑞士，過公詩當斯湖，頗覺波瀾起伏不定。湖水頗深，颶風作時，覆舟沒頂之事，固已數見不鮮。這個洶湧的湖，酷似一個裏海，絕非瑞士其他的湖可比。船抵彼岸，即乘車赴車離黑城（Zurich），散步於車離黑湖上，亞爾卑斯山宛然在望，比在德境，格外看得清楚。城內有世界馳名的工科大學（Polytechnicum）及車



亞爾卑斯山簡圖

三三一〇七三

離黑大學各一所。本城的勝境在湖邊，頗似杭州之於西湖，不過山更雄奇湖更平靜耳。我等以爬山運動業已起始，脚心癢得不耐煩，遂乘車到哀涉登城（Einsiedeln）。車行山巔上，用三個火車頭，拖兩輛客車，可見山勢之高聳。車到站后，見四方人士來此朝聖禮拜者，絡繹於途，后乃知本城爲瑞士天主教堡壘，有本篤會著名修道院一所，供聖母黑像一座，頗著靈異，故來瞻禮者既多且衆。本篤會設普通職業中學各一，聯邦政府之官員，多出其門下。哀涉登城是中古的，特別是在牠的教堂內看出來。其建築爲敖哥哥（Rococo）式，爲路易十五朝所流行之建築裝飾，甚爲累贅，而惡劣已爲時人所鄙棄，轉不若歌德式（Gothic）之單純而莊麗，帶些神祕色彩，合於宗教性，易於祈求也。此種建築，在歐洲本已僅見，獨瑞士山中尚見遺跡耳。本城多森林，廣袤數十里，多爲遊人爭趨之所，以夏季爲尤甚。我等到達哀城時，同來者有德法遊歷團數十人，均集中於本篤會修道院，以便向亞爾卑斯山出發。法人之來遊者，均屬富有，帶的乾糧甚多，德人繞公詩當斯湖邊，坐自行車來瑞，所費甚屬寥寥。我們在一個清晨，有乘脚踏車者，有徒步者，有坐汽車者，浩浩蕩蕩地直往山脚下去，灣灣曲曲的繞山而上，徒步近百里，老人多喘息，幼童氣提不上來，獨有壯年的吾儕奮勇直前，每人總以先登第一峯爲快。目的既達，盤膝而坐，開始照相，俯瞰車格（Zug）羣山下的車格湖（Zugersee），頗爲悅目。湖爲綠色，在山叢中，車格省會亦宛然在望。我們在倦與飢中，坐在石上大啖野餐，飽覽湖山秀色，湖水鏡平，酷似一幅無涯的碧玉，甚爲豔麗，西人多稱之爲"The exquisite little turquoise of the Zugersee"車格湖是一塊精美絕倫的碧玉，名符其實也。綠色的湖，我在赴義大利道中，曾見一二於山谷中，但面積微小，位置欠佳，湖光不足，不得不讓車格湖允稱獨步矣。我因事到哀涉登城計有兩次，談到暢遊，當然以此次爲最，可惜爲時不久，又上征途，急返車離黑，轉赴呂杉（Lucern），應友人考夫門（Herr Kaufmann）之招，暢遊離季及四州湖（Lac de Quartre Cantons），爲時頗久，流連忘返，山水迷人，人亦不自知矣。

呂杉在四州湖邊，爲遊湖山的捷徑，到瑞士而不到呂杉，就是蠢徒。本城在歐洲的遊覽區中，名列前茅，負有盛譽。呂杉的火車站和輪船碼頭聯絡得很好，就是行車和航船的時刻，也排得緊接而湊巧，決不荒廢旅客的時間。城中佈置得異常整潔，市廛興盛，所有售品，大率供旅客購買之用，留爲紀念，但是價鉅物貴，只有英美人能付出鎊票與金圓耳。皇宮式的旅舍，觸目皆是，出入皆異國人，大約來自北美，以紐約支加哥，舊金山等處爲獨多，而倫敦柏林次之。城中英語通行，酒排的女侍者，店舖中的女招待，無

一不能流利純粹的英語，所以美國人在呂杉和在自己家內一樣，幷且還要舒服些，所以金圓滾滾而來，瑞士人看見老美，眉花眼笑，眞是活財神，特別歡迎，一個城裏有衆多的旅客，操著異方的言語，揮金如土，一切任意去做，似乎有了錢，什麽都可以，什麽都對的樣子。這種行徑，不但令本國人看得不順眼，幷且也太俗氣，難道美國人之來瑞士，爲的是炫耀其多金嗎？還是渴慕山光湖色呢？兩者恐必有一於是。怪不得瑞士人替美國加了一個謚法稱爲（Americanismus)（譯爲一切屬於美國固有的特色，和歐洲的風俗人情適不相同者！）美國人雖然有點銅腥氣，却染不了呂杉的山湖，是秀麗極了，一點不俗。城的本身是用現代方式築成的，一切摩登的娛樂應有儘有，和落後的哀涉登城相比較，其間確有好幾個世紀的距離。不過在物質文明的前進途程中，城中仍然有些中世紀的遺物，瑞士人是竭力保留的：市中心的河上，有一步木製的古橋，形如走廊，長近一里，橋有頂與椽；椽上皆宗教圖畫，出自名家之手，頗惹遊人注目。是橋只可步行，不通車馬，牠是城中的一幅古畫，去實用遠甚。我等之遊呂杉城，是過路的性質，數日以后，就移居於葛騷，予友考夫門之家鄉也。地居四州湖之中段，東西交通甚便，厥后數次遊湖，再三登山，均從此處出發，蓋此村地逼湖濱，雖有遊客，而來去不多，且生活優閑而廉美，所費無多，我遂暫居 Villa Maria 視爲臨時的大本營。所居距考夫門家不遠，彼此過從甚密，考君學法律，亦名考律師，眼雖近視，御深鏡，但能描準射禽鳥，百發百中，斯亦異矣。

四州湖（Vierwaldstattersee）居瑞士中央，發源於亞爾卑斯山支峯，大約有二十公里長，湖身突入瑞士的四州，即中央瑞士之四省（Lucerne呂杉 Schwyz 瑞士 Zug 車格與 Grisons格離松）此湖又名呂杉湖，湖之北面多村鎮城市，南面山上，多避暑山莊，紅屋一角，隱露於綠林之間。北岸巨廈，雖不若南岸之衆，然數量亦頗可觀。湖上交通異常便利，除北岸的火車及湖上的輪渡不計外，湖之四岸，雖有重山阻隔，但是均鑿成公路，科學克服自然，於此可見一斑。在湖之東北盡處，有公路一段，長約十里，均破石爲之，鑿成隧道，工程艱鉅，可見一斑，石壁上復鑿成長方形窗牖，巨倍尋常，因此山洞內光明異常，湖山亦復在望，絕無寂寞煩悶之苦，在湖的這一角上，有巨石在波瀾中聳立，上書顯勒爾（JohannChristoph Friedrichvon Schiller 1759—1805） 另細字數行，舟距碑遠，不易見，顯係紀念這位十八世紀的德國大詩人，他從前也曾經到這裏來，在烟波上追尋做詩的材料和靈感，和十九世紀英國的文人牛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樣，也從萊孟湖來到此間，在波臣中完成他一部奇書（指他的名著（The Grammar

of Assent）一書而言，）的計劃，至今猶議論紛紜，莫衷一是，說牠是思想界的謎。詩人和文人來到這裏，就會發生奇想，如同眞得著靈感一般。人類是自然的一部份，他離開不了自然，他能吸收自然，營養他的靈性生活。他是萬物之靈，宇宙的中心，能充分的利用自然，克服自然。

葛騷（Gersau）現在是個小鎭，爲湖北重要村落之一，當拿破崙大帝攻入瑞士之前，她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家，眞是麻雀兒雖小，五臟俱全，實在無健全國家的資格，后爲拿翁所滅，以迄於今，現在葛騷人猶以歷史上的虛榮自炫，自命爲共和國始祖，其資格之老，遠過於瑞士聯邦，無乃過甚其辭矣！

湖之四週，公路暢通，既如上述，汽車在傾斜的山路上面，可以進退旋轉自如，至於離季峯上（Mount Rigi）的交通器具，則有齒輪鐵道，電汽升降機等。離季有兩個奇峯，一爲科爾姆（Kulm）峯，高約一萬七千七百十五尺，一爲彼拿多斯峯（Pilatus）高約二萬零九百八十五尺。兩峯均能吸引遊人。我和考夫門曾乘車到離季，前后分兩次登峯造極，所得概念，已如前述，南望亞爾卑斯羣山，自西徂東，備極雄偉，羣峯重疊，皚雪滿巔，昂首天外，奇形怪狀，不一而足。不過以予之個人經驗言之，離季之勝，當在彼拿多斯峯之夕照。予生平愛觀夕照，一在義大利的西安那城（Sienna）全城在陽光的籠罩下，頓成紫色，似乎太陽光中之紫外光圈特別發展也者。一爲在北海公園白塔寺下，遠觀北平西山之夕照，時呈紫色，時現黝色，其景象瞬息萬變，嘆爲大觀。在四州湖中看夕照，光景又略有不同，當時一葉輕舟，水波不興，夕陽在山，金光萬頃，山本顏色，滿被斜陽，頓現紫赤，歷時至久，頗能養目，即久視之，亦無昏眩之虞，迨至日落後山吾人亦倦，賦歸去來兮之辭。

回到葛騷鎭上，深夜人靜，聽到點點滴滴的泉聲，大小無數的山溪，如怒馬一般的奔流到四州湖中。這是我最后的一宿，明日返呂杉，遂與考夫門作別，乘車返瑞士京城，再到他處探險，仍然逃不出亞爾卑斯山的範圍。

第三次的登山，比較更有興趣，因爲遊伴多爲年青的同學，一個笨伯的美國人，兩個半傻的英國人，再加上一個詼諧的義大利人，路上笑話百出，樂趣橫生。我們的目的地是少婦峯，此次的收穫最多，時間最長，而所費亦最廉，及今思之，興緻盎然。

我們在瑞士京城勾留的時間很少，吃了一頓飯，再去看一次熊，牠們多在深坑中，無法躍起，但是頗有相當的自由。瑞士的京城名Berne不知何故竟相沿譯爲熊城，是否以其多熊歟？某通信社素以咬文嚼字見稱，每有瑞士新聞來自瑞京者，亦竟譯爲熊城，可謂不思之甚，而猶自命爲通人，不過騙騙讀者，或竟無人讀之也。我國

在「熊城」的使館人員，向例無事可做，也和我們一樣，是來遊山玩水的。有一位老祕書自陸徵祥時代以迄於今，雖政府不發薪，亦絕對戀棧不走，他和一位瑞士的 Mademoiselle 同居已十餘年於茲，可謂此間樂不思蜀矣，當然是國內烽火連天，謀生無術，與其餓死，到不如和外國娘兒們享享福好，這種如意算盤，公務人員豈有不會打的。

到了瑞京，上山之心益切，因在瑞士中部的亞爾卑斯山，已經完全在望了。瑞京不是無可遊，乃是我們無時可遊，遂購車船聯票往英特那根去了。

英特那根（Interlaken）在兩湖之間，爲登少婦峯捷徑，牠的東面是白里安慈湖(Lake of Brienz)西面是團湖(Thunersee)。前湖較小而後湖較大，計長有一百五十公里，爲亞爾河（Aar River）之河源。到英特那根者，固然可以坐車，即乘船亦無不可，且車票與船票的價格完全相等，乘客可以隨便選擇。風平浪靜之日，湖山甚美，自以乘船爲上，不過車站與船埠是聯絡一氣，即有選擇，臨時更換，亦隨尊便。我們坐火車到團湖口下車，即換船傍晚抵英特那根。五條大漢在舟車內，是無一時甯靜的，乘客望之却步，不敢坐到我們這裏來，而以鄉間大姑爲尤然；我們這位義大利朋友，是法西斯的嫡派，精於德語，專門喜歡逗娘兒們，弄得人家哭笑不得，此公從中取樂，哈哈大笑，固亦無惡意也。

英特那根以其擅湖山之勝，在歐洲遊覽區中，其名至少與呂杉相等。她是最近成名的，一切娛樂與建設，是分外摩登，此城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或者后來居上，超過呂杉，亦未可知。在黃昏日暮中入城，我對於她的印象，如同到了新加坡一樣。她儼然是赤道下的熱帶城市，巴蕉椰子樹觸目皆是，大家都著白色的夏季衣服，有些人手裏拿著鐵頭拐，與導者談笑而前進，有的是去拍網球，有的在巴蕉葉陰下乘涼而散步，總而言之，人們總是自得其樂，在『南國的樂園』中，人人愉快，李后主說「人生無地署無愁」這句話，只適用於生無樂趣的中國人，至少在此處是用不着的。

本公司郵船每二星期開往馬賽經過香港西貢新加坡哥倫布奇布蒂波賽等處。

M. M.

法國郵船公司謹啓

上海 愛多亞路九號二樓

電話 八二〇三四（共三綫）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
會員銀行

東萊銀行

收足資本 國幣三百萬元

業務 專營商業銀行一切存款放款押款貼現及國內外匯兌等事宜，上海總行，兼辦儲蓄存款，置有美式鋼箱，保管貴重物品，設地產部經理房地一切事宜，設倉庫專爲客商堆貨，棧單可在本行押借款項，手續便利。

行址
總行 上海英租界天津路八十五號 電話一六二二〇 一六二二七 八 九 電報掛號五四九〇
分行 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青島湖南路 大連監部通 電報掛號五四九〇
支行 濟南商埠 上海法租界八仙橋 電話八五〇四〇

紅頭嶼獵奇

陳心純

安田榮治原著

在臺灣之南的海上，有一個叫做紅頭嶼的小島在着。這個島，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富於原始的獵奇的意味的島。但在自從領有臺灣之後約四十年的長期間，日本人的航渡到該島去的，眞是屈指可數。四季都被太平洋的惡浪作弄着，交通不便，並且有跳梁於山野間的毒蛇，以及惡性麻拉里耶蚊的襲擊，不宜於人類的棲居。但是，被那難以侵入的天險的要害保護着，二千左右的土人，是繼續着武陵桃源境的經營。在和文化完全隔絕的他們的生活裏面，近代人所無從想像的神祕與獵奇的世界是展開着。

我從某個友人那裏聽到這番話，乃是在去年的九月中。於是便埋頭於紅頭嶼的研究，不論書籍，不論照片。但是，這一切都是徒然。緯度哪，地形哪的概念，雖然可以把握住，而土民的生活，則甲書與乙書的記載竟會全然相反。百聞不如一見，我於是毅然決心超越了所謂天險的要害，而從事紅頭嶼的獵奇了。

聽到了那由於海底火山脈的隆起作用而浮出於地球表面的謎之島紅頭嶼——原始人耶米族的樂園——的話，不知怎麼胸中是怦怦地躍動起來。我是疾急地從事着一切的準備。但是，如果要衝過那有如黑潮狂吠般的太平洋的波浪，那麼不得不迴避颱風季節和熱帶圈特有的雨期。從六月中旬以至十月的期間，進入了颱風季節。從十一月起，直至翌年三月爲止，進入了雨期。一年之中，僅僅四月和五月兩個月比較平穩。但是雖在這兩個月內，如果形勢不佳，那麼縱使船抵達了沖澳之處，仍然不能和陸上交通。上帝保護他們耶米族的夢境，眞是周至了。我抑止了我的怦動的心，安心等待着時機的來到。

× × × ×

和同行的活動攝影技師草野信男君共同，在細雨濛濛的基隆上陸，乃是三月二十九日。在旅店下榻之後，便抓住了女僕問：

『你住在臺灣相當長久了麼？』

『不但相當長久，而且是在這裏生出來的。關於臺灣的事情是從這隅到那隅沒有不知道的。引導外來的客人，眞是好像教生字一樣啦！』

女僕自鳴得意地回答。

因爲我一心思念着紅頭嶼，所以直截了當地問道：

『那麼，大概你知道紅頭嶼的吧！我們現在便打算前往。如果你知道，便告訴我罷。』

女僕是默想了一回之後，回答道：

『在臺灣是沒有這個島的。你們一定弄錯了。但是，爲了周到起見，我不妨去問問主人看。主人是世代開旅館，生長在臺灣的，所以什麼事情都沒有不知道的。』

女僕不等我們回答，便大脚步走下樓去。

主人進來了，我們雖然和他繼續着一問一答，但依然不得要領。

翌日，訪臺灣總督府於臺北，就文教局與理蕃課而進行調查。但是，偏巧曾經到過那地的人不在，於是沒有辦法，便乘上了從基隆巡航東海岸的汽船。這汽船乃是七百噸左右的船。我因爲專心於這一件事，便試向船長和事務長探詢時，對方回答道：

『如果要在那個島登岸，那麼必需攜有許可證。但因爲惡疫四時不絕，所以我僅僅在離岸較遠的地方遙望而始終沒有上陸過。所以實情我也不確切知道。

在船的靠岸地例如蘇澳、花蓮港，都也找不到相識的人。抵達了臺東和金子支廳長會晤之後，纔把握住了那島的輪廓。原來，雖在臺灣，一般人也都不知道紅頭嶼這個地方。雖然有一部分動植物學者、地質學者或則人類學者等，航行到該地，但是極稀有的。而況，對於商人以及好奇者之視察者，門戶是堅固地閉鎖着的。

許可證也頒給了。於是整理了一切的攜帶品，米哪，大醬哪，砂糖哪，罐頭食品哪，烟草哪，露宿用具哪，簡單的藥品哪，蚊香哪等等，好像是雜貨店搬家的行李一般。

『我在本年二月內，也曾前來視察過一番。但因爲波浪猖狂，上岸之際，眞是拚着性命的。在山野巡行的時候，有注意毒蛇的必要。在沼澤地中也有恙蟲。尤其可怖的，乃是麻拉里耶。所以雖然暑熱，而就寢的時候也務必忍耐着，雖在蚊帳裏面也必須點着蚊香，手足臉面上，必須塗着蚊香水，而且一定要穿腿套和襪，緊密地裹着睡衣，這樣纔可以安全。好的，請去見識一番罷！惟有在那種地方，赤裸裸的人類的姿態纔可以看到啦！』

承受着金子支廳長的這番送行辭，我們在四月三日神武天皇祭的日子，離開了家家戶戶都飛飄着日章旗的臺灣本島的東端，而從臺東港出發了。

× × × ×

從臺東港直指太平洋，在東南距離五十餘浬的臺灣最南端的鵝鑾鼻地方，向東航行六十餘浬，不論從什麼地方，都有着狂暴的風浪，所以船只遲遲不進，足足費了一晝夜的時間。東經一百二十一度三十七分，北緯二十一度五分，南距巴希海峽而與美領巴登

島，巴希小羣島以及菲列賓羣島之羅生島等相望，爲海底火山脈的一個隆起所在周圍九里二十八町，面積滿潮時爲三方里九六五三，外國人稱之爲『旅邸淡巴菰』日本的古地圖中稱之爲煙草島的便是『紅頭嶼』由行政區劃上而論，乃是隸屬於臺東支廳的管轄下的。

在島的中央，海拔一千九百尺的紅頭山是在着。大小的山巒起伏，山棕榕樹，赤榕欖仁，伊伊基里等的熱帶原生林是遮蔽着天空。沿海濱臺東漆基盤脚樹，蕃龍眼等的天然樹木是形成了密林。在樹間懸掛純白的花的胡蝶菊，乃是作爲這個島的特產而在好奇者之間被稱道着的。但是爲了防止濫伐起見，現在是被禁止搬出島外了。

島的地質，乃是第三紀海中火山。因着第三紀後的土地隆起作用而形成了紅頭嶼，據說現在還繼續在隆起着。

× × × ×

船離開了臺東，駛進約二十浬時，便進入了黑潮圈內。海水呈濃藍色，光景凄厲，況且波浪愈趨愈高時時冲洗着甲板。向船員詢問時，船員是

『這種樣子的波浪，乃是普通的。如果到了颱風季節，那麽這個航路幾於船舶不能通行。像今天這樣，眞可以算是沒有風浪的呢。』這樣向我說明。但是，像我這種人，旅行不能算不多，並且也時時遭逢到暴風，而像今天這樣程度凄厲的，却從來未曾有過。但是，船徐徐行近着，從臺東出發的翌日的未明，卽四月五日，盼切着的紅頭嶼是在望了。便在離岸較遠的冲澳處抛了錨。

在等待的期間，那酷似浮泛於隅田川的小舟的那種樣子的耶米族獨特的溪奴里克倫船是蕩着波而行近來了。坐在船中的，穿着一條褌，水虎模樣的頭，水牛那樣的皮膚，舵手一人，此外約十八搖着划。大概因爲嚙着檳榔樹的果實吧，嘴是血紅。不知爲什麽大家是交口呼喊着。看時，其中的一人是口啣繩索，一躍而跳進了海中。我睜大了眼睛，詫異那人不知前往何處。不多一刻，那人游到了我們所乘的船的跟前，用勁拉着那繩索，於是那小船被拉近了。這眞是人類職業中的出奇的一種。原來，如果不這樣做，那麽因爲波浪高的緣故，那溪奴里克倫小船是無從靠近我們的船的。我們拚着命跳上了溪奴里克倫小船。他們的手法非常熟練敏捷，小船是像矢一般順利行進。經過十數分鐘之後，我們已經站立在紅頭嶼的珊瑚礁上面了。我們便給予他們以若干的銀幣。

所說的溪奴里克倫小船，乃是用很多板拚合攏來而製造成的，但絕不用釘。兩端極度高起，船身上面施有彫刻，用泥哪煤哪，以及

果實的汁染着顏色。調子非常瀟洒，和他們的實生活完全不類況且，這種小船，從牠的能夠抵當得住激浪這一點以及牠的速度之高這一點看來，可以作爲近代造船術的參考，不是很有趣的嗎？

× × × ×

我們在駐在所最先解開了草鞋的紐帶。原來，在這裏『紅頭嶼警察官駐在所』是在着駐有四名內地人的巡查，充任對於蕃民的保護教化工作。

叫做『教育所』的有如小學校一般的東西也有着，收容着蕃童而教授着簡單的日本語和遊戲。『苗圃』裏面則實地學習着豚的飼育法，茄子，馬鈴薯，山芋等等的栽培。也有『交易所』在這裏面，蕃產品，例如可以製作貝鈕的夜光貝的殼，哪，溪奴里克倫的模型，土製的壺，人形玩具，籐製的帽子等，他們的幼稚的工藝品，是和他們所需要的火柴，木綿絲，綿布或則銀貨等交換着。爲了要養成敬神的心理起見，在紅頭嶼是建着神社。

上述的四名警察官，在教育所則充任教師，在苗圃裏面則表現着作爲一個農業技術者的手腕，在交易所裏面則成爲一個商人，在神社裏面則又不得不充當着神主。幸而，耶米族雖然是非常排他的族類，但他們不知道爭鬥，不知道偷竊，自殺哪，情死哪，都不知道。連未開化地所特有的起因於男女間之嫉妒的鬥爭，也總是在觀念。底的『斷念』之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所以，在這各方面是沒有發動警察力的必要的。雖然如此，而在炎熱如燒的熱帶地，冒着惡疫，娛樂場所是當然沒有，每月一次或兩次運來了些雜誌信件，報紙，以時遭阻斷的汽船的進口爲唯一的慰安而度着日子的這些警察官諸君的辛勞，眞是局外人所想像不到的。而且，雖然是既婚者也不得不將妻子遺留在遙遠的鄉里而隻身赴任的。因爲婦女子是到底忍受不了這地方的生活的。

曾在該島服務十五年，充任蕃人的教化工作，不妨稱之爲島主的田中長兵衞巡查是在着。田中巡查雖然長年繼續着孤獨的生涯，而其後在昭和四年的春間，終於將妻子君江從故鄉召邀來。誰知來到該島不及一個月，便冒着風土病，在這醫藥全無的孤島上，承受着丈夫的全身心的看護，又偏巧波浪高無船進港，食料全盡。

『但願喝一杯砂糖水……』這樣呻吟着的君江君的最後的願望終於不能滿足，而成就了她的慘痛的最後。現在，在島的東北，在白百合開着花的丘上，君江君的墓標是眺望着那在下面無涯地擴展着的太平洋而永遠峙立着。這眞是在蕃人教化史中點綴着的一頁哀史。

× × × ×

僅僅三方里餘的這個紅頭嶼，如果要完全巡視一周，那麼一天

或兩天儘夠了的這件事，乃是極常識的。叫做道路的東西是全然沒有，是祇能遵循着屹立於海岸邊的這裏那裏的岩面走着的。如果波浪猖獗，那麼眞是拿性命來拚了。我攜帶了蚊帳毛布夜宿用具食料品等等，雇用了三十名左右的蕃人在沒有道路的道上戰戰兢兢地行進。蕃人是素來不知道攜帶行李的。吩咐他們攜帶枕一個水筒一個時，他們便將這戴在頭上每一個人兩個以上的東西是不肯攜帶的。所以，一行三十餘人，聽來似乎是很大的規模，而其實是不得不然的。

抵達了部落而夜宿時，那可不得了啦！姑娘哪，妻子哪，小孩哪，男人是一個個都不混雜，全部都是女人，在我們四周圍起了一個人垣。雖然是暑熱不堪而她們却繼續不斷地饒舌着。吩咐她們回去，她們也絕對不理會。雖然到了夜深，她們也全不措意。而男子們，則又遠遠地包圍着這一羣女子，好像忠實的看家狗那樣看護着。據說這種情形，便是他們對待貴客的禮儀。但是，在暑熱的該地，這是教人難堪的。

終於我們是掛起蚊帳，點起蚊香，充分塗上了蚊香水，吞着幾尼奈，依照金子支廳長所指示的武裝就寢。但是無論如何都睡不熟，有如瀑布一般的汗是沐浴着身體。在蚊帳上面，可憎的蝎虎子是嬉戲着。

× × × ×

島中的住民，全部都是耶米族。根據最近的調查，戶數四百十二，人口一千七百十四。他們在海岸附近的低地，分爲伊麻烏吐爾伊瓦幾思，伊瓦他思，伊瓦奴米爾克，伊拉拉拉伊，耶由，伊拉他伊七個蕃社而分居着。耶米族，從那言語看來，似馬來系。而大抵體軀矮小，男子高出五尺者很少，顴骨很高，眼窩深窪，顎短，稍稍和猿類相近。全身裸體，皮膚帶黑銅色，穿着以苧麻製成的幅五寸的短褌。

出門以及祭祀的時候，戴起用木的實或則貝類製成的腕鐲首飾，以及銀的兜着起鎧，肩上掛起刀，手中執着槍。雖然跣足，但是非常意氣揚揚地闊步着。但是，這些武器用具的全部，却是全然不中用的。不論刀，不論槍，都是鐵銹的，祗要和略略堅固的東西一碰，便會折斷。原來這些武器，並不是用來禦外敵，也不是護身用的，而是驅除惡魔的巫術。所以表面看來似乎威風堂堂，而其實是可憐之極的。

女人比較男人更矮小，軀幹比較的長，而足很短。腰部，也是僅僅卷圍着一條苧麻製的幅僅一尺的腰卷，所以很技巧地形成了肥大的乳房，以及使人疑爲懷孕數月的便便大腹。但她們毫無忌憚地悠悠步行着。據說乳房和腹部的隆大，乃是美人的一個條件。但是，祭祀的時候，便將籐製的冠戴在頭上，用蕃布從乳肩掛至腹部，

戴起貝銀木實等製就的胸飾以及首圈，並且用豚油從頭髮一直塗遍全身。

他們不論男女都非常愛好銀。銀貨乃是絕對的貴重品，一經拿到手中便馬上加以潰壞而做成銀箔，女人改造爲胸飾腕鐲等，男子則穿着孔穴，加以貫串而製成兜，銀製的兜正惟是他們最高的家寶，並且是以這種兜的漸漸增大起來爲誇負的。

× × × ×

島民既不用酒，也不用煙草。野生的烟草到處繁茂着，也是一種奇觀。至於食物，則主要者爲水芋，副食物爲飛魚。水芋，乃是利用山上流下的溪流而加以繁殖，一度種植之後，便永久不絕。主婦每晨前往畑中掇取這一天中必要數量的水芋而回家。將那已摘去了芋的莖放置在原來所在，那麼月餘之後，又生出新芋來了。所以這乃是取之不竭的至可寶貴的植物，和內地的里芋相似而更較淡素。

男子，一到夜晚，便照着萱根製成的火炬，乘上了溪奴里克倫，在近海打漁，捕獲飛魚。用海水蒸水芋，用海水煮飛魚，這乃是食物的全部。他們對於米的甘美，對於鯛的鮮味，全不關心。水芋和飛魚，幾乎可以不勞而得，並且取之不盡，所以他們是沒有生活的困難的，因此也不知道工作這一回事。在沒有生活難的地方，當然沒有發生偷竊事情的道理的。從而爭鬥也沒有，階級意識也沒有。但是沒有爭鬥的地方，當然發達也沒有，在沒有階級的地方，當然向上心也沒有，僅僅是日復一日地鼓腹擊壤。從我們的眼光看來，固然是太單調的生活，甚而至於會對他們發出一種憐憫之情，而從他們本身說來，却正是一種世外桃源的生活。

× × × ×

家屋，爲防備暴風起見，是圍砌着高的石垣，在屋內沒有地板的所在，葺着萱的屋頂，幾乎和穴居相等。一到夜晚，便裸體橫倒在泥土上面就寢。雖然是熱帶，而在黎明的當兒也覺到一些寒氣。但他們却既沒有寢具，也沒有衣類。雖然感冒了風邪，雖然被麻拉里耶侵襲，而他們始終裸體。食物惡劣，不勞働，居住在不衛生的家屋裏面，醫藥沒有，所以一罹疾病，便毫無辦法。能夠活到四十歲左右的，便算是長壽的。老人雖然全島中也有一兩個居住在，但是巡行時逢到老人這件事，不但稀有，簡直可說絕無，因此人口是絲毫都不繁殖起來。單看十年前的調查爲一千六百〇九名，現在爲一千七百十四名，便可以明白。

但是，好像並非僅僅在穴中度日，他們也有豎起四根木頭，葺起簡單屋頂，拚舖着木板的『涼臺』。在這涼臺上面，自朝至暮橫躺着，眞是極度的遊惰之民喲！

× × × ×

他們沒有文字，也沒數目的觀念。如果問他們幾歲時，他們是，『因為父母死了，所以不知道。』這樣回答。如果向父母詢問孩子的年歲時，對方便做着手勢表示而使我們莫名其妙。

言語也極少僅有單語二百因之，一個話句便應用為好幾個意義。例如，我們日常所使用的『今天好哪』（日人每天初見面時的應酬語）這句言詞，在他們便包含着好，美，擅長，美味，健康，欣喜，謝謝等廣泛的意義。

結婚和葬式也是極為簡單。熱帶地大抵早婚，這地方也不例外，女子七八歲男子十五六歲便進入訂婚時間，並且，如果在互相往來的期間雙方看中了，便可以隨時同居。結婚既簡單，離婚也方便之極。如果女方認為討厭了，那麽馬上可以相離，有無孩子是毫不介意的。男子不得不依照着女子的命令而走出家去。縱使那女子異日和另一個男子同居了，也決不究問。因為極度的女尊男卑，所以以女人為中心的爭鬥是絕對沒有的，並且由男方發的離婚也沒有的。

大概因為生活單調之故吧，他們似乎並不十分感到生存的尊貴。雖遭到至親骨肉的死喪，也並不驚異，並且還極度忌厭着死者。他們抱着一種強固的觀念，認為不論父母，不論兄弟，一死之後，便馬上化為惡魔。所以，他們將死者捲在蓆裏向，拋棄在密林地帶，用鎗加以突刺施行對於惡魔的驅除之後，便在海岸洗足，逕直地逃回家來。因為他們迷信，如果在中途回顧，那麽便被惡魔纏附着了。當然，屍體是拋棄了便算完事，沒有施行祈禱的道理的。不僅如此，而且如果家人有病，便認為是某某已死者的惡魔在從中作祟，而不惜施行着對於惡魔的驅除的。

在沒有燈的他們的生活之中，對於月亮的出現，是何等盼切地期望着呢！當那爛縵血紅的太陽沉沒於西海，熱帶特有的清澄美麗的月亮嬌媚地露出臉來時，對於月亮的讚美歌是從椰子樹的蔭處一齊唱出來了。而村中的少女，爭先恐後地馳出到海岸，構成了一個圓陣而狂踊起來了。踊舞是祇許未婚的處女施行，無論怎樣年幼，如果既婚，便不能加入。踊舞，全部計有十三種。興到的時候，披靡着以豚油染着的黑髮，全身沐浴着月光而亂舞着的姿態，和帶着哀調的歌唱聲共同，真是這個神祕的紅頭嶼的詩的藝術，迫切地激動着遊子的心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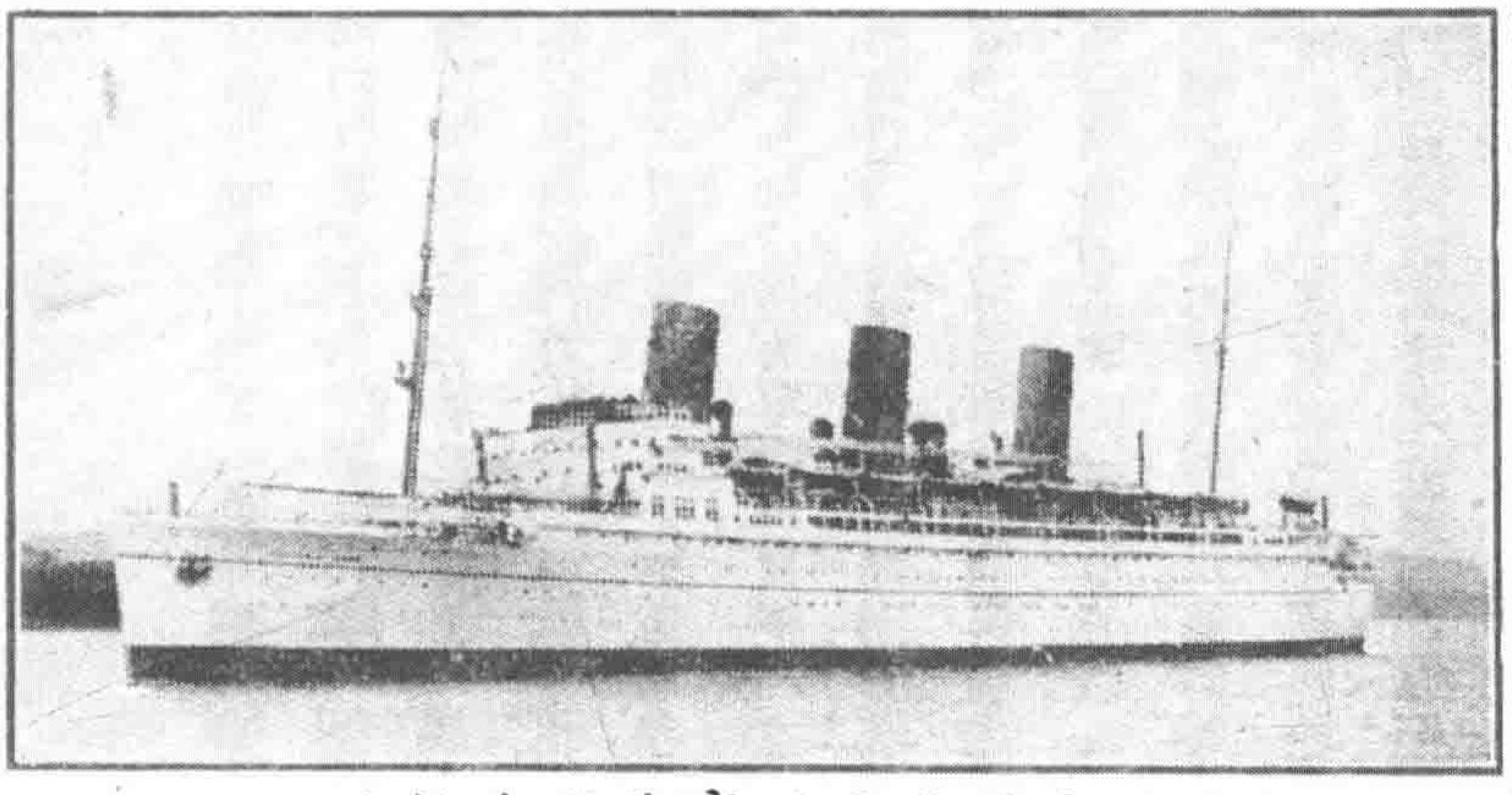
× × × ×

在那些叢林裏面，毒蛇是磨礪着牠們的利牙。其中有名百步蛇的，如果為所嚙噬，便走不到百步而倒斃。作為防禦品的，革的腿捲

以及罩臉的帽子爲必要。恙蟲，雖不及東北地方的那樣程度猛烈，但據說死亡率爲百分之五十左右。比較內地的巨大肉眼約略可以看出來。

而最最可怖的，乃是麻拉里耶。無論如何繼續不斷地吞服豫防藥幾尼奈無論如何強健的軀體也必被這種麻拉里耶侵襲，一經罹病，便連日繼續四十度左右的高熱度足哪腰哪都支撐不住地漸漸衰弱起來。況且，在這個島上，水是沸熱的，要到手一片冰是不可能的。如果幸運而有便船，固然可以轉移到高雄或則臺東但是，如果風波繼續着，那麼除了束手待斃之外，別無他法了。

總而言之，這個紅頭嶼，乃是一個沒有生活難的遊惰世界，娛樂是絕無日常生活的全部乃是以無羞恥的性的遊戲爲中心。



本公司駛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上海北京路一號

昌興輪船公司啓

電話一九四九〇號

香港—小呂宋

七月十三日	日本皇后號
七月廿六日	亞洲皇后號
八月九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八月廿三日	俄國皇后號
九月七日	日本皇后號
九月廿日	亞洲皇后號

日本—檀香山—雲哥華—西雅圖

七月十日	俄國皇后號×
七月廿四日	日本皇后號
八月八日	亞洲皇后號×
八月廿日	加拿大皇后號
九月四日	俄國皇后號×
九月十八日	日本皇后號

×不往檀香山

三三—〇八六

巴黎速寫

本多市郎作
亭亭譯

從比利時首都勃魯塞的米第車站出發，終於是向着花之巴黎。

二月十四日巴黎視察的第一日，爲要獲得市街的概念起見，決定乘國際旅行社的公共遊覽車巡迴。午前遊覽是從十時半起出發，早一刻走出了宿舍，從凱旋門的所在乘上公共汽車，在馬第倫教會前的旅行社下了車。遊覽車一次載客十數人，伸隨着一個遊覽說明者。在綺麗的列樹街或左或右灣曲進行着。街角、廣場的教會、紀念碑、彫像等等，因爲車行太快，來不及一一加以說明。在巴黎的中心康特克大廣場的正中，有着叫做沃佩里斯克的大噴水塔，在廣大的居伊安里斯庭園裏面，藝術的彫像是散在着，音樂堂的附近，幾萬的租貸椅子是準備着。

在有名的羅勃而博物館的名畫彫刻之前巡行一周，折回到康克特廣場，在被稱爲世界無比的名叫香傑麗琪的雅麗的大街上馳走，到達巴黎的一大偉觀拿破崙的凱旋門。

凱旋門，建築在圓的大廣場的中央，周圍張着鎖，禁止通行。門下是無名英雄之墓，據說世界大戰戰死者的骨是容納在裏面。由此再在大街上向南馳進，來到托洛卡第沃廣場。圓屋頂的兩旁建築着兩座尖塔的大建築乃是一八七八年，萬國博覽會的遺跡，裏面乃是廣大的庭園，面臨着賽納河。在並列着大理石的噴水池的周圍，乃有着鳥獸的鑄造的草地。從這裏，隔着賽納的大安弗爾塔的眺望是很可觀的。

這附近一帶乃是萬國博覽會會場的遺跡，安弗爾塔也是當時製鐵公司的出品，而這個高三百米突的鐵骨的堅固的塔，現在是被利用爲無線電信所了。

在安弗爾塔的下面通過，略略行進一些，來到拿破崙墳墓所在的寺院。寺院是據說高三百五十呎的壯麗的建築，拿破崙之墓，在寺院內的中央設置一個深二十呎左右，直徑三四十呎左右的圓的地下室，這裏面安放着石棺。石棺乃是小豆色的花崗石，是有如巨大的香爐那樣的形狀。墓的入口處「我要埋骨於賽納河畔的我所愛的法人之中央」這個拿破崙的遺言是刻着。石棺四周以及寺院的內室裏面，戰爭中掠奪到的很多的古軍旗是裝飾着，令人追懷往時。走出了寺院，通過康克特廣場，回歸馬第倫教會前的旅行社事務所。

午後的遊覽從二時半開始。午前是巡迴市之西半部，所以午後乃是餘下來的東半部的遊覽。

先觀看了世界第一的歌劇場，圓柱並列的交易所，中央郵便局，

中央市場等之後，進入位置於賽納河中的島上的裁判所。通過了混雜的廊下，窺看法庭時，穿着法服的女辯護士的辯護論正開始，旁聽人擠滿着。渡過了賽納河而前往有名的先賢祠。先賢祠是祭祀法國歷史上偉人的寺院，和拿破崙的寺院相共乃是巴黎名勝的主要者。內部、米拉蒲、伏爾泰、羅梭、以至最近克萊滿涉等等的墓是在着。以正面的大壁畫爲始，周圍是列着偉人奇蹟戰爭等等的繪畫以及彫像，而其中尤引人注意的，乃是瓊大克的像。

再折回到賽納河中的島，觀看巴黎最古的寺院奴脫爾達姆，這是壯麗的哥雪克風的大建築。寺院裏面左右，亞當與伊蒲，中央聖母瑪琍亞的像是在着。在附屬的寶物殿中，據說是拿破崙一世戴冠儀式時的衣袋也看到。從河中島渡橋去，便是建築在賽納河畔的巴黎市政廳。

在法國，似乎大建築都名之爲旅舍，連市政廳以及郵便局的建築都稱呼爲旅舍。從市政廳巡迴了一下附近的名勝之後，走出到巴斯丘廣場。在往昔的牢獄遺址中，現在，大圓柱的紀念塔是建築了起來。

巡遊了綺麗的大路小路以及廣場，參觀了無數的寺院宮殿紀念碑的名勝古跡，終結了巴黎市內的一巡。在巴黎美麗的市街，整然的廣場公園華美的商店街，雅麗的男女行人，觸目驚心的偉大的歷史的紀念物，到處不勝枚舉。巴黎，斷然是一個出類拔萃，頭角崢嶸的繁榮都市，是世界的首都。

巴黎的都市計劃，據說是拿破崙三世時代（一八五二年乃至一八七〇年）創造出來的，乃至放射狀式都市計劃之典型的街路，廣場，公園的全體，呈示出一個藝術品的壯觀。

以被稱爲世界第一的康克特大廣場爲中心，向八方馳走着的廣闊的街路，雖在汽車時代的今日，仍不感到狹隘，因此在市中東西南北馳走的汽車，幾乎全部都集合在這個廣場而各別開出去的。

凱旋門，也是一個巴黎交通的中心，從這個圓形廣場十二條幹線街路是放射狀地馳走着。從這些街路集合到廣場來的無數的汽車，在凱旋門的周圍，向右地迴轉過去。又從廣場各各向着十二條街路分頭馳去的情狀，恰恰有如被遠心力所撥飛開去的樣子。因爲祇是向右迴旋，不得向左，所以雖然馳進相鄰的街路，也有不得不就廣場的周圍巡迴一周的場合。因爲一切都是向着同一方向迴轉，自然而然地分散開，所以另外沒有使用交通整理的電光標識的必要。

從凱旋門以至香傑麗琪大街，居伊安里斯庭園，羅勃爾博物館前的遠大的設計，安弗爾塔附近的宏壯的設計，都是很雄大的。繁

榮已極的蒲爾巴特，貫流着市的賽納河，河流橋樑之美，廣大的蒲魯尼公園的自然林集粹的市街建築以及紀念物之美，是相待而顯現出了世界無比的都市的美觀。

巴黎的地下鐵道的圖面，和舊東京市內中央部的電車綫圖相彷彿。巴黎交通量的大部分是由這個地下鐵道分散的。車內設有吸煙車與禁煙車的區別，以及一二等級。車費，一二等名目取一律制，即不拘路程遠近，換乘，不消說是自由的。這個地下鐵道雖是公司經營，而隧道以及軌道的建設却是市當局施行，由市當局無條件移讓於公司，從公司方面對每一乘客徵收一分的報償金。

這裏的公共汽車是兩層的，經營的是民間公司，車費採區間制，分一二兩等級。

路面電車雖然也有，但幾乎不足一論。

此外出租汽車以及自由汽車約三十萬輛，雖然蒲爾巴脫街，在旁晚的歌劇的附近，擠滿了車輛而不能活動的事情是也屢次有的。

歌劇場前迤東，乃是最繁華的場所。綺麗的蒲爾巴特街，人行道特別寬闊：在兩旁高級商店、咖啡店、跳舞廳、餐館、電影院等是交互比列着，在門面寬闊的咖啡店的門外，在人行道上，數十隻綺麗的籐椅子是面臨着而五六列地排列着。過午之後，咖啡店和餐館是漸漸熱鬧起來，足以容納千人左右的大規模的咖啡店也並不少。在這種餐館或咖啡店裏面悠閒地用着膳飲着咖啡的，乃是巴黎人的一種樂事。

從傍晚時候開始的繁鬧是實在可觀的。在步道的籐椅子上坐着，一邊啜着咖啡一邊向走過的男了大大地送着秋波的紅唇的女子無數地排列着的情景，眞是天下的一種奇觀。

便全往來的女人也幾乎全部都是賣淫婦，如果男人方面露出了一些笑顏來，那麼便馬上走近身邊，捉住了腕伴同着走進那橫徑裏面的揭出所謂旅館的電氣招牌的家屋裏面去了。夜晚的九時左右，從舞場中盛大的拍手與歡聲是洩出來。據說爲數達二十萬之多的街頭女郎，是從舞場咖啡店向着大街，縱橫交織地巡迴着夜之巴黎。

是夜之九時左右，在蒙麻爾脫的街角一個男子走近過來很溫和地說要不要領導去觀看有趣的活動照相，懷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觀念，我是終於由這個男子引導而無遺憾地探檢到了巴黎繁榮的極端的裏面。

這個街頭的引導者，聲稱爲活動照相的所在而帶同我進入的那個家，乃是一個入口處寂寞得可以的家。走上了階級，通至有如應接間般的一室，在椅子上坐了下來時；嘻笑着臉的上了年紀的

婦人是走近來在暖的室內在一隅，紫色的寢榻是安置着。我覺得稀奇，呼喚引導者而『是要着活動照相啦』這樣確實說了時，引導者是『是啦是啦』這樣說着。

蓄音器的爵士歌是開始了，於是，七八名裸體美人是手挽手地進入來。於是，在我的面前排成一列，合着歌聲而一邊左右擺動着腰，一邊一齊向着我送着秋波。我定着心而檢看時，以黑色的印度人爲中心，不論那一個都是身材停勻的相當的美人。活潑的眼神，紅的唇，豐盈的乳房，自腰以至股的肉體美是在我眼前躍動而好像使我窒息一樣。

除了赤足穿着一雙薄靴之外，身體是一絲不掛。

那上了年紀的女人走近前來，『你中意第幾個哪？』這樣問時，『是啦！』我這樣囘答。於是那些女人便在我的面前挨近着而引退。

呼喚引導者，『眞有活動照相嗎？』這樣究問時，『是啦！』這樣肯定着而向着那寬廣的寢榻方面，『便在這裏觀看啦。』這樣說。

我覺得不耐煩，放下了小費十法郎，『既沒有活動照相，我出去啦！』這樣揚言着而大踏步走下階級，飛奔出外面。

走不到幾十步路，方才那引導者進上前來，『這一囘一定帶你到中意的地方去，請跟我來啦來啦！』這樣說。『因爲不活動照相，不去！』我這樣囘答時，『這囘一定是活動照相了，一定是好的活動照相了！如果再不是活動照相便分文不取啦！趕快跟我去啦！』這樣說而捉住我的腕不放。

在立有街頭姑娘的薄暗的小徑走過去而推着門扉。

通過了約一丈餘的廊下，開啓中部的門扉時，實在使我吃了一驚。眼睛眩迷得連頭都抬不起來。低着頭走了幾步，雜然的騷聲，鼠鳴的聲音，不可解的話，在我的周圍穿着小小的靴的白色的女人的素足是包圍着。

徐徐抬起臉來時，看到了身上什麼都不穿帶的女人數十個。

來到了大廳看時，四周排列着的桌子旁邊，夾雜在大批的男子中間，裸體女人是坐着，啤酒的杯子是熱鬧地動着。在中央，女人是裸體而和客人舞蹈着。

因爲引導者『去看活動照相啦！』這樣說，我就不再逗留，付過了兩杯啤酒的代價十法郎之後，便跟隨引導者走上二層樓。

引導者聲稱觀看活動照相價錢三十法郎是要先付的。因爲無可躲賴，我就依言付過了。

終於被引導進的一室，又使我吃了一驚。地板哪，四周的壁哪，天花板哪，全部都是用鏡子配合起來的，而在正中安放着紫的床鋪一隻。

三三—〇九〇

『一定要看活動照相嗎?』這樣問時,『是的啦!』我這樣回答之後,那引導者便向外面走了出去。我的姿形是無數地映現在鏡子裏面。

不多時,兩個裸體美人走了進來。

『要看活動照相啦!』我說。

『眞要看麼?』

『是啦!』

結果我是看到了。原來,所謂巴黎的活動照相乃是用祕器演出各式各樣的實演來的這回事。

這個,乃是有名的巴黎的水晶宮。

這種的巴黎的內幕一方面是暴露出了爲賺取外國人的金錢起見,不論什麼事情都默認而不加取締的法國政府的醜惡的繁榮政府的一端來,而另一方面却也會有不可逃的近代都市經營上的眞理在。

都市,原來是因着牠的作爲產業交通政治等等的要地的必要而漸漸發達起來的。但是,近代都市的多數,在此等必要之外,還持着各自的獨特的都市魅力,誘致世界的觀光客以圖其都市繁榮的這件事乃是都市經營上不可動搖的問題。換一句話,我們可以說今代的都市,比較了牠的原始的理由無寧牠的都市魅力是成爲了都市盛衰的原因。

那麼,這種吸引外國觀客的所謂都市魅力,究竟是從何成立的呢?第一是歷史的魅力,第二是風土的佳良與交通的便利,第三是近代的都市設施。但是,如果僅僅這三種條件,還不成其爲足以誘引世界人的強的魅力,在這三種基本條件之外,在裏面,必須加上了衝擊着人間的本能的弱點的女人與酒與賭博這些共同於世界人的魅力,才能形成最有底力的都會的魅力。

到巴黎去旅行,任何人都最先感到的,乃是偉大的歷史紀念物之豐富這一件事,尤其是令人感到好像拿破崙的威力還壓着的一般。

那魯易十四世的凡爾塞宮廟,法蘭西革命的古跡,拿破崙三世的都市計劃等等,造成了巴黎繁榮的基礎這件事,乃是很顯明的。在這個世界無比的歷史的魅力之上,無遺憾的近代都市設施與觀光歡樂設施,是法國政府之所採用的毅然的繁榮政策的力,乃是使今日的巴黎或爲世界第一繁榮都市的。

巴黎有二十萬街頭女郎在着的這件事,由道德方面而觀,固然是非常的醜態;但是,對於一個舉目無親孑然一身的外國旅行者,這些可以坦然與之交際的她們,却實在是一種說不出的安慰者,一種魅力,這是依然成爲了重要繁榮政策之一的。在巴黎一年間,

外國遊覽客所化的金據說約一百萬萬法郎，而其中的大部分乃是通過了女人與酒而化去的。

上海開羅，摩洛哥，維也納布達勃斯的繁榮，也不外乎是藉着都會的魅力。

並不是說應該照樣模倣這些外國的極端繁榮策，不過世界各國所採用的繁榮政策既然是這樣的，那麽，如果全然不接觸這種方面的繁榮策在國際對抗上是究竟困難的，因此，其要點是在乎參照國情與國民性，如何程度地調整着這個，並且用如何的方法以減少社會的弊害。

二月十七日午前十一時，國際旅行社的巴爾塞遊覽汽車是從馬倫廣場出發。今天是和暖的晴天，是正宜於郊外遊覽的天氣。

客滿了的汽車，經過凱旋門，在廣闊的大街上一直線馳走，渡過賽納河，從高臺向山登去。

暫時之間，是可以飽覽巴黎市街的山道，直到凡爾塞街爲止的約一小時行程的馳走是愉快的。

走進了凡爾賽宮殿的鐵柵門，從石疊的前庭抄過了建築的側面而走向裏庭。

站立在大理石製的大盛水盂的旁側，觀看正面與左右的整然的廣大的庭園，牠的雄大，不得不使人驚異。純白的大池是因着穿冰鞋的男女而熱鬧着。

華麗已極的宮殿的內部，是充分說明了法蘭西黃金時代與路易十四世的榮華。

宮殿正面的第二層裏面，以面臨正門而構造的帝王寢室爲始。女王的寢室，女官的室，壯麗的美術館，尤其戰爭繪畫館等等，眞是世界無比的吧！

其中尤其有名的，乃是面臨着裏庭的鏡之室，寬五間，長四十間，用戰勝的壁畫裝飾着的華麗的這個室，過去是曾經產生種種歷史上的大事件的。革命當時的可戰慄的插話，一八七一年大勝法蘭西的普魯士王威廉一世宣言即德意志皇帝位的也在這個室。此後約五十年後一九一九年六月，戰敗的德意志與聯合軍締結和平條約的也是在這個室。

參觀了附屬的彫刻館而走出宮殿的北門。

在巴爾賽街用過了午膳，午後，從大托里安諾宮殿巡迴至小托里安諾宮殿，卻爾斯十世戴冠儀式所院的馬車等等也參觀過，在聖克魯的城砦遺址馳走，來到了叫做馬梅聖的小小的宮殿。

這個宮殿乃是當年大拿破崙在被放逐至聖海萊娜孤島之前，與愛妻如世嬪共同居住着的家。拿破崙的謁見室，食堂以及讀書室雖然很富麗堂皇，而寢室和休憩室的質素的床榻以及器具用

品則令人追懷着偉人的風格。這個大拿破崙正惟是法蘭西人最大的誇負哪！

從這裏通過了叫做馬里的所在而回歸巴黎。在歸途看到了賽納河的巨大的水車，長十數間的水車像巨大的壓平機那樣迴轉着。從這個水車藉着喞筒的設備，將賽納河的水通至地下的鐵管，向凡爾塞推上，使之噴出到無數的大噴水設備。

抵達巴黎是在午後六時左右。

如果僅僅看到國際的歡樂境，巴黎的華奢的一面，那麽法蘭西人固然好像是極浮華輕佻的國民；但是這種遊蕩的一面，大多是根據着集合在巴黎的外國觀光客的欲求而發達起來的，決不足以說明法蘭西的國民性。巴黎的淫蕩場，無寧是爲了賺錢不擇手段的法國人的守財奴的性格的表現。法蘭西人，就一般而論，乃是經濟的觀念非常強，對於金錢非常小氣的國民。

中國旅行社 西區 愚園路 霞飛路 八仙橋 支社復業通告

敬啓者本社 西區 愚園路 霞飛路 八仙橋 支社自即日起恢復服務經辦下列業務

◎發售輪船飛機客票 ◎代定艙位旅館房間

◎接送行李運輸貨物 ◎計劃行程發售書報

如蒙惠顧垂詢竭誠歡迎電話送票請告明地址及起程日期立即派員送上不加另費行李接送取價公道請隨時向本社接洽諸希

公鑒

中國旅行社總社謹啓

地址：上海四川路四百二十號

電話：一三四五〇

分社：國內各大埠三十餘處

三三一〇九三

短篇創作

小店主（下）

秦瘦鷗

捧起卡片來仔細一瞧，才知道這位貴客的來頭可眞不小：

「莊一公　浙江鄞縣

中國濟衆合羣會理事

世界黑卍字會華南分會第七支部總務主任

大亞水火人壽保險公司經理

民生合作社社長

××救濟委員會第一一三難民收容所主任

上海市民協會第十三分會常務委員

××路商界聯合會總幹事」

李興在念書的時候，已經知道上海有一種並不需要有什麼正當職業而生活永遠比有正當職業的人還富麗的「馬路政客」，只因他離了學校，就一直在公務機關裏辦事，所以始終不會有機會和這種人接觸；今天見了莊先生的卡片，才知道這就是所謂馬路政客。

莊先生一身的肥肉和他左手食指上的一枚光彩照人的鑽戒，很有力地說明了他生活的優逸。

「一打仗眞是誰都不了，尤其像我們這班專門辦公衆事業的人。」莊先生一面寒喧，一面把一雙凹入眼眶約四五分深的肉裏眼滴溜溜地不住在李興的臉上和身上打量着。「閣下大概一向總在機關裏得意吧？現在棄仕而商也不失爲是一種識時務的辦法。很好……很好……。」

不自然的笑常在他臉上掛着。

「莊先生今天光顧大概總有什麼話要吩咐吧？」李興向來不善給別人敷衍，尤其對於陌生人，因此他只得直截了當的問。

「請問寶號開張了多少日子了？」胖子顚倒着問他。

李興略略想了一想：

「到今天不過一個半月多一些。」

「那倒眞不能算怎麼長久！」胖子顚着他那西瓜般大的腦袋，漸漸地開始說到正文上來了。「照從前太平時候的規矩，一爿新店開張了至遲二十天工夫，便得上聯合會來登記了；不過此刻的情形，當然已和從前大大的不同了！」

「什麼聯合……？」因爲莊大胖子名片上的銜頭委實太多了，李興方才艸艸看過一遍，那裏就記得許多，聽他說應該上聯合會登記，一時眞想不出是什麼聯合會。

「就是本路的商界聯合會，我們是和總商會直接聯絡的。」莊

先生又補充了兩句說明。

「噢！這樣說就是要我們趕快上聯合會去登記，是不是？」李興才有些懂得這位胖子的來意了。「那末請問可有什麼章程好借給兄弟看看嗎？」

馬路政客當然也少不掉要有一只公事包，莊大胖子就在他背後拉出了一隻和他自已的身體很不相稱的小皮包來。

「有的，有的，請看罷！」他果然從皮包裏摸出了一份油印的東西。

第一條第二條照例也是「名稱」「宗旨」，接下去又是什麼「入會資格」「入會手續」等等居然一般很等樣，可是李興並不願意研究這些，他只忽忽地直接看到「會費」一條上去，那倒是寫得很淸楚的：

「本會會員各視營業範圍之大小繳納會費如左：

(甲)舖面在兩開間以上，兼有樓面者	每月十六元
(乙)舖面在兩開間以上，並無樓面者	每月十二元
(丙)兩開間舖面兼有樓面者	每月十二元
(丁)兩開間舖面並無樓面者	每月八元
(戊)一開間舖面兼有樓面者	每月八元
(己)一開間舖面並無樓面者	每月五元
(庚)設攤營業者	每月二元

入會時一律各繳入會費如會費三個月之數。」

「像我們這種鉛皮篷子應該算那一類呢？」李興的父親插嘴出來問。

「便宜得很，照（己）的那一項算好了！」胖子滿不在乎地說。

李興因爲瞧會費定得太高而且還要外加三個月的入會費，心上未免覺得不怎樣贊同，便爽快接下去把「會員權利」一條也讀完了，結果却等於看了一篇××報的社評只見空話沒有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

「我們的會長是×先生，在×租界是挺有面子的，想必兩位總也知道他吧？」莊先生瞧李興不就開口，已猜透他心裏轉的念頭了，便故意再找上幾句，希望他或者馬上會就範。

不料李興是久已知道這中間的底細的，便灣着腰，彷彿道歉似的說：

「眞對不起再過幾天行不行？」

「這有什麼不行呢！」胖子臉上的不自然的諂笑已變爲很怕人的奸笑。「不過兄弟的意思旣然開了店，應該化的錢是不能省的；而且現在這種世界，我們在外面混混的人，那一個不靠大衆幫忙？這條馬路上少說些也有三四百家店家，小老板不妨可以去打

聽打聽，看有那一家不入會的？如其這種錢可以省的話，誰高興送來！」

李興的父親究竟比李興多懂得一些世故，他聽這胖子的口風已經有些硬起來了，而且知道這種人是最難打發的，他看中了你，你就沒有方法躲避，因此很想給李興轉圜；可是算一算答應了他馬上就要付入會費三五十五，這筆小數目此刻付起來倒也很吃力呢！他正在躊躇着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的時候，李興又先開口了：

「莊先生的話是不會錯的！無奈我們這一爿小店實在開的日子還淺，一來生意不見好，二來當初開店時候借的錢人家又催得很緊；目下要入會就苦這筆入會費繳不出，總要請先生格外原諒！」

他們話還沒說完，父親又忙着遞了一支烟給胖子，陪着笑，不住的打招呼。

「那末依兩位的意思，到幾時才能入會呢？」胖子的工夫是很寶貴的，他瞧這種形勢，眼見今天是不能就有錢到手的了，便一抬身打籐椅上站了起來，提着皮包，擺出立刻就要走的架子。

「下個月罷！」李興一面說，一面站起來送他。

胖子正要跨上他那一輛簇新的包車的當兒，忽然又掏出烟匣來看了一看，同時頭也不回的問「你們有白錫包嗎？多少錢一聽？」

「莊先生要買，就照本算一塊零……，」李興說。

胖子並不再說什麼話，依舊揣起烟匣，很快的跨上了車子，向那車夫厲聲喝道：「阿二？快些！先到×公館！」現在不但他的聲音已變得那麼粗暴了，連他的顏色也和方才完全不同了，充分的顯露着一種猙獰可怖的面目。

「再會！再會！」李興和他父親同時灣着腰說，那胖子却氣也不透，只昂着頭，讓他的車夫拉着他往東面去了。李興回到櫃台裏面，忍不住就嘆了一口氣，他父親也是非常的不快，撐着一支手，靠在櫃台上半響沒有話說，約模隔了十分鐘光景，他才不勝後悔地說：

「方才我要是不等你開口，就把一聽白錫包送給了他，多少也就可以平平他的氣了！」

「難道他方才真想白討一聽香煙吃嗎？」李興莫明其妙地問。

「怎麼不是？」父親蹙着眉頭說：「這種人是處處地方要佔人家一脚的。他今天來原是希望爽爽快快地收我們十五塊錢的，不料我們竟窮得連這筆小數目都慷慨不出，只空口敷衍了他一陣，這在他已是非常的不快活了，後來臨走的時候，他想多少總要討一些便宜，所以特地假裝香煙完了想買一聽，其實就是想討一聽，偏偏撞到你外面的經絡一些都不懂，祗說可以照本賣給他，你想

他怎會貪你這一兩毛錢的好處？現在他是懷着一肚子的不樂意走了，我看不久我們總要多少討一些麻煩呢！」

「這也不怕他，我們規規矩矩的做生意，他憑什麼可以跟我們來搗蛋？」李興雖然也稍微知道一些做馬路政客人的行徑，可是對於他們的技能方面，認識得畢竟還嫌不夠；他以為這種人終究也是生意人，一定多少還講一些禮數，真正窮凶極惡的事情量他們也不好意思幹出來，所以心裏倒並不十分害怕。

父親是知道他的脾氣，一向有些固執的，而且事情也早已僵定了，便不願再說，免得自己人反鬧起來；但他在暗地裏總不能不有些担心，因為最困難的是他料不定那胖子會用出什麼手段來啊！

第二第三天倒出乎意外地平安過去了，李興幾乎已完全忘記了這件事。

「買兩毛錢巧克力糖！」第四天下午，不記得在什麼時候，曾經有過這麼一注很平常的小生意，是李興自己經手的，那個主顧是怎樣的一個人，他也沒有注意，直到後來才記起的確是這個長着一臉橫肉的傢伙。

到傍晚時候，橫肉臉帶着另外兩個穿玄色短衫褲的人和一個蓬頭散髮，每天至少吃三錢鴉片煙的浦東女人，像衝鋒似的趕到櫃台前面來了。

「×那娘的×！你們做生意這樣不規矩嗎？」橫肉臉是站在第一個位置，手裏揚着兩包已經拆開的巧克力糖，險些直揚到李興的臉上。「這種已經發了霉，生了白花的糖，虧你們還賣得出來！」

「我是一定要和你們拚命的了……」那浦東女人哭得一臉眼淚鼻涕的喊道：「方才我兒子原是好好的，吃了你們這種霉得發白的糖，肚子便馬上痛得不可開交，現在送醫院去了，我不管，只問你們討命！……」

李興被他們這樣大哭大喊的一吵，起初真有些手足無措，虧得他父親先在旁邊接口了：

「不至於吧？我們的糖都是很新鮮的！」

「放屁！你們自己去瞧！」那橫肉臉立刻把兩顆已經發霉的糖在櫃上一擲，同時把兩個衣袖格外往上捲得高些，好像馬上就要動手的樣子。

「有什麼多講，拖他們上巡捕房去！」兩個短打朋友還在後面替他吶喊助威。那女人儘在旁邊乾號着，用一條手巾掩住了面部，誰也不知道她還是在那裏哭，還是在那裏笑。

這時候李興已比較鎮定了，他把兩顆糖檢起來一看，便斷定不是他們自己貨色了。

「對不起，朋友！這不是我們這裏的，你們不要弄錯了！」

「好不要臉！你還想賴嗎？」四個特地來尋釁的傢伙異口同聲的在櫃台外咆哮着。

李興的父親爲着要解釋他們的誤會起見，忙從一口洋鉄皮箱裏抓出一把巧克力糖來，同時陪着笑臉說：

「諸位不信可以隨便拆開一包看霉不霉？」

不料他的糖一捧出來，四個人八張手竟一齊搶了上來，橫肉臉爭着要拆這一包浦東女人又吵着要拆那一包，另外兩個傢伙也翻來覆去的把這些糖揀着，嗅着，擾得李興和他父親的眼花都亂了。

「別鬧！先把這一包拆開再說！」最後，還是橫肉臉做主，拆開了一包青蓮色的。剝下玻璃紙，顯出來的果然是一顆已經發霉的巧克力糖李興和他父親不由同時怪叫起來。

「咦！怎會霉的？」

「現在你們還能夠抵賴嗎？」橫肉臉格外的兇橫了。

李興正想辯白一個短打朋友也拆開了一包紅的喊道：「哈哈！全是霉的！」李興斜眼看過去，分明都不是他們自己做的糖，無奈他自己的糖裏又不會裹着什麼招牌紙，雖然很淸楚地知道這是他們特地帶來的，但有什麼方法辨正呢？只得不住口的說：

「天地良心！我們是不賣這種糖的！我們是不賣這種糖的！」

那個橫肉臉放下手裏的糖，豎一豎眉頭，望着李興左頰上就是一掌；幸而李興早已防備他要動手了，來不及的望後面退了一步，這才勉強讓過。

「好了！老朋友！有什麼話好說的！」李興的父親現在是完全明白他們的來意了，忙向那橫肉臉再三作揖打恭的說：「兄弟們開這爿小店委實也出于無奈，一切少不得還要請各位街坊包涵包涵！就是各位要兄弟來一個小東道，也是應該的事，只請老大哥吩咐下來好了！」

說着，又急急搶過一包白金龍來，逐個敬煙。

「這又算什麼？」橫肉臉雖然拒絕，那浦東女人和其他兩個短打朋友却已接在手裏呼起來了，而且一齊仰起了頭頸，呆呆地看着那個橫肉臉，意思彷彿就是說：現在人家已經叫穿了，要講斤頭就快些講罷。

李興是氣得鐵青着臉，退坐在一張小櫈上什麼話都不說。

「旣然你老板自己認了不是，我們也何必跟你再吵鬧呢？」橫肉臉也開始和平下來了。「可是孩子已送到了醫院去，醫得好醫不好此刻誰還不知道，這件事最好請你老板馬上伴我們上醫院去走一遭，大家看看明白那就容易說話了，省得……」

「好！我們就——」李興實在忍不住了，跳起來眞要教他們領到

醫院去看看；可是他父親却很明白這些人底來歷的，知道他們縱然這一個計劃失敗不久一定還會弄出別的花頭來因此決意和他們立卽媾和。

「何必去看呢！好在無非吃壞了一些東西，馬上送醫院，那裏還會看不好的。老朋友，是不是？」這幾句話眞是說得十分得體，那個浦東女人已第一個不住口的說「是的是的」於是老太爺便直截了當的說到正文上來了：「所以兄弟的意思總望各位高抬貴手，量量兄弟的力派兄弟出幾個錢醫藥費，便揭過了這件事……。」

「漂亮的！」不等李興父親的話說完，那兩個短打朋友已在外面喝起采來。

「好的！好的！」那個浦東女人是早已笑出來了。

「那末，你老板預備出幾個錢呢，」橫肉臉也懶得再裝腔做勢了，爽快老老實實的和老太爺講起價錢來。

和這班人講價錢倒眞是不容易的，李興父親做軟做硬的和他們纏了半個多鐘頭，才拿出三張一元法幣來解決了這件事，附近有幾個主顧是認得這班人的，看見他們圍在那裏吵鬧，本來想上門來買一些東西的都不敢走上來了，這筆損失可還不曾算進去咧！

到晚上打烊的時候，父親給李興說：

「我要上一個朋友家裏去一次，今天就是你住在店裏吧！」說着他便袋了十五塊錢走了。

過了一天。李興看見那個姓莊的大胖子又坐着包車在他們店前經過，這一次他是非常的客氣，春風滿面，不住的在車子上向自己和父親拱手點頭，父親也忙着陪笑還禮；這樣，李興就明白了，父親那一晚拿去的十五塊錢的用途原來就是趕繳入會費，不過他總有些懷疑那幾個無賴眞會是莊大胖子所指使的。

到月底，他的懷疑便完全消失了，拿着××路商界聯合會的收條簿到李興店裏來收會費的竟就是那個橫肉臉。

「小老板好啊，」上次的事，他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

「你好啊！」李興望望他，他望望李興，彼此會意的一笑。

當他撕下那一張五塊錢的會費的收條來時，李興突然很幽默地說：「老朋友，上次三塊錢的收條還不曾有咧！」

「哈哈……哈哈……」橫肉臉自己也笑得眼睛都沒縫了，然而他臉上到底不曾透過一些紅色。